

遼陽縣志

戊辰夏
比頌

序記論辨志卷三十三雜著附

繡江私議附論外史條見繁露文集

張玉綸

叔度本傳稱其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若如外史所載歷賓侯邦強聒不已豈無所傳聞者哉先生反復於其書而以爲非叔度所作其知言哉嘗試附而論之外史之作蓋以桓靈之世漢室陵夷諸侯王儻有盡藩屏之職者則可以光輔漢室紹興帝業故所賓之國動以桓文爲言卽此大旨已未協當時情勢何則東漢鑒西京覆轍諸侯雖膺顯爵祇食其邑入之租一民尺土皆掌之朝廷初非周末漢初可比故馬氏通考曰封建一事至東漢名存實亡諸侯王土地大小初無與於理亂安危之勢果何所資而興桓文之業哉况稍涉嫌疑糾彈立至如楚王英阜陵王延者比比而然若如所陳是速其禍而適以自禍也豈非迂妄之極竊維東漢致亂始末始在外戚繼而宮宦至數窮理極一假手於外鎮遂至於不可支叔度之時履霜雖兆堅冰未凝其勢固不無可挽而挽之之機則在內而不

在外當其舉孝廉辟公府似非無意當世者然暫至京師而還必其中有不可者在也顧

乃間關鞅掌掉舌朱門豈有學有守者之所爲尤可議者叔度卒於安帝延光元年綱目有明文矣而外史乃論及董卓王允則上距其卒已七十餘年意既記名叔度即不宜留此指摘豈撰書之人亦欲自開疑竇以示寓意之別有在乎至議論之凡鄙筆墨之冗襍初無漢人風格固自易見而論者以爲非揚雄劉向所及則尤所未解諸葛武侯曰我心如秤不能隨人作輕重吾於先生亦云

龐增美所生母賈氏正位問答

繁露文集

溧陽董琪樹玉林

龐生增美幼失怙嫡母白無出亦相繼歿所生母賈教育之得成立親黨賢賈氏議正其位增美以未有父命爲疑質之余余曰汝父易簣之際嫡母猶存勢不得有成命然豈不甚嘉其能成立汝乎在蠱之初曰意承考也其可行也增美曰以母之處卑居約遽膺非望恐貽口實祈得長者之言以安之曰此所謂卑而不可踰者春秋文四年經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漢何氏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唐徐氏疏成風莊公之妾母以子貴嫡夫

人既死妾母於法得成夫人此則書於先聖傳於先賢釋之於歷代諸儒皆未嘗有異辭所謂徵之往古而無謬者也謹按會典封贈條嫡母繼母生母並得給封注云庶出之子謂所生母曰生母此則禮臣緣情議之天子稱制決之載在國典垂爲憲章雖在萬世弗可易也且烏有宜膺紫誥之榮而不可正壺內之號者乎抑吾更有廣於生者夫禮緣義起義以情生昔宋呂許公之奉養出母劉氏與父同堂異室人謂之盡孝韓魏公之祔葬生母胡氏退嫡母尺許人謂之達禮二公之事非經與律之有明文也而未嘗有非之者本乎此心之安以求乎天理之正也子於正位生母而以父命爲疑庶幾乎事亡如存而能審乎禮孝之原者矣其勉之

供奉

先聖神主辨

繁露文集

前 人

丙申歲余館於鞍山之馬驛屯屯而古刹正位龍王旁座八蜡下乃判鬼鵠立而判鬼之間有木主高尺許書曰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位余適見而駭焉詢其所自則昔爲蒙師之所供奉去後而廟祝遂置於此吁此師所謂不度本末而昧夫尊聖之道者矣然

非昧於後此之失供奉而實昧於前此之供奉也何以言之論語記孔子曰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此言聖人之尊君也後之尊聖人者不當如是乎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言聖人之祭先祖與外神也後之祭聖人者不當如是乎若館師之所以禮聖者匪惟不能如是也且將對之而疾言遽色矣對之而謔浪笑敖矣又對之而袒裼裸裎矣何也湫隘之室几榻之間十數村童之側勢所必至也其爲不敬大矣然遼左之俗凡村館之設或書於木而立之几或書於紙而揭之牆獻香供食朔旦紛紛謂夫讀聖人書者不可忘其本也夫聖人祖述堯舜則堯舜其本矣不聞其設堯舜之位也憲章文武則文武其本矣不聞其設文武之位也即後之祖述憲章於聖而孜孜於大本之是求者皆未聞其設聖人之位知夫希聖希賢固不在此矣方今聖教昌明自國都以及州縣莫不立廟規模雖殊而典制則同自天子以至有司莫不與祭位次雖殊而品物則同凡以尊師重道貴無容增賤無容減學者入廟觀禮庶幾知所謂簿正祭品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者亦猶行夫子之道也左氏載夫子之言曰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若率此俗而不改其辱與惡

孰就甚焉孟子曰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此言士之於先也而獨敢行之於聖乎由是言之地非正殿牲非太牢人非齊明盛服而凡言供奉者皆褻聖非尊聖也請與二三同志敬奉此主於南山之巔而火化焉因以語後之訓蒙者尊聖當知所以尊而勿沿此陋習也

觀風布告文

遼陽州知州姜國本

爲觀風事照得人文蔚起山川肇發越之祥帝德覃敷夷夏沐昌明之化窮鄉僻壤漸被詩書大邑通都久安絃誦遼陽龍游勝境鶴化仙鄉東接鳳城南環鯨海爲聖朝首造之區實省會脣依之地固靈秀所特鍾宜英賢之輩出忠貞報國范中丞之著作已付棗梨孝悌宜家郭處士之清廉自甘藜藿簪纓濟濟科第綿綿自古已然於今爲盛本州下車已久判牘徒勞記當年舌競生蓮僅許璫林陪宴豈今日齒將及艾猶爭玉尺量才值整修書院之時正鼓舞人才之會爰借觀風令典用消玩月餘閒今定於某月日扃門考試重陽節近且許題糕一日觀長無煩給燭預訂雞鳴以後咸遵魚貫而前讀書首在修身

衣冠務宜整潔善事必先利器筆墨不厭精良藍本休攜免蹈雷同之誚白描取勝自邀
月旦之評鶴俸容分聊作花紅點綴鴻文有價定瞻萍綠輝騰五千卷文字撐腸樓堪造
鳳九萬里風雲奮翮門許登龍畧獻緒餘用酬夙願

爲辨結耿府賴地布告文

遼陽城守尉宇室倫 公
遼陽州知州 郎若曾

爲會同剴切出示曉諭事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奉將軍部尹憲等衙門劄准都京
戶部文開現審處案呈查武永剛四十二戶等京控耿熾憑空訛詐又控耿熾私賣伊等
祖上自力開墾地畝各等情一案現經迭次查明耿熾之曾祖耿化祚原有領名地一千
九百八十六日五畝業於乾隆十二年賣與熊兆太馬士英于自昇常德袁文恆等名下
地一千五百六十三日五畝五分又乾隆二十二年賣與王成功劉振基等名下地四百
二十四日四畝九分共賣出一千九百八十八日零四畝五分是耿化祚出賣之地業有
成案且耿熾只知伊家有盛京地畝不知伊祖上業經出賣妄以武永剛等祖上自力開
墾之地爲伊祖產業平空訛奪覬覦出賣而盛京戶部亦未查明耿熾家所有地畝業經

出賣祇據該參佐領一結率令該委員查撤武永剛等自力開墾之地追契送部以致武永剛等赴京具控屢次確查武永剛等四十二戶業經乾隆二十一年奉旨同劉枚馬連傑等八百五十七戶出旗爲民之人毫無疑義至武永剛等袒上隨帶在旗倉納糧地畝已經前任尉州訊明孫文士等俱呈有歷年旗倉納糧印領實係伊等自力開墾之地與耿熾毫不相干亦無疑義惟歷年糧稟核與冊載相符可爲證據武永剛等承種之地自與耿熾不相干涉本部斷令應聽武永剛等四十二戶照舊管業耕種納糧所有耿熾誤將武光奎劉啞叭馬英元張義正康鳳儀劉文舉等領名地七十一日二畝賣與東哈之子愛衆名下劉登雲領名地三十六日二畝賣與王得儒白起雲名下王國英黃國保孔儀明滿爲善等領名地一百五十四日四畝賣與恩特恨之子托允索凌阿之子慶昌等名下趙一德領名地四十日一畝賣與依勃名下孫作成王國相等領名地三十二日三畝賣與翟萬忠名下王尙志領名地二十九日三畝賣與葉得清名下陳大劉全福馬登第等領名地六十九日賣與剛吉昌名下陳起龍領名地二十日零三畝賣與李土富

名下各買契自應一併追銷即令更回原名照舊納糧及武永剛等四十二戶呈出送部各典契亦即迅速呈請發還飭領再劉玉書接典葉得清地畝令其自相清理詳報本部完案毋任玩延各等因奉此本州查武生王得儒李士富千總葉得清等業遵照部文呈繳各買契前來毋庸追銷其宗室束哈恩特恨素凌阿白起雲剛吉昌依勃翟萬忠等已經會差嚴傳追銷賣契並呈請更回原領照舊納糧恐爾武永剛等四十二戶並該置主等未能周知別滋事端合行會同剴切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武永剛等四十二戶知悉所有爾等祖上自力開墾在旗倉納糧地畝仍聽更回原名按年照舊納糧各安各業至爾等四十二戶在前州案下呈交送部各典契亦經本州呈請盛京戶部聽候發還飭領再置主宗室束哈恩特恨素凌阿白起雲剛吉昌依勃翟萬忠等儻再不遵部文迅速呈交買契定行報案究辦至該貢生劉玉書亦應遵照胡前任斷案如數交租一體遵照各宜凜遵毋違特諭

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示

按此印文告諭有十數紙分貼各村現經調查得一紙

於新堡梁姓紙完好如故

遼陽城內車市恭字儉字兩段公會公立保產碑文

遼陽爲漢襄平郡唐宋以降遼號東京明設守衛清沿明制久著殷繁居民則萬戶千門產權則千分萬晰輻輳情勢今古無殊而謂地基幾占全城之半產權遽歸一姓所有有是理乎且閱時二百餘年有此若大產權從來棄置不理有是理乎遼城市民嚮按十段分會辦事恭字儉字兩段界在繁盛中心業戶累百房宇盈千或承祖基或憑買業康乾印契猶有存者相安無事數百年矣突於民國十四年間有號稱耿懷順王府員者妄指恭儉兩段房基爲府產捏造府冊投呈奉天官地清丈局派繩查丈分行到縣函致工商會查詢真情當經集衆辨明由會覆呈並無府產該府員者見事不遂乃以耿文鈐名義赴省呈控工商會庇佃抗丈等情經省署查明耿府以前請丈是地之案早經查銷嚴詞批駁同時恭儉會段衆業戶亦聯名具呈省署請予保障民產蒙省長批示查此案現據耿文鈐具呈當以該府指丈之地租賬老冊全無何得憑空賴地批行清丈局即將報案

撤銷仍歸各民戶管業並行縣查照在案該民等即回籍安度可也此批等因於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牌示在案復經清丈局令行縣署停止查丈進行此項意外糾紛至此遂告結束各戶產權原憑契載此案原委恐久無徵因撮要勒石以資考鏡焉

按此碑兩座一在車市胡同一在懷王寺西馬道西胡同文字同

稟請捐建知州張鼎鏞專祠文

趙祖昌式韓

爲己故賢員遺愛在人臚陳政績懇恩轉詳代奏援案捐建專祠以彰勞勩而順輿情事竊維賢良宜祀朝廷有旌善之方德澤及民間閭崇報功之享當此吏治維新人心思化幽光潛而必發公道久而彌彰神等公查己故三品銜花翎升用知府前昌圖廳邊防撫民同知張鼎鏞係江蘇揚州府宜徵人由道光丙午科舉人考取咸安宮官學教習於咸豐三年七月檢發知縣來奉歷任承德縣海城縣錦縣所至有聲上游引重同治元年以卓異升補遼陽州知州州境爲南北要衝地廣事繁夙稱難治下車之日首崇學校內撫商民外靖盜賊政教並行案無留牘期年之內強豪斂戢井市相安公暇則宣講襄平書

院親校課藝增置學田優給膏火得士之多爲諸邑冠屢邀薦牘稱爲奉天州縣不可多得之員有保案可稽其最難者同治四年冬間奉天四境盜賊蜂起金復海蓋之間賊踪殆徧劫掠橫行所至千百成羣官不能制遼陽爲南路通衢省城門戶衆賊尤爲覬覦署將軍恩和輕爲招撫爲以賊攻賊之計特派協領穆精阿帶兵前往金州招降巨賊馬傻子康得山等大股良莠不分赴省就撫賊首馬傻子包藏禍心尤屬狡悍久稔遼陽地稱富庶意圖混入城垣謀爲不測該故員先事預防下令嚴禁榜示通衢如敢恃衆違章入城一步立予駢首以安民心所有應給降隊口糧均在城外散放更於要隘分設兵勇守護賊不得逞城獲以全迨至該匪入省城後旬日之內竟於臘月初八夜乘間猝發鼓衆劫獄固圉一空地方幾爲所陷人始服其先見該故員消患未形保衛遼城厥功甚偉又同治六年夏間突有海城邪匪趙錫百在遼北旛杆堡一帶拜會燒香以左道惑衆鄉愚被其煽動糾黨至五六百人蔓延至數十村廣布妖言尅期舉事謀襲遼陽商民大爲惶惑一日數驚該故員不動聲色內則密派兵勇堅守城垣外則聯絡鄉團直搗賊穴該匪

竟敢與官軍抗拒槍炮齊施幸其火藥不給爲兵所乘是役也攻伏兼施出賊不意當時力擒匪首趙錫百數十名餘黨解散全活甚多事竣具詳將該匪首正法梟示以昭炯戒事定之後大府交章論薦以知州在任以知府升用旋以昌圖廳治界連北邊蒙民雜處筦鑰需人特派該員爲撫民同知該廳地僻而武人鮮知書向無學校客籍之人有欲應試者均冒開原鐵嶺籍貫動生牴牾陋俗難化自該故員到任伊始即請增設學官定爲專額士習文風蒸蒸日上至今士林感念稱頌弗衰又鳳凰廳地鄰東邊向爲逋逃淵藪故將軍都興阿兵部侍郎延煦會奏戡辦邊荒特派該員及協領古尼音布旗民會辦安插流亡化莠爲良開荒起課以期裨益餉源歲入有常人皆安業嗣於同治十三年在昌圖任積勞成疾請假回省就醫卒以不起該員故於光緒元年臘月歿後襮被蕭然無異寒素執紼之日閭省紳耆商民感泣同聲弔者相屬哀動行路該故員服官奉省二十餘年屢膺上考特以該廳未改府治無階可升綜計該員歷任在遼日久政績尤著感戴亦最深神等遵查光緒初年間直督李鴻章爲天津府知府馬繩武請卹案內部議嗣後四

品以下官如果政績屬實遺愛在人應俟三十年論定准其公請據情代奏於各故員立功地方捐建專祠以彰勞勩成案可循紳等或身承教澤或追念循良年宦既屬相符援案例得申請除該故員生平事蹟應候恩施另飭家屬補呈外紳等謹就見聞所及開具該故員歷任政績合詞上聞伏懇父台大人案下俯准詳請轉奏仰候恩施以順輿情而申報享之處紳等未敢擅便臨稟不勝感悚待命之至宣統二年七月十二日候選直隸州州判乙酉科拔貢趙祖昌等具

續建陳忠節公祠碑公啓

李文毓

國於天地有與立不繫乎經濟文章道在古今未嘗亡惟託諸綱常名教忠臣義士維萬世以無窮浩氣丹心翼五倫而弗墜古人於此予特筆大書春秋綱目之篇累代以來隆卹恩胥享俎豆馨香之報動羣倫之訶泣姓字皆芳賴後世之闡揚風標愈偉蓋天理民彝不容泯定須借以扶持而仁人君子之所欽不敢聽其湮晦者也恭維鄉先哲故江安糧儲道尚山先生諱克讓陳忠節公志逾管樂學本程朱自做秀才時憂樂早同乎天下

甫登進士第身家輒許於朝廷久負盛名遂躋顯宦值世事之遞遭當寇氛之猖獗日麾鐵騎方期新建之功星隕金陵遽踵睢陽之迹得凜然正氣萃忠孝節義於一門爲有數完人抱瑰璋英奇而千古皇仁驚悼手詔褒嘉襲職建祠特膺曠典易名立傳用沛殊恩賜碑碣以表忠貞命該處豫儲夫地址布絲綸而傷慘烈致御翰遲發於天家續奉欽頒倍行閔眷歷邀異獎足慰英靈聖主深情溢數百言之外先生大節越五十載於茲宜廊宇之追崇無虞風雨庶珉瑜之弗泐用炳日星嗚呼齊資畫邑之賢激人心而再造唐借常山之義倡士氣以中興死豈徒然功斯巨矣先生遭時多難與賊相持慷慨誓師從容報國險夷不二操旣同乎吳陸羅江成敗雖殊勳豈後於曾胡左駱當此五洲奇變時懷沸鼎之憂尤宜一表孤標以勵成城之志有心人搜羅遺蹟願補入履善之詞論世者景仰前徽思續爲是修之錄况乎天章焜煥廟食森嚴實昭代之美談非吾鄉之私倖庀材勒石賤士猶歎爲奇榮倒篋傾囊同志諒多夫高義願無迂此有以教之

歧途自悔說

李文毓
組珊

戊戌秋九月余隨樸齋戴先生造侯子汝康館明日偕侯子賀生家明日過袁子潔珊館與戴先生訂會於茲勿敢違也明日侯子歸後予亦歸戴先生與袁子送且問曰頗悉途乎余曰悉甚於是拱別取道以行清風徐徐伴影安軀俯仰四顧天地寥如屈指吾廬約十餘里許其間無高山長林橫互廣布爲之障也無關溪絕壑惡流深涉爲之阻也無禾稼桑麻之屬蔽日連雲而翳其目也無荆棘榛莽之叢沾衣延袖而鍼其足也歸哉歸哉誰或禦之誰或禁之乃不數百武途則歧而爲三焉其一則蜿蜒迤邐北而南者也其二則皆西而稍分南北似皆余所宜由者然傍徨踟躕莫定所從良久有荷衣人至問之則恚然曰吾之迷途自朝而午矣將急走入村以詢顧奈何分子之迷以重吾迷且欲分吾詢迷之急以急子之迷乎且言且行且急且去若恐予之瑣者而予則不覺以彼急召吾急且忘彼急而惟知予急矣心竊計二者必居其一急入之飄如御風快如乘駛雖慶忌之捷不是過也俄至一村有汲者問之曰途在南急之而南有樵者問之曰途在北急走而北有牧者問之曰途在不南不北問予乃謹如所指趨而就焉果平易坦直如舊所識

則大驚喜無稍猜疑然而斯時之予已力弛神慵無復頃者騁馳之勇而氣浮意動求如始之安適閒逸轉不可得醉耶夢耶癡耶病耶強弩之末勢固不能穿魯縞耶利劍之摧鋒固不能割隻雞耶則喟然曰悲哉毓之困於歧途也獨此也哉余人子天地父母之身其未能遠過庸人者氣質之微其不必遠遜上智者心性之大孩穉之餘率而由之廓如也乃未及耳目習俗之染一高山長林橫亘廣布爲之障也私欲事物之塞一闕溪絕壑惡流深涉爲之阻也詞章聲律之紛紛一禾稼桑麻之屬蔽日連雲而翳其目也富貴功名之擾擾一荆棘榛莽之叢霑衣延袖而鍼其足也歸哉歸哉誰或通之誰或引之蓋斯時之歧途已不知其幾千萬矣然雖往來眷慕其中有時撫躬或亦以爲他鄉游子也於是間思所以問人則羣以不知謝或非且笑指爲迂謬不經即有同予意者則又恹恍寡據不知所云或欲退而求之雅不屑從容共商榷蓋卽今之荷衣者流歟予由是大鄙世俗心憤不堪以爲任吾所爲安知不之楚而南轅也志大而華言大而夸目大而昏業大而不真上下縱橫予智自雄蓋卽令之御風乘駛而捷逾慶忌者歟如是者數年然心未

嘗不仍以爲他鄉游子也及是以來其間得侯子而問之得高子而問之得袁子而問之得載先生而問之而所謂廓如者始得識其平易坦直之素蓋即今之累問於汲與樵與牧者而後得其不北不南者歟夫數子所告無歧途而予之得不歧自後也數子者之力則偉甚矣予竊維予今日年則寢長疾則寢深其能無末勢摧鋒之懼乎哉然而穿割之用敢自諉焉數子者儻以時有旁出爲予慮而愈益扶持誘掖之則既穿且割請自今日自悔始乎既至則走筆記以爲說

劉項得失論

前人

夫善取天下者不亟亟於土地區區之末而亟亟取天下之心宇宙紛紛豪傑蠡起方群務夫囊括席捲之爲其間有大志者獨從容談笑馳吾無形之甲兵俄頃之間可得萬里然後徐起而收之焉嗚呼特亦曰仁義而已矣吾嘗觀劉項相持之際而竊歎漢高之巧而籍之拙甚也夫強秦之暴極矣今欲乘其敗而覆之莫先於取天下之心取天下之心莫先於反秦之道而歸之仁義得道者逸而興失道者勞而亡此固不待深計而知之也

天下之群起而應諸侯者曰吾將以去死也曰吾將以助順也廼此方坑卒屠城之不暇彼則三章約法以仁示天下此方弑君蔑天之不懼彼則全軍縞素以義示天下嗚呼斯即合百籍之力以制攝之豈能使天下有惡生喜逆之心哉此其得失勝負可數言決矣嗟夫漢高特材智權術之雄耳使遇湯武則籍焉耳何足以言仁義然其入關告諭市民發喪聲罪託身於寬厚正大之間有以中天下之所喜動天下之所驚建空名而收實效則亦知無形之甲兵者之足恃矣故曰善取天下者亟亟取天下之心

楊雄蔡邕荀或劉穆之論

前人

君子讀史觀楊雄蔡邕荀或劉穆之諸人之助逆黨惡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士不明聖賢之學徒以區區文章材智名當世誠所謂人生大不辛者乎昔者孔子之於陽貨彌子王孫賈閔子之於季氏孟子之於王驩聖賢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權奸者固有道矣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得此意而矚然不滓者龔勝之於王莽申屠之於董卓王烈之於曹操陶潛之於劉裕其庶幾歟異哉楊蔡荀劉之爲也

雄在哀平間與董賢王莽並列已無纖芥廉恥心以久不徙官之故喜莽用己而爲之臣觀其畏罪投閣劇秦美新豈著書立說中人乃有是耶真不值婦人孺子之一唾矣邕以曠世逸材聞卓一召亡命江湖十餘年視雄所爲庶幾合順逆者矣執義不堅敗於轉念卒懾於我能族人之語匍匐覲以歸之驟躋顯宦感恩知己致哭卓尸而見殺斯亦雄也彘與穆之以傑出之資躬助操裕肆爲亂賊芟刈群雄宰割天下操之挾天子令諸侯遺逆嗣以篡奪之基彘之力也裕之欺人寡婦孤兒狐媚以取天下穆之刀也彘雖阻操僭竊而死視穆之之勸行弑逆似稍有間而其爲魏宋佐命元臣則一而已二子之罪蓋又有非特雄邕之比者然而君子以爲四子皆在不赦無重輕之別者何也自來奸雄將謀不軌必搜羅二三者老有經術負時望者置諸優游尊顯之列以飾耳目而繫天下之心而其運籌帷幄任爲腹心者則必引智巧機警喜功名之士其逆謀始得而施雄與邕莽卓之藉以繫人心者也彘與穆之則操裕倚以集事者也援情定案豈得以莽卓操裕之成敗雄邕彘穆之之死生而有所異同哉且夫士生於世文學才智其末耳貴其明

聖賢之學審出處去就之義無忝大節而已矣楊中立薛敬軒不世之儒其見用於蔡京王振一則抗章劾之不稍貸一則以不謝致禍瀕於死君子猶或非之以爲不權時事而應命或意出於小人而弗知焉則終身之憾也後世文學才智之士動以衰晚有盛名爲高不知視躬以聖賢之道其不爲楊蔡苟劉者幾希嗚呼危哉

公治長

房毓琛
仲南

士不得聖人論定將終身爲有幸之人君子傷之恨不逢聖人耳若公治長之事可慨矣公治長字子長魯人也嘗以非辜致獄人無知者自孔子賢之世始賢長咸以長爲無辜嗚呼長何辜長特貧賤耳昔越石父困於齊晏子聞其賢解驂以贖之世以此多二子古有傳說者嘗築胥靡版輪勞役以減辜其事載在商書而管敬仲亦以桎梏顯之數子者使不逢聖君賢相將皆以辜人終頓足躑躅風塵下齒刑人數能奮跡雲霄顯當時赫赫不沒耶士有幸不幸如長者蓋可悲矣或曰長有異能解禽言以此獲戾魯君相未之察蓋當時法網稍密也然歟否歟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殆或非也要之士負遺俗

累又生長蓬戶蒿萊沒門徑困頓無生人樂庸夫俗子耻與爲伍奴隸皆得以氣相尙而世之居高位號南面者又憤憤不辨真僞夫孰知其中之有無乎楚人有言曰怨靈修之浩蕩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娥眉謠諛謂余以善淫蓋衆口可以鑠金讒言二至慈母不親古人良慨之故古詩云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勿爲守窮賤轍軻長苦辛富貴者顯榮貧賤者僇辱豈不傷哉豈不傷哉長既脫辜歸益自晦行年已長無問室者孔子教於魯長往受業焉孔子曰長賢者也縲紲豈其罪哉卒女女之論者曰當長之困縲紲也處囹圄關三木仰獄吏若帝天常人宜急自白烈士殉名不難刎頸見志肯俛首書牘背耶長不自言後亦卒不復言長豈有縲紲於其心哉嗟乎長固安貧賤如素者矣雖然顏淵得孔子而名益彰若長者亦幸得聖人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前人

以維禮者救時所關爲甚大矣夫禮者帝王治世之具而皆本於天理人情者也林放問此所見不甚大哉今夫禮也者當然之則也而當然者從出之地即所以然者不易之端

乃行者違其意論者昧其原雖以大聖人維持其間而目見耳聞有不禁引爲長歎息者一旦有抉其所以然者以相問其相視爲何如耶春秋之末違禮之天下也而其失則由於昧本夫本果安在哉先王之制禮也探天命之精微定古今之準則自郊廟宮廷以及膠庠市井無不以禮維之天下皆行禮之地而精誠所格即神靈鬼物咸俯首而受裁成聖人之定禮也集皇王之典制勒一代之文章自君臣父子以至夫婦昆朋無不以禮治之舉世皆行禮之人而化澤旁流即草木昆蟲皆含宏而樂生育此禮之所以有本也林放何人竟以此爲問歟歌雍舞佾之風之肆而無忌也諸侯進而僭天子大夫進而僭諸侯陪臣進而僭大夫王制不堪復問矣強者不可以禮化弱者不能以禮興積而不返而僭天子者代天子僭諸侯者代諸侯僭大夫者代大夫舉累朝教化之端無不敗壞陵夷而不可收拾天下之變將安極乎當茲淪溺之秋而以正本一言以振聾而警聵此古聖在天之靈實式憑焉者也棄仁蔑義之習之流而無窮也夷狄起而亂諸夏異端起而亂學校淫衰起而亂四民聖道不絕如縷矣上有厭禮之心下多棄禮之事變而加勵而亂

諸夏者變諸夏亂學校者變學校亂四民者變四民舉一切倫常之事無不紛更廢易而無所持循生民之禍豈有艾乎際此病狂之日而以端本一念以防亂而持危此上帝眷顧之命所由繫焉者也夫子聞之感於心而不禁悲其志發於口而不覺喟其音曰大哉問國家危急之秋祇此維禮之心足以奠四維於不敝我周自昭穆以還官禮久賦式微矣乃汾走驪亡朝綱再蕩而聲名文物猶延一綫於東遷知本之所維者大也夫風會所趨彼蒼亦往則雖衣冠文字未必常守其初然果使典則猶留則人道常存景命可延於叔季王者奮興之會惟此修禮之教可以安九有之黔黎春秋自桓文以後古禮寢以盡更矣乃嬴昌姬替大局終分而玉帛冠裳尙奉孱王爲共主知本之範圍者大也夫乘除所迫人力難迴卽道路山河且恐難存其舊然果使經常不紊則天心未改耿光可卜於中興禮本一問所關豈不大哉

按以上二篇載在隅夢草堂外集此篇乃八股禮裁似不宜彙入惟考其原作之由係因戊戌政變逆知將來必至變本加厲棄禮禍國故藉題發揮以寫其憂世之心焉至

西子篇另見詩內以屈宋自況也公治篇自傷身世也故並錄之

中... 西子... 公治... 自傷... 身世... 故並錄之

碑銘傳述志卷三十四

金石碑志足資考古之證佐遼境前古之石刻已無存者金元明時代墓誌塔銘間或發見而剝蝕既久不免淮兩別風漫漶而不可辨識近泊有清斯風日暢往往興一事立一節皆思勒之貞珉昭示來茲其文雖不盡雅馴要亦近於實錄姑並存之至若表彰先烈追悼前徽所有傳述哀輓諸作則又孝子仁人之用心不可淹沒也述碑銘傳述志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都司廟學碑記

明大學士呂原

皇明奄甸區宇偃兵息民自京都達於郡縣莫不建學立師其或設武衛而無郡縣者亦莫不有學何其盛也粵稽三代學校與軍旅常相關焉故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魯頌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亦見文武之道合而一也後世弗循古典文武之教歧而爲二事于武者詆文士爲迂闕事于文者陋武士爲麤戾有國家者亦或別立武學而以前代名將祀是豈知學校軍旅相關而文武無異道哉今遼

東都司治即舜營州之域秦漢時已爲郡縣唐置都督府遼置東平郡金置遼陽府皆以爲京元爲遼陽路置行省焉國朝混一之初設都指揮使司以統諸衛顧惟武功修而文教不可以緩也遂於洪武辛酉命都司建學是年都司官鳩工庀材剏立黌宮越明年壬戌建大成殿兩廡戟門戊寅重建明倫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神厨射圃永樂壬辰始繪聖賢像規制固已略備矣景泰癸酉御史謝君熾建高閣四楹於明倫堂後構屋二十間爲諸生藏修所天順戊寅御史桂君怡爲龕于西廡己卯御史田君景暘再加整葺蠹者易之壤者補之漫漶者新之煥然完好遼東學校莫有過焉者矣夫事似有緩而實急者學校是也遼東之地屯營戍以控夷持憲節膺闕寄者率以甲兵錢穀爲職又奚暇計及學校之興替哉今諸君取常情所緩者而急之詩書禮樂三綱五常皆於是乎講明非特衿珮諸生得以從容涵泳而介冑之士亦得踴躍歆慕彜倫彰而風俗美人材之出者文以飾治武以禦侮所謂文武一道於是乎見矣昔君嘗與山東按察司僉事胡君鼎李君琮右叅將都督僉事劉君端曰學校興人材盛今規制備而無所垂示何以啓來者

繼興於有永乎僉避之都指揮使夏君霖同知審君榮僉事巫君英力贊之乃以訓導張升所述始末走書幣來京請爲之記遂書此俾勒諸石焉 天順己卯六月立石

重建遼陽文廟記

明巡按御史黃 襄

遼陽有學舊矣迺嘉靖四十三年二月文廟告災余馳往視之用見棲主之無其所遂不敢自違謀請中丞西石王公度爲亟新之舉仍其基沿其制會計所出鳩工庀材調集徵發具有條理閱四月而告成先師之廟翼廟之廡煥然改飭環之爲垣樹之爲門莫不畢治乃詔諸生於庭而爲之記余聞之有生之道而不迪之以五品之教則衣煖食足之餘難免於禽獸之患是以堯舜在上建之司徒立之彝典而設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名名之所出固義之所居也於是爲之親義序別信之教而使之從事於度數容節之間民生其時自心思之所知慮耳目之所見聞無越此者童而習之至於沒齒而不得變其居處之常則或於肆於市於畎畝之間隨其業之所操以利器用以遷貨賄以力稼穡而皆不廢其所有事佗佗然終身由之而不知爲之者此道德之所以一也然而民之

不可使知堯舜或猶病之於是申之以胄子之教而取其聰明彊敏有材智者命之曰士其居之必有定處業之有專攻而其所尚者則在乎習之而著行之而察由之而能使之也彼夫由之者雖不能自通於性命而踐習之篤尙可以寡過而不畔乎道知之者之可貴矣少有蔽偏之弊雜於其間則至於殄行驚世而徒以馳騫乎由之者之民於是明其端於侯而撻焉以示其儆書焉以俟其悔所以責之詳待之嚴者恒在士也及周之隆其制大備自鄉射飲酒養老合樂以至勞農訊獄飲至之事無一不在於學而其所以爲教則有可言者矣縞收端屨鞞紳綦偪之飾而裼襲委垂之宜琮璜瑀齊夏和鸞之節而走趨周折之度豆籩簠鐘鼓管絃爲之器而酬酢搏拊以爲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爲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爲業使之習其筋骨於節度之中一其耳目於聲容之內開之盡其物而充之有以達其才防之多其途而養之有以全其性其導之勤也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且晝嚮晦皆必有所爲其視之詳也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而離經辨志敬業樂羣皆必有所事至於九年而課之成四十而試之仕而其中之不帥教者則且移之左移之

右移之遠方而終身不齒矣嗟乎由其所當爲而有所不知則謂之凡民而不得登諸世用有能其所能矣而其行之偏苟有詖遁反側之害則無所逃於撻焉書焉之辱與夫左右遠方之移而且不得以列之於民然則爲士者可不知所謹哉今之遊於學宮峨其冠裳博其衣裾挾冊而誦讀鼓琴瑟而詠歌蓋古之所爲士也旣已侈然自貴於利器用遷貨賄力稼穡者之民其所以立之官師作之宮室辦其時物勅其條法者又甚修且備非徒若於肆於市於畎畝之間矣不知其於先王之教人倫之懿禮樂度數之詳孰由而孰知之耶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而其本不外乎彝倫之眞其具不出乎格致誠正之學故必凝神默思致其心思志意之精以善乎其內優游涵泳謹其耳目手足之力以善於其外率之於事物之常而通乎性命之奧修之於日用之際而會乎道德之精故其於家則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寄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以畢及教之成化行俗美旁周浹洽範圍鼓舞乎家國天下之民皆一之於道德而莫知其所以然此先王建學造士之功

也然則今日之士者尙當誦余之言思焉而寤肄其業而辨其數謹其節而循其物從事於爲己之功以修乎心身性命之學無徒操觚以敝其精競志以紛其習庶乎行矣而著習矣而察由矣而能知無辱乎古者之所貴而有以興乎今之民也耶是役也主其謀者則中丞王公之誥贊其成者則苑馬寺卿陳君天資太僕寺少卿劉君奈參議張君邦土僉事黃君九成而副總兵郭江都司曹勳王朴趙斌管儒皆與董其事所得書者也因勒之於石以詔不廢云

文廟新置雅樂記

明御史劉成德抑隅

昔周公功在王室成王以天子禮樂祀之况夫子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而反不得成王之所以報周公者而享之雖知夫子而不知所以爲報也洪惟憲宗皇帝卓越千古見高百世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佾爲八佾增九豆爲十二即遣學士王獻詣闕里行釋菜禮禮告於廟庭樂舞器數之增崇兩畿十二省府學皆然也惟遼東都司僻在一隅侑祀之樂雜用淫哇夫以肅肅廟庭而可以淫樂褻乎哉余按是邦專教事敢愬然無意乎於是考

典禮遵制度俾之守巡都司規畫之庀材鳩工因才委任乃召生員張振紀孫寬訪于東山之麓得桐梓雲楸作琴瑟材采南山青石礪之爲玉罄材鐘則自爲規制隸書於上鎔之于治然後發以聲音引以麾旌擊以枹梧交以琴瑟從以簫管節以金石和以埙箎動以干戚舞以羽旄及樂舞冠袍之屬一皆責成智巧技藝之工成造規畫之法于淳樸中求文采而侈靡不屑焉祭器先十日預備選修潔生徒量其資性才識而器使務使節文習熟大小相成終始相生一倡一和清濁高下相爲經緯執其干戚習其俯仰順其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必正進退必疾耳目聰明血氣和平所以崇廟祀之典也祭前五日諸士子習祭儀於明倫堂舞干羽於堂下余與守巡二道監視之見其禮度修聲音正性情舒祀事明禮樂彰法度著好惡平人心和合敬同愛而王道得矣今聖天子興禮樂以化天下報夫子以天子禮樂余於東遼慨其久缺而始創之蓋樂者所以象功德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吾夫子之功德固所宜然即是雅樂之作而不雜之淫褻則所以化殘暴之習移澆漓之俗達教化之遠而與民同之將無紀極也吾遼之士

民幸無忽焉於是爲記

重修遼陽州廟學碑記

清奉天學政 歐陽瑾

遼陽三韓一都會也自秦郡遼東漢開元菟遼金之際京邑臻美及我朝定鼎盛京稍居其北而遼遂爲股肱郡舊有學廟制度未周中翰明侯來領州事精明才練治以禮樂文章爲本進謁學校慨然欲加興修首捐俸度材魁星閣泮池明倫堂學署則創所無崇聖祠正殿兩廡各門文昌鄉賢名宦等祠則新所有經始於春告成於秋門觀顯赫堂署秩如諸生聚觀而嘆曰侯之施惠於學校者至矣豈可無述於後乎以鐫石之辭請於予予惟述事昭美者莫妙於文文固學校之先資也至夫繹緒抽思鋪辭擷彩而地靈因以著宗經翼傳遵典守則而聖道賴以彰遼陽爲都會名區作者間起況在今爲幽岐舊地則樸棧菁莪所以興起學校者固炳乎蔚乎遠邁前代之風規也若乃敦本茂實其才者日進於秀良思深儉勤其朴者益守乎矩矱則遼之土地奧阻而風俗純龐使之然矣古稱箕子作八條之教教民以禮義其人終不相盜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流風遺俗歷

千餘年至唐之渤海猶稱禮樂文章之地也中雖入於高麗然其治峭法繩下無犯者道不撥遺婚嫁不用財帛父母喪必三年禮人皆喜學下至窮里廝家亦相矜勉子弟未婚者曹處而誦經習射越遼金之世其舊風淳直尊親敬老信賓朋見于志者班班可考況今盛京首善之域遼於郡爲股肱加以聖祖仁皇帝之深仁厚澤久道化成世宗憲皇帝涵育薰陶淪肌浹髓我皇上之建中會極允觀厥成所以施於上而成於下者非一日身列宮牆孰敢奢淫驕佚以自外於睢麟之化也夫遼之文章風規宜臻於炳蔚者如彼而其禮樂成俗又積於雅化者復如此則侯之以禮樂文章爲治成於政者固易易而況加以精明才練之資耶宜其慨然興修學廟人不勞而事已輯而予何吝一言不以述於後耶是爲序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季春 賜進士出身提督奉天等處學政加一級紀錄十二次歐

陽瑾撰

特授奉政大夫撫民同知銜知遼陽州
事軍功加一級又加四級紀錄十二次

明德

奉天府遼陽州儒學學正牛碩景

聖廟重修碑記

傳臚王爾烈瑤峯

遼陽州治 至聖廟自國朝定鼎與天下州縣同時修建典至鉅也工綦固矣第土木之功不能歷久常新迄今百有餘年中間雖有官帑粘修紳衿補葺而風雨剝蝕終難完整於是殿廡門垣漸就頽圯歲在癸卯司鐸趙君蹙然不安謀之郡尊克公公曰此予守土者之責也俟詳請國帑庶幾大工克就郡中紳士聞之勃然興起請於郡尊曰某等讀書爲業蒙朝廷厚恩一列青衿則爲之免丁糧去差徭凡諸優待迥異齊民某等自顧豈有補於天地高厚之萬一哉此皆聖世待士之仁亦郡尊承流宣化之善也然非 聖教之昭垂何以至此濂溪周子有曰 孔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宜乎萬世報德報功之無盡焉某等雖才疎力非不克承此鉅工而報德報功之微意素存於心今日或少有所伸乎願共捐資以成盛事克公色喜乃捐俸首倡紳士亦各量力輸金乃擇人董理時有貢生于師禮者衆舉監修於是鳩工庀材數月而歲事瞻往之下內外煥然整齊嚴肅矣爾時捐金已盡未及勒石記其歲月至辛亥彭海元君振鐸茲土恐前功之沒又勸捐刻碑叙

其顛末庶來者鑒茲相繼於不替焉爾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敬立 王爾烈撰文

孔廟重修碑記

歲貢趙存成

遼陽 至聖廟在城內東南隅因山勢建後樓大成殿東西廡戟門祭器庫犧牲所泮池
櫺星門儒學處其西祀典之最重也咸豐癸丑吳玉樹攝儒學篆朝夕焚掃之餘讀歷來
碑記知創建或越十年或越數十年皆本州人士捐貲重爲修葺者自道光丙申邑人國
學生王培紳督理工程因舊基重修迄今又二十年來雨薄風蝕漸就凋殘使不急爲修
葺日甚一日有心人詎忍坐視耶遂謀之於守尉綿州尊劉吏目王省視廟宇之荒涼有
枯樹七株橫欹有碍殿角公同商議命工伐去作價又各願捐廉以爲首倡奈工程浩大
非千餘金不可遂募化多方人士俱量力出資共襄勝事同社人公舉王培紳之嗣王化
南總經理其事於二月興工一一皆如舊式未敢稍易規模惟外添會所三間在廟外之
東南隅并栽松一百株鳥革翬飛煥然一新越十餘月而告成庶幾 先師之靈爽得所
式憑廟貌之觀瞻依然烜赫學校由此日隆鍾毓秀靈常使襄平呈拱璧聯綿科第不致

遼海嘆遺珠此固至聖之神明所默佑亦由同人誠敬之所感召也是爲記歲貢生趙存成撰

道光十八年城守尉明琇知州事章朝勅學正董偉吏目吳慎之州人王世芳杜秉陞等捐資並募欸州人太學生王培紳監理重修文昌宮忠孝祠賢良祠碑在戟門前東西偏詞曰匠心獨造並日而營不遑暇食三月功成耗費無幾墻宇更貞而又捐銀五百獨修奎星此固聖靈之所致亦其血性之真形王培紳真善人也真信人也董偉贊

光緒十九年重修碑記

舉人朱集成韶九

遼陽州 聖廟由來已久自乾隆辛亥年中翰明侯來領州事新其所有創其所無廟學燦然咸備嗣或十餘年或數十年先輩雖有修理皆零星補綴而已迄今百有餘年檐脫瓦落墻柱傾欹雨蝕風摧凋殘日甚州人士每議重修固工大費繁憚於興舉迆菴高郡伯情難坐視慨然興此盛舉以繼其成申詳大府擇日興工爰將大成殿東西兩廡文昌宮之正門南北大墻甫經修起而資用竭矣工遂中止方擬設法勸捐高公奉檄攝橫山

去所有崇聖祠戟門齋房犧牲所泮池欄星門旁角門前大門照壁文昌宮正殿節孝鄉賢兩祠依然殘敗不堪在事者計無復出適嶼齋徐司馬來權斯篆目睹情形心焉惕之以斯役之萬難中已不可稍緩須臾也催促在事者鳩工庀材立即興作籌資集欸毅然獨任尅期而待志在必成不三月而大工告竣次年凍解續修文昌宮院外社房暨學宮明倫堂前後廬舍二十餘間聖廟舊無存欸歲修缺然於文昌宮後園隙地另創市房十四間其租項永作歲修之用俾免日久頽殘季春開工訖於仲夏於是兩廟重新翬飛鳥革學宮不煥藻潔芹香在社者憇息有所修補者取給有資盡美盡善軼後超前蔚然而嘆觀止是舉也高公創議於先興其功未歲其事瀕行有遺憾焉而欽崇祀典振興文教復前人就衰之緒成近人旣輟之功立後人勿替之址叱咤立辦指顧成功一舉而三善備則我郡伯徐公一人之力也至奉諭勸捐費用裕如則楊香圃二尹爲之籌欸始終預聞其事者則江西大令邑紳李月卿也再工堅料實款不虛糜則李月卿之族弟李德齋督工之力也然非郡伯徐公制事之勇體事之仁倡率而鼓勵之其集欸安能如是之易

觀成安能如是之速乎工既竣將鐫石值鄙人忝主襄平書院講席囑以爲記竊思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徐公善後之功偉矣尙冀後之賢者繼其功無墜於後也爰不揣譎陋紀其顛末道其盛美勒諸貞珉以誌不朽云 光緒十九年孟冬知州事逯菴高乃聽嶼齋徐慶璋學正冀北司空羣重修 丁酉科挑取臚錄癸酉科舉人朱集成撰

重修文廟碑記

進士吳文杰星翰

遼陽文廟自清初創建以來已閱二百餘年其間之由壯麗而摧殘由剝蝕而輝耀在乾道中葉曾經鄉賢暨守牧司鐸相率請帑捐資以補修者屢矣洎光緒壬辰癸巳間又經州牧高逯菴徐嶼齋兩公通城士紳前後提倡捐葺廟貌頓復前規乃歷年未久始則脫落於風雨繼則蹂躪於外兵僅十數載乃傾圮頽敗有甚於前近復值泮藻香銷滄桑世變堂構荒蕪眞有不忍仰視者所幸民國更始尊孔典禮首先講求吾遼人士遂倍切企慕之思殷殷崇奉今春由教育會前會長馬洗凡作倡現會長張雲浦繼之而自治官

警並工商農學各界即宏茲願力合議重修謂百可以不興惟聖廟於萬斯年斷無聽其就湮之理爰一呼響應分任捐募所集銀幣約四千餘元當與尉縣兩尊通過議決諏吉興工而姜君相武等熱心毅力即直任監修之責相與鳩工庀材程工將事自 啓聖祠大成殿東西兩廡以及重門照壁泮池繚垣凡竊敗者更易之頽欹者撥正之所有應行繕整各處無不舍舊謀新期垂久遠似此功歸實濟欸不虛糜已見任事者之實心而自茲以往宮墻益瞻美富俎豆永薦馨香更足徵 聖德昭垂同天不朽矣杰適歸自晋幸際落成竊得與聞此舉謹述顛末以謀勒上石焉 中華民國二年乙未科進士山西知縣吳文杰撰文 補用府經歷恩貢生張殿臺書丹

創建遼陽州學碑記

知州明 德

粵稽設官分職有內翰即有外翰內翰有院外翰有署我朝定鼎未之或易也余自丁丑歲來守襄平見夫此邦任外翰之職者靡所止居遂致談經之客罔識其門問字之車每述所往竊嘗慨然興歎而有揆日作室之思焉第公務紛煩有志未逮越及戊寅文安牛

君以青箱家學司鐸茲土仍遷徙無定余忤然動焉揆日作室之思興矣爰於庚辰捐俸首倡於補葺大成殿創建魁星閣外費三十金買得廟右田姓地基一段寬五丈長二十七丈特建明倫堂三楹學宅三楹廂房前後各兩楹司鐸者卜云其吉爰居爰處庶幾談經之客知其門問字之車知所往矣及工告竣而是科文武齊捷其亦師有定居而人文將興乎抑亦運會已開而發捷無已乎余不謂作興學校第補前所無冀無墜後所有云爾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季春 特授奉政大夫撫民同知銜知遼陽州事明德撰記 奉天府遼陽儒學學正牛碩景

孔廟西院舊有儒學自乾隆二十六年明公德知州事牛公碩景司鐸茲土始購田姓之宅建立門房三楹明倫堂三楹正廳五楹內外院東西配房各三楹二門一歷百餘年頽圯不堪經學正菊坪姚公僅修葺後宅十一間餘仍不堪同治十二年又經學正周公策協同邑紳李月卿廷俊陳樂三英楊英堂毓奇提倡捐資從新修理延梁半農國璽督理光緒元年三月興工五月蒞事明倫堂二門外右偏刻有學校條規臥碑文云

順治九年題准刊立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曉示生員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父母不陷於危亡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任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員不可干祿長官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門不可輕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証一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勿妄行辯難爲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

治罪康熙三十九年議准直省奉有欽頒上諭十六條每月朔望地方官宣讀講說化導百姓今士子亦應訓飭恭請御製教條發直省學宮每月朔望令儒學教官傳集該學生員宣讀訓飭務令遵守如有不遵者責令教官並地方官詳革從重治罪 光緒二十二年儒學司空羣敬刊

重修遼陽關王廟碑記

明分守叅議張邦士

自漢以來稱精忠大義者曰關王故王之廟在天下無論都鄙皆建構人無論老稚男婦智愚皆崇嚮虔奉之余近奉璽書分守遼海既蒞事乃展禮諸神之有廟貌在城內外者非有所徼蓋大夫之臨所藩宣之境境內之民獻耆耆生當乞言歿當式閭而况諸神之廟祀其地者乎謁已廟雖大小新故興廢殊大段皆傾壞當修葺矣顧其神揆之祀典不無或僭或淫者余乃持欲修王廟何者以王爲人臣乃忠義之逸倫而超羣者也夫遼地與夷爲隣與虜爲仇兵將衽革枕戈日與爲敵使非懷忠奮義則苟生保軀之心重誰肯捐身蹈危爲國家壯屏翰爲生民捍禍患哉修王之廟庶幾帥裨士旅歲時舉祀走廟庭

仰知王之所以血食者以當時能盡忠義戮力漢室故享祀於今亙千載而不替其遺烈生氣猶凜凜在也又庶幾祈王之英靈幽贊冥授啓佑人人使咸抱忠仗義以報國家寵優養給之恩以鞏華攘夷建績而樹名焉則人之歆祀非徒然者矣記其事以告後之篤忠義者

按此廟即今城西門外關帝廟現在重修改爲武廟內有明代碑但字多磨滅並無此文

關帝廟重修碑記

明太僕少卿章 瑄

充塞兩間者理與氣而已理之所在氣斯在焉理氣渾合流行無間夫豈可以差殊論哉然氣因理而屈伸故理苟伸矣則其氣必伸也非徒伸於一時一世且將伸於千萬世而無終窮是何邪蓋以此理無終窮焉爾嗚呼三綱五常理之管轄也漢室傾頽人懷異心貿貿焉物欲橫流士氣沮喪能灼見此理而允蹈實踐者幾何人哉當董卓肆逆袁紹趨趙而老瞞投間睨之際士之抱一材挾一藝者莫不奮發呈露而人心擾擾靡有適從

先主初不過一孤貧販履之人爾關雲長挺出其間乃獨與之友善則其心固已有定見其志固已有定向而非反覆無常苟慕富貴之徒所可比矣及其一旦肇興平原乃侍立終日而畧無玩褻隨之周旋而不避艱險卓然大義所在凜然君臣之分其見理明白如此故志一於興衰繼絕而氣足以掃逆吞僭也夫何元舅彼殺而就擒彼姦雄者豈無本然之心能察識之乎厚待不足論亦匪直壯其爲人而已噫行其志者身也身亡則其志泯矣孔子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其斯之謂歟逮夫白馬之圍策一騎刺顏良於萬衆之中何莫敢一撓其鋒邪蓋亦其志在於歸劉存漢惟其理直是以氣壯不但一顏良雖有百顏良吾知其亦踣且以薄示其能俾知非低眉屈人者也立効爲報云乎哉旣而盡封還其所與飄然而逝如游龍翔鳳蓋非不欲追誠以不能追也不仕僭竊不受非義動合乎理則其志何如其大此其氣將與上下同流豈區區沮挫所能屈撓之哉至先主旣王漢中而印綬之授有所不甘使介之言一感即悟其心之洞達志之素定可見而翊戴漢室之誠益炳炳如丹也遂取襄陽威震華夏直養之勇沛然莫之能禦老賊方欲徙都以避

其銳則炎盡再然之勢駸駸就矣督荊之拜未掩其功諸葛孔明許其絕倫逸羣誠爲確論樊城之事蓋行之以直適墮彼掩襲之術耳悲夫胡乃遽不利於孺子之手乎天不祚漢一至於此可勝惜哉彼挾私忿助桀虐託名爲漢其實漢賊之小人厥罪斷斷乎不可追矣由是論之雲長爲漢室而死實繫綱常之大其直在我其曲在彼較然若判黑白焉是以身雖賚志以歿而其理則未嘗不存其氣則未嘗不伸也凝而爲精英上與列宿爭光洋洋乎發見昭著一有感觸必以其類而應不爽毫釐此血食所以徧天下及後世使人奔走奉承之不暇而徽名美號勿替益隆殆將與天地齊其終始而後已雖然此實上帝扶世立教之意不然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後世矣遼之有廟已載前人之記後百餘年爲大明成化壬辰河東之蒲實雲長所生之鄉被其風至今人多好義有張訓者客於遼率其同志之士若干人哀白金市銅鑄一鐘懸於廟俾守廟者昕夕撞之以致奉承之意遼人朱福信亦與有功焉張訓又將幣懇祈余文以記其事且白於巡按監察御史王衡分守副總兵韓斌分巡僉憲張珩及都指揮使劉英僉事傅海李贊將刊諸麗牲

之石以圖不朽予寡陋不足以知雲長竊有激於心遂考摭史傳併叙其可書之事而已意發其所未發如右亦欲因之以聲大義警姦邪云爾鐘以斤計凡五百創始於是年五月一日告成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施金人并其數具列於碑陰明成化癸巳三月遼東行太僕寺少卿 章瑄撰

關帝廟重建東殿碑記

清傳臚 王爾烈 瑤峯

遼郡城西關忠義廟爲一郡之勝廟之東殿奉張桓侯之神乾隆乙未歲毀於火今晉人趙大智等捐貲修之丙申八月工竣神像奕然輪奐一新請記於余余竊維關聖廟貌徧天下而張桓侯所在皆配享鮮有別爲立廟者豈侯之英名蓋世誼篤忠貞不足以南面而享血食哉蓋生則相依歿則相從精誠所結人皆知之故祀之者必從其志也史稱侯雄壯威猛爲萬人敵當漢季羣雄並起之時豈不能獨據一方而困頓流離惟忠義之是守百折不回此豈得徒以武勇目之歟志雖未就而無慚於漢室無虧於氣節天下後世雖婦人小子皆震其名是則足以廉頑立懦而廟貌血食之不絕矣而豈區區攀龍鱗附

驥尾以倖取名者哉余嘗過涿鹿經侯之故里則專祠在焉祠巍然踞高阜喬木參天下車敬謁幽徑凜凜但聞松柏吟嘯之聲瞻仰遺像不覺其膝之屈也既而思之侯之英靈戀故土而復復焉居此耶蓋鄉人崇奉之以爲桑梓光固亦宜然若侯之神則固死生一致惟是盡臣道盡弟道常依依於昭烈忠義之左右焉耳故配享者從其志也嗚呼世之恃勇自恣見利不顧義而氣誼不保其終者仰侯之德亦可以風矣殿舊址止五間今復如其制爰爲之記俾人知從來立廟之意且使董事者及捐貲之衆得鐫名於末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充四庫全書處纂修官并三通館纂修官乙未會試同考官
郡人王爾烈撰

關帝廟重建旗杆補修戲樓及各工碑記

前 人

古大人酬庸表德所重者禮樂而已矣故德厚而功崇則高牙大纛設檠戟施行馬等威自別非以耀目也禮不容以或輕也行則騶從鼓吹居則聲伎管絃生則笙歌以歡其燕享歿則佾舞以侑其俎豆非以娛目也樂不容以或廢也若 關忠義夫子生膺侯爵歿

而千百餘年尊崇比於帝王則禮樂之隆當何如哉顧朝廷祀典舉以春秋雖極禮樂之備而非其時則不舉以神不可瀆也而公之威靈在天下者所在之民水旱疾疫必禱焉無不思有以崇奉而娛樂之祭不拘其時則禮樂之出於流俗者蓋不容以禁之也故俳優侏儒雜優之戲不足以言樂也高幢繡旛仙佛之供不足以言禮也豈不有褻於夫子歟而行之所在皆然者亦見人心之尊崇正直而夫子之功德垂於萬世者有不容掩而已矣茲廟之有戲樓旗杆由來已久今晉人趙大智等從而新之又補修牌樓西山門及社房五間觀瞻益壯而時時相與瞻拜祈禱因以聚會歌舞亦酬庸表德之意爰記其事於石俾後之嗣而舉者有所觀焉

重修 關廟碑記

高登第

竊聞惟忠可以教忠惟義可以興義三代以後待人而起舞者蓋人同此心也故世之敬神明而第存邀福之心者則其敬必不誠亦以神之感人有未深者耳從來聰明正直而爲神既有建立於當時復足垂型於後世俾千秋奕禩欽敬之餘不敢以存褻瀆仰慕之

下不勝翹企芳徽若是之足以起後人敬者莫若關公之爲神也遼邑西門外舊有神廟一所歷晉唐以及我朝規模宏敞棟宇巍峨後世不廢增華禮瞻不替非忠可教忠義能興義以見人心之同乎會首白尙琳等因修葺之餘屬文於余余愧不能文第思 帝君之豐功偉烈義膽忠肝其載在方策傳諸談議者未有不起舞以爲人生之絕品也是以溯蜀漢以迄於今已歷二千餘年猶覺生氣凜凜昭人心目其所以啓後人之欽仰者爲何如耶故凡有可垂之名者必有可垂之法者也以壯繆之輸誠竭悃矢死靡他君臣在三代以上其可法者一也同德同心父事兄事恩情協一體之親其可法者二也身歷荆楚志吞吳魏心專漢室其可法者三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其可法者四也抑且誅奸伐佞崇正除邪不獨翊漢祚於三分直是正人心於萬禩其可法者五也凡人一有可法即足垂芳名於不朽報血食於無疆况壯繆之立心行事皎皎與日星河嶽同其輝光有不下千古啓人則倣之心者乎故徧乎寰宇廟貌維新作於前繼於後勤爲葺補俾永垂不朽後之瞻威靈而作興忠義者鼓舞於靡已愈以沐神庥於無暨矣重修

關帝廟兩配殿鐘鼓樓兩容舍碑記乾隆十七年原任直隸宣化府蔚州儒學訓導郡人高登第撰

重修陶官屯 關帝廟碑記

王爾烈

遼邑陶官屯 關帝廟其來已久茲於乾隆丙申歲因其舊而新之新之者人也正殿三間繚垣完具雖未能珠玉輝映亦足以妥神靈而伸祈報矣夫公之廟貌遍天下即窮鄉瘠土無不崇奉而俎豆之況此地人民富庶衍沃膏腴則其奉 公之神無替前人也固宜顧吾思之襄平桃花米甲於東都實此鄉所產朝廷取之以供陵廟棗盛則此鄉歲時祭享奉盛以告豐潔馨香蓋有加歟而 公當日者鎮撫久於荊州熟習風土荊州今湖廣地諺云湖廣熟天下足今舳舻相接歲供天庾皆與桃花米相伯仲雖此土非僧衣水田鳴榔飛鷺而平原繡壤纒經秋香倘亦 公所樂而安之者乎而要之不在是也蘇子曰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記曰古聖賢有功於民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 公浩然正氣充塞宇宙豈徒禦災捍患而已而人能相感以誠遂足以使

寒暑節風雨時則此土頻歌大有春秋報祀歲致豐潔豈無所至而然哉廟既落成請記於余敬書始末以畀之聊記歲月云爾

陶官屯 關帝廟始建配房碑記

前人

古之爲祠廟者正室以安神其東西序東西堂皆以藏祭器備行禮其實鼎俎具爛熟皆在門外兩塾以內蓋不敢爲室闔以備人之坐臥焉所以表敬也茲陶官屯 關帝廟舊址有正殿業經重新而人復捐貲爲配房幾間以爲歲時祭享會衆等潔治祭品之所蓋古者藏祭器之遺意歟而已與兩塾內不爲室闔者相戾何以表敬乎而抑知不然夫田家土鼓黃桴歛鬮飲蜡固非如清廟明堂之赫然以肅觀瞻也然向者茲廟止有正室獨吉行事一切粢盛犧牲皆露立以供之或寄辦他處既不無褻越而時或風雨偶作其喧雜於正室者蓋有不免則不敬莫大焉且巋然上臨者既已聳飛鳥革而兩側乃無羽翼觀瞻亦殊未肅自村人修爲配房則神御高踞乎穆清祭物不來於葭屋和風甘雨清塵而無害雲合星拱交映而可觀於以奉神靈致誠敬蓋與不爲室闔者異制而同意豈有

相戾者乎且茲廟所祀者 關帝也又非若吹豳飲蜡而已今在郡邑中者官修祠廟皆有潔事之所則此舉亦有所稟承非以意爲之也而在此地爲創始以補前此所闕不可以不記也於是書之使上石焉

重修文昌祠碑記

安徽舉人 夏思怙

文昌星象也星明則國主文治前史詳之矣夫所謂文治者非專言文治而已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人文者大而五常細而百行秩然有序粲然有章上自朝廷下逮鄉黨彬彬郁郁世底隆平此觀象於天而有以知人事之所應也乃載在春秋祀典者梓潼尊名傳之已久蓋在天爲星在人爲神正直聰明上應列宿因以文昌帝君之號尊之凡通都大邑以及州里家塾莫不敬禮焉而爲之獻享良以操司祿司命之柄即以具轉移風化之權故奉祀必立廟立廟必設像心之誠懇對越益加其靈爽有不藉是以式憑乎遼陽爲本朝發祥之地重熙累洽化及寰區膺圖籙則文運聿新也息車甲則文德廣被也因革損益則文教大興也颺拜賡歌則文風丕著也天象昭垂輝增六宿士生於此

涵泳聖澤發明盛業由是人文炳蔚用答帝君之靈貺棟宇几筵間齋明盛服以承祭祀禮固然矣然自立廟以來多歷年所旁風上雨金碧韜光州之明經王君東臯君炤暨胞弟例封文林郎廷翰君議者於謁廟之次述其先人誥封奉直大夫正儒世芳公在世之日州之文武兩夫子廟及橋梁道路無不修舉廢墜遂慨然曰帝君廟宇勢就傾頽向承先志已修城隍廟矣此事非我輩責乎於是首任厥事先捐修造之貲並勸闔州士民醵金集事廷翰乃命其嗣君癸卯孝廉德謙親爲董理閱歲而葺其事除士民樂輸另刊外若東臯與廷翰二君承先志而合衆力者要皆所以妥帝君之靈而即爲後來者立之規也是爲記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穀旦甲午科舉人安徽銅陵夏思恬撰

重修魁星樓碑記

李鶴年

考之星經奎十六星環繞天子之府庫史記天官書云奎曰封豕爲溝瀆以明爲吉於文教無與焉惟漢書天文志北斗七星平旦建者斗魁海岱以北斗也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北斗自一至四謂之魁其第一星曰天魁第二星曰從魁又天官書斗魁

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天皇會通文昌位於斗之上。欲明文命敷於四海。法文昌也。陳琳大荒賦攝提運杓文昌承魁。由此言之。祀文昌者必奉北斗。奎則魁星。即斗魁非奎也。世俗之題奎光閣。奎星樓。均用奎者。誤矣。奉天府遼陽州地當盛京之南。爲國朝龍興之區。其象似斗魁。環衛北極。是以人文蔚起。前則靳文襄公勳業爛然。後則王瑤峰先生甲科高擢。其間之瑰奇輩出。不可勝記。洵成文明之邦焉。郡城東南隅。舊有魁星樓於咸豐九年。不戒於火。邑人士寶楚白韓陳侯王介堂承泰階楊英堂李耀庭陳東三王雨田諸君捐資倡勸。工用浩繁。無監修久未興。作有梁公半農者。素業農。最重讀書。起而任之。觸風雨犯寒暑。自備薪水鳩工庀材。不避勞怨。因舊樓之基。擴而大之。自同治七年興工。九年八月告竣。巍煥彪炳。不惟壯一時之觀瞻。並可兆他年之科第。斯舉也。在梁公原爲急公好義。非求表著於異時。而後之觀斯樓之崇宏。欣文風之日上者。尙無忘其艱苦勞瘁也。友人農部李月卿居斯樓。鄉親見其成功。丐余爲文以記。余不揣鄙陋。謹述其顛末云。同

治九年李鶴年撰

第二次重修魁星樓記

縣知事胡永年松喬

遼陽古爲大郡雖僻處河陬而其地山川奇麗土地衍沃人才代出政教斐然可觀近則地當孔道舟車便捷新學輸入文化更駸駸乎日上矣治城東南隅舊有魁星樓一所巍然翼然勢凌霄漢顧以歲久失修將就傾圮邦人士蠶然憂之庚申冬余來宰斯邑越歲辛酉春邑紳李君荊璞帥君子掄于君祥軒李君儀亭王君彬卿朱君桂五春君鏡泉錢君述古趙君輔宸劉君華國張君星南齊君蓬閣韋君秀實劉君宣三張君文軒郭君秀川相約走而來告曰邑人之欲修斯樓也久矣第絀於歛曩者吾儕爲日人籌備鑛務事後日人以四千金酬之吾儕義不受蓋以爲斯樓之助乎余曰善夫魁者上列星宿主持文運在昔科名時代奉祀惟謹今雖代異時遷然人心不可不有以維繫之斯文之不可一日墜廢固歷久而無變者是時斯樓之修也又烏可緩矧諸君捐鉅金急公義行誼尤有足多者耶爰定由張君文軒郭君秀川審君愚忱董其事以修之鳩工庀材越四閱月而落成崇傑偉瑰輪奐一新以視向之頽殘彫敝誠未可以同日語葦路籃縷余固未敢

居其功而邑紳苦心孤詣慘淡經營要有未可泯沒者謹述崖略以告來者 民國十年
署遼陽縣知事遼西胡永年撰文

前吉林綏遠知州舉人春瀨書

勅建遼陽天王寺重修碑記

明進十周 正

前人有欲爲之志而未遂後人勉循以就之者謂之善繼前人有已爲之事而未宏後人
力行以成之者謂之善述蓋不作之於前後無所述不爲之於後前無所傳比天王寺住
持寧公雪窗可謂空門中之善繼善述者也天王寺乃遼之名刹結於城西南隅翬立原
委前教授天台郡公允瞻記之詳矣不俟余言之贅也然茲寺歷年既久不無彫敝之漸
主山雪窗者實傳鐵釘禪師之衣鉢志精戒嚴克苦梵行念累世營葺之勤慨然以起廢
自任廣募衆緣鳩市材木維時欽差鎮守遼東右參將都督劉公端首捐俸助工欣然作
倡旣而劉公還朝時則欽差鎮守遼東副總兵韓公斌益捐資勸諭以感動之以致盈城
之人星馳蟻赴不約而同繕修經營陶堅斧良凡衆木腐且撓者皆以真材代之壞於上

者則撤而瓦之剝於下者則除而甃之漫漶於其間者則塗墍而丹堊之凡故構之委靡者莫不更張而恢大之杉楹松桷孔曼且碩藻棟文檜金碧交映諸佛像設則益增其光輝護法善神則重繪於廡壁山門有嚴寮舍咸秩化舊爲新爛然炫目所以然者非以爲觀美計也實維我國家祝鞏皇圖保寧疆土陶淑人心之大計也始工於天順庚辰而迄於成化庚寅旣襄事以碑志之原夫金仙氏之教自入中國以來凡遐陬僻壤莫不建寺以尊奉之然能起大工聚衆材率皆世之王公有宏力專勢者爲之至若其人能堅苦遲久積衆力於□□之微而後有成績焉若雪窗精修苦志不辭勞役如此信爲能世其業不墜祖風者矣矧加以劉韓二公後先作興之勤以故事功之就輪奐光華有如是也後之人有同志於雪窗者尙其修葺而鑒之哉成化七年龍集辛卯夏四月吉日立 奉訓大夫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郎周正撰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胡琛篆額 承德郎刑部陝西清吏司邱霽書丹 按遼東志載天王寺在定遼左衛治西廣東進士王儼正德間忤逆瑾謫遼東僑居天王寺寺在今城內西南隅回回營舊址無存民國十五年春

土人掘土得此全碑及碑座移碑於魁星樓下

重興首山文殊碑記

僧寶林

竊惟靈山提密旨獨有迦葉親聞少林傳秘訣惟許神光擔荷印受世系由是彌彰天下名山僧占者多夫首山者去襄平郡西一十五里峯巒聳翠昂然峭拔迥出於雲霞之表按遼陽八景圖云首山樵唱舊云手山擎月真東陞之勝槩也距其趾逶迤而東可二里許隆然復起一峯上銳下廣不欹不側平衍爽塹有寺曰文殊碑湮無考古老相傳云基於有唐之初屢遭兵燹殿廡皆廢有頭陀僧繼順因睹山水之佳披榛拾礫縛茅以居不數載間殿堂像設稍具僧徒漸衆天順辛巳有喜通禪師孤標拔俗積行薰心禪餘之暇歷覽山川之勝過而奇焉駐錫掛簷顧其背陰向陽岡巒迴合風氣攸聚泉甘土腴心悅而好之遂起終身之志創別業以居焉深懼後來懵然無考欲鑿石以記之垂諸不朽致仕戶侯李福明篤信佛乘同發誠心慨捨原礪美碣一座用協厥志上人遂懷香造水蓮洞扣無機子徵文以誌之惜予之荒陋不足以發揚之住師不憚遠訪愛瞻情濃再辭讓

以弗獲聊濡毫而還請嗚呼去聖時遙魔強法弱如師者真季世之光明幢也久歷江湖飽叅知識所至名山古刹必罄囊資興廢起做造銅像豎穹碑安禪接衆濟物利生雖年逾耆而志愈固未嘗一時怠惰予故賢而書之以詔將來所願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邊境清寧雨暘時若十方施主福慧莊嚴大地含靈均沾樂利者是爲記
明天順六年歲次壬午五月吉日立 雲巖洞觀音寺住持寶林行榮撰 欽差鎮守
遼東右叅將都督僉事劉端 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巫瑛 耿和 指揮王鏞 衛
鎮撫哈祥

新建龍泉後堂碑記

在龍泉寺後殿前

明金良鄉

千山遼左名山勝地也距襄平南五十里許山有五寺而寺有額學佛者每據焉茲龍泉寺與祖越寺拱接雄峙亦五寺之一也其名義不知創始何代傳者謂起於唐唐人古蹟屹立山頂非人所能到而龍泉寺因名焉然寺在山谷險絕處遊覽者必緣峻躡巔始得而至步里許漸入佳境及至石門而石峭立中開一竇天造地設觀者必由此而入侍御

胡公題曰龍泉洞天盛公題曰漱瓊鐫字於側至此境漸高回視前歷諸峯皆在其下矣近至金剛殿過禪堂抵佛殿見泉水流出而石門又在下矣由殿後北向盤折而上梯磴雲級始至古羅漢洞青峯削壁高廣百仞盛公復題曰吐符應生至此則佛殿益下矣登臨至是渺然天高而地迴蓋不知身在何境也其奇特何如哉顧以羅漢洞出於力贊時久傾廢竟莫能起之者寺僧宗蓋號泉峯祖籍蓋平之宦族續昇僧之弟子率同志住持惠鎮及伊徒惠真惠聰等募粟鳩工始改剎如來堂三間堂東禪室一區堂左即龍泉之經流因以資汲堂西齋居一所即開小扉以通樵採室前巨松數株如虬龍蟠曲前分守嵎陽許公賞其景嘉其志助資以起圍垣遂成偉觀自嘉靖戊午歲抵嘉靖甲子年斯役告成予鄉張君文成號千峯素喜此僧言行篤實願近儒行適值落成屬予記以垂不朽予謂地以人勝幸蒙諸公題詠及國志所載則山川草木亦生輝光予何能文辭之弗獲予贊言曰名山勝水流峙鎮定儲秀生賢福國有在自古迄今斯堂始成固氣數之有待亦勝地之不可磨也況此構立之初歲比不登獨斯堂施財用力悉淨人心非有德行曷

可致斯且茲寺廊宇盡皆修飾煥然可觀兩廂僧廡賴以有成其功如此有不可不書者也因綴此言俾良工鑄諸珉石用爲悠遠修葺者勸是爲記 隆慶五年歲次辛未冬十月上旬吉日立 都司後學生古襄平雲台金良鄉撰文 雙峯陳大通篆額 巽宇姚繼孝書丹

新建龍泉寺東庵記

碑在龍泉寺藏經閣後

明王東文

龍泉寺其來遠矣其山隱而險其峯秀而奇其風景雲物莫可方擬殆絕勝之境界清幽之梵宇也自非身世有緣胡得託身茲地闢修真之門戶成印證之果行哉雲峯舊居殿廊下潛心大道久矣謂禪寂爲入靜之關而澄神爲蘊照之訣覽勝於此遂快心焉意深哉此庵之剏也夫豈徒爲兀居獨處自適自便計哉築室二間西爲佛堂東則爲禪舍爲香積周圍上下有松數株雜卉芬芳蒼翠盈眸了無塵障誠葆真攝神之妙境也功經始於萬曆癸巳之春越五載而丁酉歲告成焉因屬予記予因喟然嘆曰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第非常之境在在皆有而非非常之人則不易得當此庵之未剏也代不乏

人祇見林木森聳禽鳥飛鳴塊然片石而已煙雲不能爲吾翳嵐靄不能爲吾障誰則識之今則山靈有主羣彙有依凌霄絕峭之峯與出塵拔萃之行兩相宜而兩相值其天然之會非偶然也雲峯其與茲境有緣乎茲境其與雲峯有待乎龍泉之勝槩其得此益增佳致乎雲峯諱惠文字德顯俗姓陳氏遼陽左衛官族之裔其徒皈依者甚衆予因又幸繼雲峯後者不患無人焉云爾 萬曆二十五年歲 丁酉夏四月吉旦 都庠清吾希夷甫王東文撰文 中霄爲章甫宋文魁書丹

火神廟碑記

明按察副使 徐景嵩

遼陽城西有廟曰火神按治永樂五年立以祠火神者火神之名絕不經見禮記月令云孟夏其神祝融後世謂祝融爲火神其說本此不知月令以夏盛德在火而祝融火正黎也故祀以主夏非謂祝融爲火神又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而唐韓愈氏嘗取其說以紀南海當必有據則祝融非火神主名可知矣又左傳云鄭將火子產使祝史禳於玄冥回祿杜預云玄冥水神回祿火神以余考之子產與預俱失也玄冥水正強名曰水

神猶之可也彼回祿何物詎知其爲火神而遽禳之乎其說尤爲不根以此謂祝融與回祿爲火神者皆不可信大抵古者五行各有官生能修其業者死皆配食五行祀爲專神如勾龍爲社周棄爲稷之類是已然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特其佐享非專祭也以二神例之則火神當如土穀自專一祭而以黎爲配名實斯不謬矣方今火神徧海內較其名位功德疑不在土穀諸神下顧祀典所載僅得列於五祀之一而以竈主之其禮已略而世以怪神淫祠訾之噫瀆亦甚矣獨其炎威揮霍時之矯枉過直者見其祠廟之盛崇奉之廣又往往出禍福以驚動生人而世之聚廬而處者莫敢不駿奔執豆以時謁欸廟下可謂靈也已足爲廟也且壞且葺屢矣今年春鄉人行禮王君鏗復出白金若干兩願易廟之圯桷腐瓦而屬土人熊君來舞司其力凡兩月而工告成僉謂不可使後來者不知有茲役遂來乞碑余因論其事並作迎享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祀焉王君字聲宏通書熊君字克振通春秋故其尙義如此其詞曰桂棟兮蘭櫨辛夷楣兮節山椽藻難百草兮成宇族神兮來下日吉兮特良擊鼓兮吹簧紛拜舞兮滿堂神之來兮戾止火旗燁燁兮

旖旎躒我階兮坐我几神既留兮弭節牲正肥兮酒甚冽聊逍遙兮容與爨連蹇兮胥悅
風颯颯兮神將歸整采駕兮鞭赤螭向南交兮載馳望神不見兮中心悵而惟神兮職火
願神兮福我神降福兮曷其有終千秋萬歲兮廟食無窮

遼陽鄉賢祠記

郡所在祠鄉賢于學宮勵來學也遼故爲郡顧獨無祠非缺典歟正德戊寅秋監察御史
鳳陽高公鉞奉命按遼下車即垂意此舉值邊務方殷乃不果越今年己卯百度就緒人
吏用和自春徂夏膏雨以時公乃按志漢得三人流寓二人北海管氏寧平原王氏烈襄
平一人河內太守李氏敏國朝三人遼陽二人萬全儒學訓導張氏昇河南道監察御史
胡氏深義州一人戶科給事中賀氏欽論功與德咸應祭法諸其不與是列者俟論定而
後入懼泛及也旣已乃用前分守參議睢陽蔡君天佑議迺以遼左書院之十賢堂改祀
諸賢迺以十賢移祀於中堂蓋即寓祠於學之意也於是分守參政王君炫暨太僕寺丞
束鹿楊君睿協力同懷樂成休美凡屋宇之欹墜者階級之傾圯者戶牖之破缺者治之

則己力不重勞財不重費人兩便之祠既成二公乃以公命命某爲記辭之不得因竊歎夫諸賢之生之不幸也又歎夫諸賢之不幸乃有大幸也以諸賢之功之德生於鄒魯宋衛諸郡將必與顏之仁仲之勇游夏之文學同不泯矣不幸棄置是鄉淪於榛莽高風峻節下同凡人往來過者付之太息而公於案牘倥偬之際獨能尊而事之以風示吾人俾巍然靈光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歲時薦奠敬恭登降如先聖先師詎可不謂大幸乎雖然諸賢在天之靈固不以祠之有無爲幸不幸然今世之士大夫之宦游吾鄉及吾鄉之士大夫之尙友古人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嚮往也繼自今苟有登諸賢之堂者惕然曰某也可師某也可友拜其位則想見其人聞其風則思齊其美雖或不謂之諸賢之徒吾不信也反是則自暴自棄而已矣而亦何顏於諸賢哉故曰勵來學也嘗考吾遼地方自秦漢以來率爲郡縣我聖祖酌古立法乃以衛所易之一時武備雄於三邊亦旣效矣及觀學校之教俎豆之習科第之盛無異郡縣容或過焉乃知聖祖睿意所寓蓋不專於武且將借文事以固吾圉也然則是祠之設豈曰小補之哉是爲記

褒功祠碑記

明翰林學士唐 皋

遼陽城西去未五里許有祠曰褒功故鎮國將軍遼東副總兵韓公斌之祠也公以武蔭自指揮使膺受鉞分闔之寄屢樹邊功有遺澤於遼人卒凡若干年遼人不能忘乃述公所建立之功陳之當道疏之於朝下禮官議遂檄實以聞乃勅有司建祠賜額褒功春秋脩饗蓋至於今又十越暑寒矣乃正德辛巳冬今上皇帝嗣位改元詔告海內及諸藩國余因備使朝鮮取道遼左晉謁祠下顧瞻屋壁皆繪公戰伐之事徘徊嗟歎安得起公九原與之上下邊議爲柄兵者之一助也弭節間公之子建昌守轍過予請爲褒功祠記且曰先人之功具載信史藏之秘府粹不可得而考也報功享祀恩至渥矣非假一言以鑱諸石以詔後人不將寢遠寢微而跡幾於熄乎轍抱此志久而未遂茲幸使過吾土此天與之便也其敢以煩執事予謝不敏畢使還至遼建昌復申前請時予同年侍御湯泉楊子按治東土風節凜然而獨於鄉賢每加之意以昭激勸爲之贊說甚力遂不果辭按傳公之先山後興州人祖福原國初猶隸尺籍考春始事文廟以從征伐累官至東勝衛指

揮使公生三歲而失所怙年十有六而補蔭視衛篆藉藉有聲既而充裨將提偏師衝鋒破陣所至克捷若解團山之圍奏八塔之俘潰定邊之重圍奮清河之搗巢連長營興中之勝至於臥古城之雪懸清河之賞逸靉陽之騎趨二舍之急納管尺八之降壁黑松林之守蓋皆畫出制變冒危履險出萬死於一生以造此汗馬之勞其行陣之功如此又受備禦之寄持副將之節若守寧遠守義州分延綏遼陽之闔以謀則審以守則固以撫則順以戰則克金帛不足賞其勞饒歌不足頌其美其邊鎮之功如此而又能相地勢之阨塞迹胡寇之出沒長顧遠慮爲之奏設東州以至靉陽湯站以至甜水諸營堡凡千餘里斬伐林木修築牆垣增立墩臺填實軍伍平斥道路勸督屯種使黠虜無所施其謀邊人得以享其利其開拓之功又如此夫人臣之事功固先定其志以自樹立凡以求盡職業而已初豈邀目前之譽而希身後之寵哉然功懋於身而加於民者甚衆迹著於今而垂於後者無窮則人心若何而不積其感國典又若何而不崇其報也耶若公之功予以爲得於行陣者猶曰一時之勞也其成於開拓以遺後來之利雖謂之百世可也今夫士者

之行繫重一鄉猶獲祭於其社而况近者有功於一時遠者有功於百世如公者所宜深念而嘉錄之也此人心之所歆動而享祀典於弗替者歟雖然往者來之轍也後者前之續也上者下之表也公之功固足昭往轍以固來者之守使非真能利今而善後亦奚感人之深而國家之令典尤未有不本之羣情而濫及之也公雖謝世而遺德在人合口陳詞爲崇報之舉無間遠邇廷議因俯從之而公之大名遂以不朽文纓武弁所以立身斯其律令也後來者居公之位膺公之任豈可不勵公之志懋公之功以圖榮譽於無窮也哉茲固先朝樹祠賜額之深恩勸功賞善之微意已故曰下之表也是爲記

石塘曾公生祠記

明浮梁盧瓊

君子之道有三正志定畧仁及衆也書曰艱大考翼不可征定亂難也而况倉卒之變乎維忠以正志耳又曰倚乃身迂乃心安民難也而况遠邇一致乎維智以定略耳又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民懷難也而况久思乎維仁以及衆耳三者有一焉皆足以樹勳建名而况兼之乎此遼之人所以生祀曾公也公代巡茲土遼陽戍卒以撫臣革之貞厲群兇

者蟬集爲亂登陴閉門渙無統紀公時自南衛聞變單騎入城諭之禍福衆心以定蓋示包荒用憑河緩窮追之噉散吠聲之黨焉耳乃上疏曰羣兇干紀保無他志願寬斧鉞以開其悔制曰可旣而廣寧撫順相繼以逞公密布而陰偵之無測識者三城首惡同日而俘蓋釋壯頰受濡愠將欲刑故宥過始終無咎焉耳復上疏曰倡爲亂略止此數夫願宥其餘以安反側制曰可夫以數百里之亂起於一旦聲色不動而東顧之憂以紓非忠以正志乎先是羽檄旁午朝議咸拂或謂此而不討恐釀藩鎮之亂公曰否非淮西澤潞比也或謂遣使招安且覘競練公曰否非淳化西州比也以是鋒鏑之禍息而疆境賴以全活者不啻千萬計供億之費省而公私賴以不困者亦不啻千萬計以東人震驚仰望之私談笑而揮之使背帖於席非智以定略乎寧遠遼之咽喉東西絡繹晝夜不息苟舉措一失受禍比他衛尤劇征討則有毀體裂肢逃山逾海之患遵使則有負曳鞭撻鬻產市嬰之憂今耕而食者曰公食之也織而衣者曰公衣之也父指其子祖指其孫曰公活之也非仁以及衆乎其師生父老相率而籲於守備陸繼宗備禦袁東暘鳩木礮石立祠於

學宮之西偏貌公之像而徵之於瓊或問曰生祠古與曰古也禮也義也公憫無辜之民橫罹斲斫不計生死禍福以身任之力請於朝而得免議民受公之恩非直欲旦暮見公之容而欲使其子若孫皆知所自禮以義起古之道也晉文潞公澤及天下洛人生祀於資聖院張文定弭盜一方蜀人圖像於益遼之禍起於倉卒深淺成敗不可測而文定自外入又得伸縮自由公視之大難也而公才望日隆安知不爲潞公平公諱銑揚州人石塘其號也

重修余忠宣公祠記

八旗文經

斬 輔紫垣

從來忠義之氣上貫日星下鍾河嶽非細故也是以聿追大節者必崇廟貌而禋祀之豈僅曰報此孤臣哉蓋秉彝之良人所固有苟以對越往哲而於瞻拜肅將之下輒多鼓動拔起則禋祀之喬皇正所以維人心培風教也皖固古舒州地自漢以來名賢之洩節茲土者未易更僕數逮有元忠宣余公以敦詩說禮之儒膺鎖鑰折衝之寄且當劇寇蜂起勢若鼎沸公乃嬰孤城僅聯民兵數千大小三百餘戰每出其神智以摧敵鋒無不愕眙

敗遁者嗚呼偉哉且詹儲朽然庚癸罔諸公又率凋疲之衆耔穫荊棘中即脫粟饗士士無不敵愾一當百者尤憂憂稱難焉及歷閱六載江淮鱗雉皆解甲應賊於是蟻附日益夥城中餉盡矢竭而陷公慷慨罵賊自刎賊義而瘞之嗚呼烈矣哉說者以公之奇略純忠雖史乘不概見謂惟睢陽張中丞可與頡頏者旨哉言乎及公既自靖而夫人蔣氏復率其子女視死如歸且一時麾下憤激自殺者亦千餘人則又蹤追岳鄂而氣軼田橫矣嗚呼異哉予撫皖六載每公餘按行公壁壘遺址慨然想見其爲人輒低徊留之不忍去於是考公廟祀之典實載於皖志邇自元至正以迄於今歷三百餘年勿替皖人士多悲歌感慨者皆公遺澤也乃閱時既久榱桷丹雘不無風雨飄搖者予念公忠義之氣既與日星河嶽同其奠麗豈必以廟貌之輪奐而後妥厥靈爽哉惟是人心之觀感實關俗尚之污隆夫以公廟貌嵯峨使肅容瞻拜者咸激昂而知所勸其有裨於風聲不大且遠耶於是檄皖郡劉守鳩工倡新之而好義桴應遂告竣於丁巳之季春劉守拂貞珉請予爲之記因灑筆而書之有如此

捐修張公祠碑記

趙祖昌式韓

公諱鼎鏞字芷生維揚真州人也以道光丙午孝廉咸安宮漢教習於咸豐三年就選來奉歷任承德錦縣蓋平海城寧遠昌圖各廳州縣所至聲藉藉政績昭然同治元年來蒞茲土下車伊始即整頓書院勤月課以振文風捐膏火以成寒畯不數年而遠近皆知向學其德化士林有如此者其時盜風已熾公捐廉募勇分路校緝購眼線以覘賊踪查保甲以清盜藪卒使奸宄淨盡邪匪一空其除莠安良有如此者同治五年賊匪犯境人心惶恐一日數驚公日夜露宿城上與民勇同甘苦賊遂繞道而遁城賴以存其知兵捍患有如此者公精於折獄不株累亦不苛求然懲健訟抑豪強務求事理得平農商安業每疫癘流行及隆冬之際衣粥方藥隨量施捨貧病各資生活六年升任邑民遮道餞送併赴省懇留雖未蒙俯准而望公再來之思久而不衰迨光緒元年冬聞公卒於省厲州民哀悼赴省弔奠者絡繹不絕其實惠感人有如此者凡此循良實績爲歷任州尊所未有故捐建專祠俾垂久遠以誌不忘大德云爾 光緒六年菊月穀旦闔郡士紳商公立

東京新建彌陀寺碑記

粵自佛教流入東土不知閱幾帝幾王經幾聖幾賢尊崇則有之絕滅則未也人有善念對如來則翻然動所謂有種之良一觸即惺有惡念對如來則赧然愧所謂未泯之真一剝即復蓋含靈者孰無佛性况今上仁恩惠政乃大慈大悲之主而孔王又菩提其身明鏡其心哉按孔王諱有德恭順其封號也昔王爲知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叨寵榮於北闕作藩翰於東京實我太祖定鼎之區人臣何幸獲守茲土伊誰之恩九重之賜也伊誰之佑三寶之力也是以孔王同信官人等奮然發心先捐已資次募十方貴官檀越士庶英賢善信男女百工暨此共建彌陀禪寺中起雄殿設供如來聖像竹苞松茂鳥革翬飛極一時之工焉前有天王殿後有華嚴堂其中菩薩地藏羅漢□□伽藍祖師各有殿宇又設禪室僧舍以集雲堂聽經偈之朗朗聞鐘鼓之鏘鏘蒲團能生貝葉木魚可墜天花喜太平之有象樂聖德之無私孔王之善根亦夙具矣哉出迷入悟在此舉昨非今是在此舉如菩提之樹昔搖動而今栽培如明鏡之臺昔塵埃而今拂拭一歸正果萬孽全消總

之心□□□□遠也叙王之時勢叙王之知遇叙王建寺之由碑記以示不朽銘曰
神祖創基于遼之陽千峰巖巖岱水湯湯巖巖之峯堪對靈山之一掬放之彌大湯湯之
水可比法海逝者如斯慈航未改佛法無疆忻動孔王蓮台燦爛金碧輝煌□□□□
建梵宮自有靈助我后大業早就于萬斯載而藏而壽庇我蒸民遊□飲醇太和在宇皇
度維新佛力君恩並自難酬天高地厚懷抱悠悠永享茅土永守藩職奉揚王休請觀斯
石功德主信恭順王孔有德 懷順王耿仲明 智順王尙可喜 秘書院大學士樂郊
范文程 大清崇德六年歲在辛巳吉旦

新建龍王廟碑記

遼陽東南四十里牡丹寨三面隆山惟南有川名曰湯河外林內坦風景幽雅山明水秀
賴河潤而地肥沃人傑地靈皆向善而資饒足樂義以施有上古之餘風衆善韓真誠等
感河潤之恩即勗建廟一座號曰靈感龍王廟虔誠卜基以壯威力勿募化他方惟捐捨
已財率衆苦修不日告成乃曰默助立廟之後荷蒙神佑暘雨時若年豐歲稔里無愁嘆

之聲吏無追呼之擾一方富庶感仰神恩衆議立碑以書神德遍覓未獲日夜焦思每秉如左之誠沐浴以格神明陡然於庚辰年孟夏月本河中流湧出碑一座方圓中正誠如天造生成眞千古一奇觀也是爲非常之祥瑞矣方見靈威顯賜誠可謂神從人願始信乎吉人天相不勞力而自天成也四方懽聲並作遠近景仰莫名羣蒙益潤善心愈堅衆善等謁余爲文以垂不朽云爾 大清崇德五年歲次庚辰孟秋上元吉旦

大喇嘛塔碑記

蓋聞帝王之興有教化以鼓動遠人其遠人之識命投誠者亦與之並垂不朽焉當太祖創業之初聞北邊蒙古有大喇嘛三聘交加腆儀優待遣往之情既摯來歸之志益敦率一千家撒哈拉兒辭蒙古貝子幡然越數千里而至止也可謂得氣數之先幾者矣是用褒嘉賜之莊田給之使命恩養未幾竟入遼槃太宗即位謂是經先帝所寵榮者命瘞骸骨建塔其上設僧監守供陳香果歷有歲年今雨水漲泛塔根剝落是應及時修整爰命司空庀材鳩工俾爾堅固豎立石碑永永不磨庶昭朕仰體先皇篤厚遠人至意云爾

順治十五年七月十七日立

移建河洪堡安寧寺碑記序

進士蔡毓榮仁菴

且以空色不判西域精旨也烏用建造爲哉至我東土則弗然矣刹不建立則後世者無所皈依不圖造則志善者無所依是以利像自古傳今洵莫能廢也茲有遼陽州北河洪堡安寧寺創自前代雖由何老非我太宗文皇帝錫命重建則古刹無所存而奕世無所繼是扶古起今咸我太宗之所致歟既而於辛丑歲利像隕籜凡我遼左不勝仰茲而嘆曰如此大功非大德者無以倡其工如此繁工非等衆者亦無以襄其成正在傷感之際迺有京都副都統宜虔心倍隆廣發善念率領等衆移修寺於鎮之東北三載之餘院宇已修望像已立而斯事告成庶以今之聖像供于古刹以奉聖像今而後刹云古刹亦由今矣以今而視之於古古有何老以後而視之於今今有宜公故曰今猶古也古猶今也古今雖云並烈又孰非我國家重建之所致哉不然鮮克有終也是爲序 始建主何雲虎 功德主信官副都統宜思孝 次修功德主劉秉敦王可種張國卿等 當家僧

玄覆都管僧信德 賜進士及第內秘書院學士蔡毓榮 薰沐拜撰 大清康熙歲次

辛亥孟秋月吉日立

按此文決非廬山真面姑存之耳

重修龍泉寺碑記

清貢士王之臣

千山勝境由來尙矣其中方塘曲榭古寺名菴神會聖境難以盡述自襄平蜿蜒而來六十里許大寺有五龍泉與祖越相雄峙乃五寺之一也遠接長白近挹巫閭南臨滄海西遶遼河千峯逶迤而聳翠泉水曲折而流清勝景奇觀隨處留結真勝地靈爽之所鍾萃也遊行山上考古遺跡摩看殘碑始知唐人以上都會即以此稱雄浮屠先於此著盛緣峻躡巔躋如來堂見吐符應生懸刻於巉壁之上漱瓊二字勒銘於石門之側地勢嵯峨殿宇幽邃諸峰羅列松柏崢嶸可謂遼左保障萬姓之旃幪也寺之創建歷有年所觀其風雨摧殘荆棘滿庭魑魅棲壁棟宇傾欹瞻禮之下不無昔盛今衰之嘆自我先皇定鼎於茲蕩平海宇好善作福之信士從而修葺之者非無其人數十年來又淪於傾頽凋殘之下矣於今幸有山西老僧師果捐重資而庀材本寺僧人師祥傳法等施廣田而鳩工

且誠叩十方苦募信善經營而從新之由是敬者整黑者丹金其像莊其容但見各方信善瞻依申誠絡繹不絕謂非名地之靈爽仙境之佳勝應王氣而昭感者乎不第興感一方前王曾駐蹕幽客幾埋頭即往來仕宦長者客旅經商遊觀於其上因地感興無不寓其樂善修德之思奚止供佛諷經而已哉今大殿兩廊天王殿經閣工竣屬文於余勒諸貞珉此亦欲悠遠勸修後人之至意也爰泚筆而爲之記 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孟夏穀旦 遼陽州戊子科貢士王之臣撰書 奉直大夫加二級知遼陽事王瀚吏目魏顯謨 遼陽城守尉陳保 遼陽州儒學生員尤加甲篆額

蓮花寺孟蘭會碑記

劉希俊

孟蘭會之設海內所在多有我遼陽喇嘛園蓮花寺會首樂捐資財盛作釋事踵而行之恐其善念有衰致因果不終請序刊石以誌焉予以不善屬文且不解釋典爲辭不獲已詢其故於衆有云孟蘭之名相傳出帝藏故事後人之超度本此會首等緣佛事之舊爲醮薦之舉藉益玄妙經聲佛號齊宣施食俾超三界亡靈十方孤魂均飽法食出阿鼻而

登覺路同分佛光免苦海而入福堂聞其言事屬虛無說涉邈茫未知其果有與否因思人之見聞有殊幽冥之理無二幽之道雖隱明之道甚顯鬼之事難測人之事可知爵賞加於君子刑戮及於小人勸懲故爲人主之大權三界超生善類地獄禁錮奸徒彰輝或亦冥司之定柄雖禮文載寬宥之條尙書有肆眚之語而罪重難追案成不改未必因爲請祈隨爾開釋此亦可以明而信幽以人而測鬼者也但天地之大德曰生考初秋之望在王制有赦孤之典中元之會在地官爲赦罪之辰無非欲生機不息仁恩廣暨斯舉也超其罪愆泯其沈劫幽冥出於一視人鬼引爲同體是亦體天之意而好生念切廣王之德而仁心爲質故即其事之不可考其善念自不可沒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予非君子未始不樂嘉其善而成其美且諸君由是知人世之善行有顯於此大於此當無不奮興而爲之於不倦已因其請序是以爲記 雍正十年歲次仲秋立 三韓劉希俊撰

重修蓮花寺碑記

遼陽城南一里之遙舊建蓮花寺塑地藏王菩薩如來佛觀世音菩薩聖像誠以三聖代

天宣化慈祥補造物之生成助君布和德澤普盛朝之雨露禍淫福善靜體無爲雖不孝不悌反常亂彝之子一聞三聖之威靈莫不懾其志而夢寐驚若雷霆三聖之威靈何其赫而庇佑何遠哉乃所庇者在一方究不能自新其廟貌所佑者遍天下究不能自整其堂階則是庇佑乎人者重以周而庇乎己者輕以約也

許文德
洪朝寬

等目擊心傷不忍坐視缺者

補廢者葺由是貌廟復新堂階再整庶幾遠近瞻拜者緣像驚心而遷善改過之心勃然而興則三聖之威靈愈赫而庇佑愈遠矣嗟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有同志者嗣而修之縱飄搖風雨無虞爽塏之更而丹牖桷楹大壯值宮之色期三聖之威靈與天地並垂永久云 大清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閏九月吉立

河洪堡安寧寺補修碑文

河洪堡即河工堡

清附生
佟朝輔

蓋聞佛性圓明光映琉璃之色法身清淨花開菡萏之香拈青蓮於靈山會上化金粟於婆羅樹間玉季閣維珠留毘勒如河洪堡之有安寧寺其來也漸矣觀其形勢遠對千峯巖巖鬱然有駕月凌雲之異近顧三津湯湯儼乎若蛟騰魚躍之思雖肇興於何老實繼

起於宜公殿宇梵舍巍煥輪奇刹像莊嚴神靈赫赫第代遠年延綢繆未暇風雨相侵梁棟摧頽像封埃塵展拜幾掩慧光之照經結蛛網誦課半沒貝葉之文由是堡中等衆體何老宜公之雅意先捐已資後募他方繪萬德之金軀及五通之玄相翬飛煥彩瞻殿宇之森森粉堊凝霞靚廊廡之郁郁美輪美奐復巉岌於始建肯塗肯臚彰藻繪於重新要皆善念動乎羣心功作成於一旦若乃覺樹恆春慈光普照舒妙相於劫塵之內現金身於法界之中拯羣迷而共證眞常偕萬彙而同超苦海是即三寶之洪慈四恩之至德也云爾 功德主候選州同佟弘謨 附生佟朝輔拜撰 佐領吳守佩書丹 清乾隆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季春上浣穀旦立石

建寧寺碑記

寺在城西八里莊

宛平進士李 綬

嘗思易繫慶殃書傳廸逆影形相印原無意必之方桴鼓相隨自具感通之理故釋氏動稱因果儒家亦謹悖修說有分門理無異幟也特世之泥於言佛者拘墟空寂屏棄庸常三昧罔窺詎會水中之月一塵猶染誰拈空際之花徒以口習彌陀妄詆聖賢經籍身棲

蘭若遽辭人世彝倫此其誤入迷途適以導邪而叛正其實未登覺岸徒爲涉粗而棄精
語名師卽爲罪人言衣鉢亦難云法嗣也抑知偈標真諦鏡本空明品到上乘觀惟自在
且慈雲作界依然心戒貪嗔慧劍常磨不許胸生魔障者又善其覺悟卽可致靜虛得所
皈依亦堪捐放誕安在見性明心之助不卽寓翻經諷偈之時而力善爲宗心傳原一避
凶爲戒警世攸同者矣惟不泥於言釋而旁引可通一泥於言釋而背馳已甚必識千川
共印方爲萬派同歸不然狄公毀淫祠防微綦密韓子著原道排斥彌嚴儻至違禮而滅
常何若反經而守義遼陽八里莊建寧寺建自前明立有碑記惜其說法律講因果未中
肯綮且字多剝落不可讀因爲改刻此文以垂永久 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新正上
浣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天府府丞宛平李綬撰 知遼陽州事羅肇遠立 生員卉
章書丹

新建藥土碑記

府庠生 王三聘

孤山之下有神祠焉其環居民咸奉祀之蓋莫知其原有王金花崔有豹欲改修藥王廟

難爲任輒與馬姓合村等議皆曰可相舊祠址狹隘不足爲乃營治其傍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黑黝丹漆舉以法越期年告成而屬記于予予曰仍舊而葺之乎其創立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舊祠之聖七而先醫其十焉吾村王金花生疾且病百方不効策者曰崇在先醫任信而禱之病由此已其爲靈章矣故捐資募化而新之也予曰胡然乎先醫之傳尙矣載在祀典宗伯掌之其生也參天地之化其逝也塞天地之間始于神農繼于岐伯厥後而扁鵲而倉公而華佗而抱朴代不乏人而精微醇備則韋氏慈藏即今之傳像繪影尊奉而禋祀者也曾謂先醫而肯作此魑魅魍魎之事與下民爭崇隆哉胡然乎我知之矣靈場之威施于暮夜則見悚虛無之辭談于庸衆則易信况耕食鑿飲不明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乎然亦無庸深論也先王築壇以報功居民立祠以表赫總之不離祀典者近是而予因之有感矣天下國王宰官以至於仕宦將相不可數計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先醫布衣歷唐迄今千有餘歲學者宗之自京畿而都邑而山陬而海澨其廟之或有或無窺色相者莫不欽之重之而享祀之可以見人苟砥

礪自修及其至也雖小道焉猶可典型百世俎豆萬年而君子之強義慕仁及其至也寧不足以稱當時傳後世而爲人所景仰也哉予不敏緣固屬而撮要記事勒諸貞珉他如地勢之雄勝殿宇之輝煌皆略而不述懼惑也 佳持道人張陽祿敬立 奉天府學庠生王三聘薰沐撰文 石匠王有鳳 滕義亮 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榴月穀旦

重修蓮花寺并喇嘛塔碑文

歲貢生 郭維城

城南喇嘛園前有蓮花寺夫寺也僧教沙門而喇嘛不與焉胡爲乎有喇嘛之塔乎考之國朝天聰四年碑記奉旨建立法師寶塔至順治十五年欽勒碑文俱未載蓮花寺一字訪之鄉老聞說僧官糧祭發官銀自康熙三年間始分兩旗應差協辦祀禮兼修寺院由來至今可知繕葺幾閱矣所慮者寶塔零落殿宇傾側恐損壞之極尤難復舉耳爰有百總會議致告於衆壯丁旣在喇嘛塔上應差詎敢坐視殘廢皆相忻然心動各佈銀兩樂襄勝舉於是身董其役鳩工庀材未及三五月而聿觀厥成焉過視寶塔停雲凝日佛像佩玉披金自兩大殿禪舍以及山門群墻靡不巍煥一新將謂法師之功德乎抑將謂

菩薩之神靈乎祥雲普照澤沛人寰吾儕輩莫不庇福沾恩矣事竣勒碑緣序以誌 奉

天府遼陽州歲貢生郭維城撰并書 盛京內務府應役奉管遼陽喇嘛塔祭祀廂正黃旗

百總許君貴大清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閏六月穀旦立

千山雙峯寺重修碑記

李 淳

粵自崑崙分派枝幹東行燕山蔥蔚乎雲中醫閭雄峙于遼左凡鍾靈毓秀之區不知幾千萬矣遼郡西南六十里逶迤淵深兩山峭立高拂雲表者雙峯寺後之雙峯也寺以峯名峯以寺顯者由來舊矣自梵宇前而曠觀諸山則千巖聳翠萬壑爭奇五寺縹緲于層巒諸菴陰顯乎疊嶂參差遠岫閑雲偕野鶴齊飛濃淡烟嵐松韻與磬聲相和如列屏若叢蓮可以摹擬勝槩者千華山也是雙峯寺乃探幽搜奇之士憇止於斯以爲尋壑經丘之寶筏津梁也若夫晨鐘暮鼓恭祝皇圖以永固瓣香盂水敬祈一方之豐登又寺僧所不敢朝夕少懈者第因風雨剝削樓殿頽毀僧現金不忍坐視凋殘暨會末人等募化善緣重襄勝事適信士和泰捐資樂善竭力經營俾坍塌者完整蒙暗者光明檉棟巍煥盡

人起好善之誠法像莊嚴羣生荷慈航之蔭其工程圓竣之期予自牛莊趨寺瞻禮曩昔
移供佛樓僧求碑序予答以素未工文恐貽荒俚之譏乃辭而弗獲爰書衆善及重修月
日勒諸貞岷冀後之同志者仰觀雙峯與此寺永垂不朽思守成之不易爾是爲記 乾
隆四十二年桂月 候任州同佐理牛莊倉外郎李淳撰

重修石嘴山祈福寺碑

達陞阿

且夫神之爲神昭昭也曇花感夢聲聞本于鹿苑佛法從心緣覺起于慈雲魚山有梵唱
之場表其建造鷲嶺有靈陰之寺著其重修香阜之設花宮之立自古然矣神之爲神不
誠昭昭乎今襄平郡東五里石嘴山祈福寺者白石岩起祥雲於遠岫綠波潺潺鑑碧
落於清流前映層巒後倚疊翠佳境天設也溯其寺之由來進建于唐時而其中之幾經
修整邈不可攷迨我聖朝歲次甲辰祈福寺寶藏殿天王殿韋馱殿眞武殿玉皇殿以及
山門群牆僧房等處年深日久盡被風雨飄搖雀鼠剝落毫無一椽完固矣嗚呼噫嘻佛
法滅光亦竟至于斯也居民土人未嘗不蹙額傷心奈工程浩大綿力修葺適有廂藍旗

和太目擊神傷立志重修獨自鳩工庀材復整各殿宇以及山門僧房群牆等告成五月
巍煥一新衆善人等觀其工程之大成功之易莫不欣然歎服各蠲資向善而數千百吊
之費用一時齊備不事募化而同歸且年豐時稔共樂熙年非惟人力實有神功神之爲
神誠昭昭也于時暮鼓晨鐘恭祝皇圖以鞏固瓣香盂水敬祈純嘏于慈航千古之不朽
賴此一舉也迄今歲在丙午住持礪石求記余不辭固陋謹獻俚語以俾歷久彌新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神之爲靈不誠昭昭乎是爲記 長白蘇木魯氏達陞阿敬撰并書
丹 大清乾隆五十一年二月穀旦立

重修清風寺碑記

寺在首山南麓

宛平 李 綬

蓋聞人心有覺靈在生初佛法無方道賅衆妙孕金人於天竺傳唄唱於魚山衣鉢最眞
梵響入定種植愈久奧蘊彌宣茫茫塵海非寶筏何以通迷芸芸衆生惟慧燈藉以徧照
破爾妄想託處是三摩婆提還我淵澄此身是四大和合即眞即俗因俗名眞會其解參
透一切由戒生定緣定生慧領其旨功德莫京惟在乎會佛之源於一心而即通心之佛

於普化當今聖人實爲佛主睿智出千古之表化育徧六合之遙統四海九州咸朝宗於
鴨綠之水盡衡恆華岱胥拱揖於長白之山是天之生眞佛以普濟生靈而即會群祀以
保護眞佛者也所以寶山古刹羣焉效靈仙峪白石競思聽職惟茲遼郡接壤留都距城
西南十餘里有清風寺地址清高峯巒秀挺建自前明隆慶辛未迄今二百餘年底佑羣
生永綏多福足徵旃壇原無雜樹瓔珞自現寶珠慈蔭無遮法輪大轉余於戊午冬月經
過其處有感於佛法流傳之久皆由聖朝德化之隆乃撰斯文用垂不朽

乾隆四十四年歲次乙亥新正上浣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天府承宛平李綬撰知
遼陽州事羅肇遠立 生員羅卉青書丹

重修五龍宮碑記

韓天垣

乙酉之夏遊於千山見有羣峯繞殿流水迎門中立玄帝廟名爲五龍宮襟龍泉而帶祖
越接中會而引香巖洵堪與諸寺齊觀而占衆庵之名勝矣况左右前後龍岡五條互相
環抱誠與俗傳五龍捧聖者義有合焉因以名宮不亦宜乎是宮也道人彭公創建於前

韓公重修於後殿宇隆矣廟貌煥然廼年歲久遠風雨摧殘道人教起公目擊心傷嘆三寶之損壞志誠力奮募十方之善良爰是鳩工庀材更新起舊南殿遙拱乎北極兩廊直配乎五龍直足補前人之掛漏而樹後人之楷模也余遊茲地見住持高公道貌岸然道骨稜然吐囑之間頗有道機知人傑由於地靈道院無殊仙境因撰碑文以誌名勝 順天府辛酉科舉人韓天垣撰文 奉天府翼學漢教習朱凌雲敬書

重修千山雙峰寺碑文

遼陽董玉林 琪樹

八月望日學生張炳文與千山雙峯寺住持少清操紙筆而來曰重修佛廟成祈爲文以記之且請之曰徧觀載籍爲斯文者大約不出闢與佞之兩端夫子將何以爲言余曰闢佛者立名也人自有名何以佛爲名佞佛者求福也人自有福何以佛爲福且夫無韓文公朱文公之定力而漫言闢佛妄人也無何大山何小山之超識而漫欲佞佛亦妄人也吾皆不爲也無以則言以列禦寇之言列子仲尼篇太宰見孔子曰邱聖者歟孔子曰聖則邱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聖者歟曰善任知勇者聖則邱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

仁義者聖則邱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則邱弗知商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邱疑其爲聖矣然則列子所記果爲孔子之言與非孔子之言非吾所知也抑果爲列子之言與非列子之言亦非吾所知也請即以斯言爲吾言焉炳文讀之曰先生之於此兩端胥至矣盡矣可謂雙管齊下者矣予笑而應之曰有是哉爰書之於石

羅祖洞碑文

昌黎舉人崔樹寶子玉

歲丁卯夏予養痾山寺適寺工落成老衲請序於予予曰何以文哉明年館茲山之麓鄉耆復過我而請曰是役也釀二千金作輟者三年之久卒以山僧紳董一誠念而衆情協歲乃事焉甚矣難烏可以不志雖然予不知文之所在也一日拾遊屐升崇椒曠然遐觀不禁俯仰而嘆曰雲物蒼茫其天地有以麗氛祲乎疆理繡錯其農桑之有以奠民居乎礪山帶河其有以固吾圉而綏遠人乎家絃戶誦其有以息武功而興禮教乎其和風瑞日藹然者仁人孝子之門閭乎其豐草深林幽然者其名賢高士之邱壠乎靈光寶氣其

巖壙之金玉乎抑秘籍之藏諸山而瘞諸穴乎風淒雨悲其戰士之遺骸乎抑貞魂之埋其憂而含其冤乎然而數百年政治人文物類之蕃變盛衰舉一州千里之大竟無秉筆而載紀之者豈有心人鮮哉儒生挺身舉一義嘖嘖羣相語曰疑非若職事也名誘之也否其利趨之也擲揄之不已謗訕之謗訕之不已阻撓之而儒生亦遂挫氣灰心退而占羝羊之大壯吾觀于是而始悟山僧之誠與紳董之協也噫何以故而誠且協若是也吾滋慙然矣時將有斯土志乘之議興言及此爰書以應序文之請

重修玉皇廟碑記

清歲貢趙存德

玉皇廟在遼城南距城三里許地名向陽村乃前明之教軍場也粵自我朝太祖高皇帝感夢而建斯廟太宗文皇帝復增其制地勢聳高羣峰拱列千山遠峙前則萬笏朝天太水長流後則腰橫玉帶藉城塔以爲屏文筆高標水口因壇岡而作案墨圭獨立峰頭左有棋盤山太平山之送脈右有駐蹕山行龍山之迴環斯乃遼海之鍾結實爲襄平之勝境也中勅建靈霄寶殿上祀昊天至尊上帝丈六銅像金身端居垂拱統御三十二

天恩被三界九州教演四乘八部萬神來朝尊無二上是天中之天亦元中之元者矣况
值前朝就衰我朝應運拯群黎於水火之中而躋諸仁壽之域輔國佑民祈禱皆應迄今
二百餘年風薄雨蝕漸就傾圮誠恐日甚一日遂及荒蕪有心人詎忍坐視耶守廟羽衆
竭力捐資集金不足五百奈兩廟大殿鐘鼓二樓會所九間山門墻垣角門棋杆俱已摧
殘工程浩大五百金之數實不能給是以募化四方共襄盛事端賴仁人君子向善有心
以細流之水漸積滄溟成泰岱之高何嫌土壤自道光己酉備料庚戌仲春興工逮咸豐
辛亥秋閏八月告竣不意壬子夏暑雨連綿大殿滲漏癸丑春復爲粘補始覺無虞今將
勒石謹述顛末所有捐資善士臚列芳名於後以志不朽云爾乃爲之銘曰 襄平古郡
獨表東方我朝翺業肇基遼陽感夢上帝始建祠堂帝德廣運永護斯鄉天札不作四境
安康民豐物阜降此百祥捐施善士姓字馨香勒之於石百世流芳

遼陽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趙存德撰文

重修雞鳴寺碑記

河間生員董醇

遼陽面山背水爲奉省名區其東南峯巒萬疊皆自長白發源綿亙數千里南入於海幽險峻奇之境不可勝數距城七十里有雞鳴寺山與衆山較特衆山之一粟耳顧山雖不高而山之靈最顯是山古無居民寺宇自唐薛仁貴平天山夜經於此陡聞雞鳴迺發山得石雞一山之靈由是顯山之名亦由是而始而民遂立寺祀而環居焉嗣後水旱必禱災祲必祈亦莫不因求而應至今千有餘歲興修不一碑記可考邇來正殿三楹前殿三楹東西禪舍山門垣牆俱就毀圯雖神之靈應如昔而民之饗獻何依閣會公議釀金重新兼之募化自丁迄戊厥工始成不惟廟貌增其巍峨殿宇煥其金碧且月台甬路盤道新加增修以便往來庶瞻斯寺者無異珠宮遊斯境者恍登貝闕中刪是爲序 道光十八年荷月穀旦立

直隸河間縣學生員董醇撰文 按清咸豐四年重修碑記係州學生員趙連璧撰謂此寺創自前明亦載石雞戒旦之說殊荒渺難信或謂山形如雞鳴狀而土人乃刻石雞置於寺內以實之未免多事

修補廣祐寺碑記

漢軍生員吳香亭

蓋聞我佛爲萬世之王伊古作西方之聖金繩開覺列智燭於昏衢寶筏渡迷泛慈航於苦海是以大千世界創靈宇以尊崇億兆生民蕪心香而頂禮如遼陽廣祐寺建自漢唐羣招靈聖我朝康熙年間奉勅重修梵殿巍峨仁祠宏麗塔當返照幻倒影於菱塘佛是自來現法身於蘭若北瞻三輔高起峰台南對千山突殊鷺嶺考之通志所載洵爲襄平之古刹也但年歲久遠風雨摧殘慧樓傑閣悉倒臥於荆榛瓦礫之中斷碣殘碑半湮埋於蔓草荒烟之內□□□□斯苑觸目傷心奈棟宇千年經營匪易雲山一鉢募化無多以故自備資財畧爲修補爰鳩工於三月廼蒞事於九秋蓮界花宮重新輪奐雁堂鷺殿依舊輝煌雖未媲美麗於當年庶可壯觀瞻於今日經此番重興木石前功賴以有存恐將來遠歷星霜後世詎能不朽惟願十方善士恆修淨土之香城三乘緇流永保竺皇之紺宇謹書年月勒青石以告成略述巔涯布丹誠而作記 廂黃旗漢軍生員吳香亭撰并書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重修浪子山火神廟碑記

張玉峯

浪子山處舊有火神廟一座殿闕輝煌殊壯觀瞻其創建之初無從考厥年代而屢經前人葺理增其舊制但日久年深風剝雨蝕雕甍繡閣漸以摧殘春祈秋報觸目傷心居是地者詎忍坐視其傾頽乎於是士商人等樂捐資財又募化四方善士共勸盛事乃於壬子春鳩工庀材大興土木至孟秋之月而工程告竣猶欲不沒衆善屬予作文以記之予思此廟經營所費不貲而首事者善念一舉花宮琳宇即煥然聿新雖云神佛之靈感亦足徵衆善之誠格也是以不揣固陋爰飛翰而爲之序 咸豐五年八月穀旦敬立 儒生張玉峯撰文

重修觀音閣碑文

州庠生 劉信中

襄平郡古遼東也城西南首山峯巒聳峙林壑尤美其半山之陽舊有觀音閣一座上依峭壁下俯雲梯峻嶺飛泉映帶左右而且松徑濤聲堪怡遊人之心志桃巖仙迹可占年歲之歎豐樵子發歌勝地如臨仙島老僧說法名區不啻蓬萊至於四時佳景萬種偉觀

不可具狀憶自萬歷年創建以來往哲前賢屢經補葺墻基廟貌幾度更新無奈歷年久遠風雨摧殘嚮之鮮妍者俱已污黑嚮之堅固者轉形枯朽以大士之慈雲遠被惠露均沾詎忍坐視頽圯甘令顛覆闔會人等因公同商議重修廟宇再安神靈誠恐一木難支大厦獨力難成鉅工爰是募化善良各捐餘財共成善事修其墻垣整其院落直欄橫檻因舊制以重新上棟下宇俾有基於勿壞於乙卯之春鳩工庀材至孟夏而土木告成越二年丁巳又復擇吉樹碑刻諸公姓字於其上先輩之功德由斯可以綿延後人之善心自是亦堪鼓舞世代嗣而葺之庶斯閣之不朽矣 咸豐丁巳年

永壽寺碑文

白永貞

永壽寺者因萬壽寺之淨土重新建修以奉釋迦佛者也萬壽寺之建邈不知何代何人其廟宇摧殘於風雨其佛像剝蝕於星霜其殘碑斷竭已無復存欲詳其事而故老盡矣住持僧海闊無力補修瞻彼梵宮鞠爲茂草適當前清之季年朝廷方圖擴充學校舉辦地方自治各縣境無用之廟產有查歸地方之令海闊因而報効於戲佛教至此誠存亡

絕續之交乎有和尚明恩字慧蓮者有見於此壬子歲措資若干元由遼陽縣自治會購回茲土相度地址鳩工庀材修正殿三楹東西兩廂各三楹後院群房葺而存之門墻稱是備焉積年餘工竣而明和尚圓寂夫佛教行於中土二千餘年矣於孔子之道外另樹一幟與耶蘇謨罕麥德相頡頏以戒殺清淨爲宗旨今世列強力征經營日益劇烈識者有人道之憂焉誠得佛教大興爭競慘殺之禍庶幾少息耳明慧蓮不惜巨資重建茲寺因永寧寺名之曰永壽是蓋了悟三空行苞四忍思拯群生之塗炭聿成阿佛之新宮將使重昏之夜慧炬常輝火宅之朝法流廣潤累葉以後名雖無翼而常飛道亦歷劫而不朽猗歟休哉丙辰春寺住持僧照廣承其師之志勒石於廣庭以誌其師之功德因爲之銘曰 繫維佛教自西徂東襄平大邑蘭若攸崇迺泊季世圯厥垣墉模糊碑碣淮雨別風惟明和尚萬有皆空爰究爰度聿新梵宮仰止梵宮旣肅且隆千秋萬禩斯道之宗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 白永貞撰并書丹 遼陽城東永寧寺前住持僧明恩建修

靈感龍王廟碑記

馮延世 清賞

耿家屯湯河左岸有龍王廟矗立東山之椒尋攷舊碑溯始前清崇德五年距河下游二里許曰牡丹寨昔聞故老相傳河水移徙不常乃三遷而卜基於此追憶滿清建國山林篳路斯地半屬屯田賴川潤土肥墾闢荒蕪遂爲養軍之所而居人飲和食德輒思報賽歸功於龍神之靈後承平日久廟額因仍勿替者概二百餘年在同治初我先君子曾率衆一爲修葺嗣遭庚子甲辰日俄兵燹訖民國革除之政諸凡淫祀毀廢尤多閭里凋殘復苦興舉之無力暨中華丙辰本界自四月至七月不雨亢暘曠旱比屋皇皇村正馮錫恩夏德清等齋心虔祈敬禱龍神之靈告以三日爲期乃不逾時立沛甘澤禾黍豐成歲仍大稔於以知神人感召息息相通居崇臨卑固有誠無不應者因是越歲丁巳里老協議同力興作聿新堂宇用答神庥統村界計田捐資不侵不擾工無偷減欸無虛糜則非經理監工人之擘畫經營不克臻斯美備也事竣更刻石以誌歲月兼捐款數目余因共和民法封爵胥更鄉社賽神禮防僭濫改稱爲靈感龍神廟云 里人馮延世撰 師範生關文麟書 中華民國七年仲夏穀旦闔會人等敬立

碑銘傳述志卷三十五

金東京清安寺碑

東京大清安寺九代祖英公禪師塔銘并序

登仕郎瀋州樂郊縣主簿楊訥撰 里人進士大晦書

貞懿太后以內府金錢三十餘萬即東都建清安寺以祈冥福乃延四方具眼衲僧爲之倡導師其九代祖也師諱善英字穎叔大定興化縣民家子姓趙氏生不茹葷十有九歲謝父母出家師事鞍山仁智院僧知遵□不好小乘縛律之學自爾求師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嘗于冀北露靈山叅一禪衲蓋有道而隱者也知師是□器以言叩之曰曾到曹溪否師應曰曾到衲曰曹溪路極嶮峻何由得到師曰路雖嶮峻不礙道人行衲大□之後挂錫于仰山棲隱寺依長老通公而學道因入水寮側盆水有聲聞而有得遂告常入室通公許焉□□通謂師曰此非汝住處萬壽聰公汝師也盍往問之既見聰大喜謂侍者曰此非安州小禪乎遂許□□□拂子于地曰兄家本欲求師山僧亦欲求人玄言妙

句皆不須用便直言兄所得者師曰請舉一□公安□□進之否則退之遂問答數四無不相契聰密而可焉會朝廷鬻度牒遂受其時年二十九後二載聰因舉猿心□□死前死佛法莫於空後空之□廼大徹□□頌曰識心不起萬機除法界家山一物無貧遇橫財難可說萬潭千沼一輪孤聰遂仰□賜法衣并頌□□欲退蓆以萬壽昇師師知而逃焉後聞萬壽得人方受天香中盤□□衲寺凡二十年其安衆之心□□鍾魚而粥鍾魚而飯來者息焉清安隆和尚欲以師代已凡三致書疏□□反遂退居海山事定由□□□盤山大定二十有五年秋隆公歸寂知事者聞諸皇子曹王王乃遣屬吏備禮持書疏請住清安辭不獲乃受焉既至弘揚祖風修飾規矩寺門爲之□□□犯者皆面屬其過而黜之雖鄉黨舊契亦未嘗私焉始清安寺以太后所建有資鉅百萬凡市易者十數金帛如山師未嘗留一錢楮中有僮僕四百人戒女使不得入□□四百正例著僧二人主之師曰是豈僧之所爲也能無不敗道心乎留二十疋餘皆鬻之土田之所得不□□遂分賜臧獲而使歲入租焉寄資於庫而分其利者皆令去之不踰年

坐享其利數倍凡舉措如此者其□不可毛舉初垂慶寺即太后所居者其尼盡戚里貴人舊例皆於清安入室師至首拒其請師天資剛正面目嚴冷有雄偉器胷□□耿不能容物故多得謗譽住寺凡三年有過而出與不說而去者三之一焉師亦不爲少貶以大定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示微疾而終初疾病侍者欲與澡盥淨髮師曰不須復曰吾但欲臥坐亡立脫又□□□茶毘之際種種異相舌不灰有五色戒珠餘數合師閱世五十四僧臘二十五有門徒六人道喜道義道□道志道藏道寬以二十九年二月辛酉朔建塔於東都之城北而來乞銘予與師友善故不得辭其行事皆目□覩者因詳言之而且銘曰 萬壽老聰一產於菟孤坐盤山望隆萬夫千里無人草深一丈呼吸風雷蹴蹋龍像既入清安世界莊嚴直行於傍視如耽耽金帛山集一芥不取慈悲威怒莫予敢侮甫及三年正令斯行上下交足方丈肅清五十有四珪璋無玷爲道標準爲法城塹仰不愧天俯不忤人白首一節吾師有云 大定二九年二月望日監寺廣惠大德賜紫沙門了揆立石 直歲小師比丘道義建塔 知藏法弟比丘戒斌叅隨比丘遵惠□

楊雋刊石

考金史后妃列傳貞懿皇后李氏世宗母遼陽人天輔間選赴上京入睿宗邸生世宗及睿宗薨居上京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爲尼號通慧圓明大師歸遼陽營建清安寺別爲尼院居之世宗即位追諡爲貞懿皇后初后自建浮圖於遼陽是爲垂慶寺臨終囑世宗曰吾已置塋於此不必合葬也世宗乃即清安寺建神御殿增大舊塋起奉慈殿於塋前九年神御殿名報德殿十三年東京垂慶寺起神御殿按此塋銘民國十一年得之於今城外西北角並掘得柱礎四方徑五六尺此殆即清安寺故址

金光祿大夫張行願配高氏墓誌

特進叅知政事虞國公張浩之先父光祿公諱行願遼陽人也曾祖樂夫故禮賓使曾祖母大氏祖霸故金吾衛上將軍祖母李氏隴西郡夫人父祁故任南海軍節度使以孫男浩入叅大政贈崇德大夫母楊氏始封弘農范陽郡夫人後贈虞國太夫人公初以世家

充樞密院令史遷右班殿直乾統丙戌歲二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三十有六公賦性沉厚傳家清白以其早世弗克大耀所蘊爲鄉人之嗟惜今以子貴累贈光祿大夫娶廣陵高氏封虞國太夫人生二男長爲僧慧休圓通辨正大師前東京管內都僧錄次男浩特進叅知政事虞國公也一女爲尼曰即圓賜紫圓惠大德孫男四人長曰汝爲進士第奉直大夫今爲冀州節度副使次曰汝冀亦登詞科承事郎東京鶴野縣主簿早卒次曰汝霖次曰汝能皆志於學曾孫男女各一名尙幼虞國太夫人以天德二年七月九日卒享年七十有八特進叅知以下其年九月甲戌朔十有一日甲申合葬於天井山光祿公之塋且俾直敘公之世次與合祔之期故其言不敢繁惟撫其實以誌於石 孫男汝能書

据金毓綬文獻徵略云此志可補金史之闕一浩父行願仕至右班殿直史未之詳二金代叅知政事例封國公浩拜叅知史未言封虞國公三浩兄慧休官都僧錄金史百官志未列此官民國十二年癸亥此石發見於城東韓家墳現存教育公所

故昭虜將軍崔公墓誌銘

前文林郎監察御史江夏辛浩撰 前文林郎監察御史滎陽吉慶書丹 前承德郎

戶部主事廣平張斌篆額

維景泰元年夏六月十有七日遼東都指揮崔公卒其子奉前秋官洪君所撰公行狀泣
哀求銘於余按公姓崔氏諱源字本清其先瀋陽人元季有爲安撫諱孝先者實公之祖
考也我高皇帝奄有天下之十一年孝先乃率衆來歸授官昭信校尉後有能世其官諱
文者實公之先考也公蚤承父師訓通故典明習孫吳永樂間隨駕北征累功進陞武略
將軍宣德元年同太監亦信下奴兒干等處招諭進指揮僉事正統元年奉勅撫安忽拉
溫野人越明年達賊寇鐵嶺公爲前鋒斬首數十級賊衆遂遁去七年懿路城守備者難
其人鎮守大臣僉以公守之公鋤強梁植柔善持公秉明耕守備禦咸得其法懿路大治
至今人尤德之九年征兀良哈達以有功陞指揮同知十有三年又征之有功進指揮使
今年春總戎諸大臣以遼陽爲邊城都會匪得公明勇敢之才以襄成屏藩之重不可乃
交章以公薦陞僉都指揮時女真野人寇邊公將精兵三千兵行矢於師口用兵如醫家

用藥不拘常法在臨機應變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兵法之妙也爾多士其共悉進止用命有重賞否則有顯戮衆遂肅整銳氣自倍乃大克捷斬獲□□無算旋師論功上聞恩命未下而公不可作矣嗚呼惜哉公生於洪武壬申距卒得年五十有九娶白氏贈恭人先公五年卒繼室王氏男一人勝求銘世其官者也女二人長適千戶男吳凱次適千戶金勝俱白所生孫男一曰恭孫女一曰妙寶尙幼將以是年七月十七日葬於千山之陽謹書公之大槩銘之曠石以誌其幽云銘曰 桓桓將軍光昭祖武義勇仁明信孚戎伍越昔殘胡敢肆侵侮鋒蝟斧螭以干斯怒實維將軍陣分龍虎死委全軀生擒渠虜威鎮三邊功聞九五指日進封曷天不祐夜台長逝士林殷懃旣銘於幽千載斯古

据金毓紱文獻徵略云吉林通志載永樂中勅修奴兒干永寧寺碑記與宣德九年重建永寧寺碑記皆紀太監亦失哈征服奴爾干及東海苦夷事甚詳末署亦失哈康政暨崔源銜名此誌云宣德元年同太監亦信下奴兒干等處與重修永寧寺碑復遣太監亦失哈之語相合亦信當即是亦失哈惟此事明史不詳當以事涉建州舊地清臣

修明史恐犯忌諱故從刪削耳原石方一尺二寸民國十一年發見於千山北麓

昭勇將軍指揮使吳公墓誌銘

公諱昇武字孟高本姓吳先考鎮國將軍都指揮同和諱俊以勳功朝廷褒錫誥命賜姓胡其先廬州合肥人祖考海贈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妣魏氏贈夫人海當元季擾攘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迅掃寰宇乙未年於和州從軍洪武四年累功授濟陽衛百戶年老以公伯父斌代職征進有功升燕山前衛千戶洪武三十二年奉天征討歷階陞本衛指揮同知所至奮不顧身臨陣死敵公先考俊襲職陞指揮使隨駕渡江削平內難恢復大業論功行賞陞授湖廣都指揮同知未行逮永樂九年朝廷以遼東極在邊陲東接朝鮮南瀕瀚海北抵朔漠匪智謀勇略者曷以堪連帥之事廷臣輿論俊在首選捧勅之任撫安鎮守報國以忠臨財以廉處事以公馭下以仁持身以謹由是邊無烽燧之警人安兵農之務永樂十八年以疾歿於官正室史氏封夫人同里昭信校尉百戶史昭女也側室楊氏鳳陽懷遠人刑部主事楊秀姊也龐氏公生母也蓋州衛武略將軍龐迪女也有姊

三曰妙明曰妙安曰妙秀俱適名臣先考歿時公甫五歲自幼姿度豐偉穎悟聰慧未弱冠援例襲父職調定遼左衛指揮使上承三堂慈母之懿訓下資表兄景昭宗兄從善克勤之維持敬賢禮士勤學好問其當官處事小心謹慎協和僚屬臨蒞士卒撫綏慈惠其居家睦族晨昏孝養和顏怡色奉嫡母尤愈所生敬族兄誠同一氣一門之內由尊及卑同心同義少長訴訴無少間言正統九年冬新開河堡路當要衝正胡寇出沒阨塞之地守備官或難其人於是重任大臣咨議辟公往守其堡公至堡提督官軍深溝塹竣墻壘置樓櫓謹斥堠嚴士卒密切瞭望由是遐邇聞風賊遠遁公素豐腴忽遘風證兄往視取公歸療公以邊務爲重惟以盡忠所事爲言兄克勤率僮僕強輿之而歸調以應病湯藥厥疾弗瘳哽咽沾衣而不能言若有遺憾蓋以上之未能盡致身報國之忠下以有負大臣之委任次之不全孝養於垂年之老母酬鞠育之深恩公生於丙申年十月初七日歿於甲子年十一月初一日公娶劉氏東寧衛昭勇將軍指揮使劉通長女也生一女勝童奴公之生也席父祖之美官金章紫綬煥赫當時亦旣榮矣其歿也同僚悼之官屬悲之

士卒懷之其姪清濂潔灑昱灑潑潑洪濤演泳春慶廉咸服衰經泣然涕泣而請予誌銘予荷公眷顧深厚故不辭而書之銘曰 乾道成箕以德補賢聿生名族克紹乃先官承三品智勇才兼盡忠竭力奉孝怡顏大歸之日貴戚滿前襄平近郊巍然新仟龍盤虎踞水繞山連陰其後裔瓜瓞綿綿刻此誌銘於萬斯年 大明時正統九年歲在甲子十二月十六日盧龍李宗揚譔

按此墓誌發見於民國二年春村人耕田得之石二一爲篆額一爲誌銘方尺二寸厚寸五色黑而量重或以爲五金石云

明故孺人曹氏壙記

賜進士文林郎

不孝男磐泣血記

先妣孺人姓曹氏遼陽人父諱俊娶本郡朱氏正統六年四月壬辰生先妣性仁厚慈善年十九歸家君諱敏字以學姓孫氏其先山東掖縣人始祖諱興祖洪武初遷本郡高祖諱才興曾祖諱義俱以朴厚爲閭里推信先祖諱旺蚤逝遺家君孤立夙成剛直尙義得

先妣修行婦道克增家業事祖母吳以能不欺稱生三子仲名岩季名碧不孝磐其長也
登弘治丙辰科進士出知山西陵川縣事幾一考聞先妣弘治十二年十月戊申歿遂奔
喪來家因先塋阻於城北代子河乃請諸家君擇城東四里莊之原爲新塋虛先祖之位
主之以先妣居昭位葬期乃歿之明年三月庚申也嗚呼先妣享年五十有九磐食祿未
三年爲善養既亦不能以祿養又不可及且病未得親調歿未得親斂此恨將何日而窮
耶孫男四人和玉崑玉磐之生璞玉藍玉岩之生女四人盤二岩碧各一磐等俱壯年諸
孫尙幼廕及方來未可限量哀痛隕絕敢記此於壙嗚呼昊天罔極痛哉痛哉

弘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立 石工許伯通鐫

按此銘原石方尺餘民國十二年發見於城東

明故明威將軍李公恭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兵備副使兼刑

郎中東
川徐文章

撰 賜進士出身

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郡人蘭石萬善篆

鄉貢進士郡人一軒吳國賓書丹

粵昔明威將軍李公以國事卒於嘉靖乙巳九月二十八日酉時葬而未誌恭人王氏揮
闔北泉之姊也今日疾終於嘉靖壬子十一月十六日巳時北泉憫李公之忠痛若姊之
賢自爲行狀託古營宛子來懇予以誌予掩狀嘆曰非天親之至情不能深知如是之切
眞實錄也謹按狀紀之公諱良臣字希徵別號旗峯吾遼東寧世官也高祖諱順有功陞
武略將軍曾大父諱宣克紹前烈屢建大功進明威將軍之秩乃父諱泰以目疾未襲公
膺主器之貴承蔭而頗有聲名歷任諸司把總屢征雲中叛孽人皆服其勇羨其智雖古
之一世偉人北邊良將弗能過也當道擢鎮饜陽忽夷虜擁犯公以本部二百弱卒抗強
敵數千與弟良輔奮勇斬賊首二級賊愈肆猖獗公鏖戰自旦達暮矢盡力竭勢不能支
仰天而言曰吾誓不與賊俱生身被百十餘創矢如雨下公竟死於國難眞所謂事不避
難烈丈夫者矣肝膽至今與日月爭光忠矣哉其人乎於戲宜爲北泉之所憫者也以恭
人言之毓秀於名門陶成于姆訓女紅罔不精製閨闈甚爲嚴肅受結褵之命而來嬪於
夫家敬戒無違善事翁姑妯娌服其睦童僕懷其恩惠及側室敬禮嫺戚雖古之淑媛籬

縣堂前未之先也且值夫變而悲泣不已撫幼子而艱辛萬狀孀居七年志堅鐵石嗚呼其賢矣哉觀臨終而涕泣于姑曰自此永訣吾不得終養其孝心出於不得已也又泣囑於妯娌曰而今而後善事吾姑其婦道一息之不可少懈也復強作而自嘆曰吾不瞑目於地下恨季子未婚一女未嫁其憂慮何深且遠也以氣息奄奄之頃猶能精爽不昧非女中之君子不能也愈見恭人之賢於人也遠矣嗚呼誠爲北泉之所痛者也北泉不阿所好詎不信夫有子三長思忠聰敏而膺祖職歷治衛屯局捕將來大器豫可卜也娶開原叅戎楊龍崗長女次思孝娶都指揮劉公弟銳長女三思賢尙未婚女一小姐許聘後衛揮闖李志雲胄子映暘嗚呼公生于正德己巳十二月二十六日子時而壽僅三十有七恭人生於正德丙寅七月二十九日巳時壽止四十有七契闊之約差七年而得完忠賢之譽垂百世而不朽數之修短非所計也今卜於壬子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合葬於城北舊佳城也故爲之銘其詞曰嗚呼將軍之忠誠兮可以貫金石而通神明恭人之節操兮可以傲松柏而凜霜冰將軍身騎箕尾歸天上兮顯靈而爛爛恭人託青鳥而凌霄漢

兮播芳馨而耿耿德澤遺後人兮不墜銘刻于不磨兮無窮 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
十二月望日

明驃騎將軍楊公墓志

萬曆己酉歲楊將軍賓天胤子永盛持狀來哀祈愚以以垂永世按狀公諱五山字克從
朴菴其別號云世裔山後人始祖德自北山歸附任東寧衛實授百戶屢建首功歷陞指
揮僉事金紫之榮至公計八世矣公父世祿兩任備禦都司母張太夫人歿年九十有七
歲公兄五美襲父職提兵至北邙山捐軀以忠國難乏嗣公繼之公體貌魁杰由屯政而
催科有法任衛篆而百度俱新荐剡屢上推陞懿路備禦又轉正兵坐營中軍仍推陞薊
門紅山口 欽依提調自薊門調回委以大營旗鼓領標下遊擊小沙河胡騎衝突之地
也公以遊戎禦之正安堡黠虜權市之場也公以遊戎撫之九重簡命申錫叅將之權崑
借寇於公以故本兵司馬嘉其勩勞乃授東路寬奠叅將仍加副總兵秩銜洵重之也人
雖喜其來而悲其晚未幾解綬辭歸享年七十生於嘉靖十九年七月初十日卒於萬曆

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發引於歲之閏三月二十五日而埋玉馬仆處公娶晉氏繼曹氏復娶蔣氏而趙氏孫氏皆閥閱名門之族也子五人長永盛襲指揮曹氏出娶遊擊將軍甯子周孫女次永植三永芳俱蔣氏出植娶督都劉彥孫女芳娶知縣徐得昌女四永泰五永茂俱趙氏出泰娶叅將趙應昌姪女茂盟廩生王之明女女八人長聘王增先次聘趙時雍三聘劉一猷俱揮闔四聘千戶胄子李桂芳五聘揮闔胄子李在庭六聘監生徐維字七聘揮闔王椿齡八許陳□亦揮闔胄子也孫三人弘祖光祖三白弘祖永植出光祖永芳出三白永盛出所謂家之宗子者也孫女二許指揮李永茂胤子次許指揮張元勳胤子俱永出焉嗚呼公年享七秩壽古希矣屢登將壇位稱尊矣功名炳然蔚然大人之事備矣子孫滿前螽斯之福澤長矣九原可作敢秉筆直書以誌不朽是可銘已銘曰

虎臣矯矯天不虛生邊陲著績宦海馳聲廟堂柱石公侯干城掛冠林野解組辭榮朴質性稟忠孝天成永歸故宅海嶽含英佳城鬱鬱騰錫休禎子孫逢吉食報無窮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五日孤子楊永盛等泣血立石

按方輿紀要明遼東都指揮使司所屬有東寧衛附郭在司治北明地理志同此石係
民國五年發見於城北蕭夾河正東寧衛所屬地也

一等伯石漢墓道碑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父有令德子姓務在顯揚臣著賢勞國典必先推錫用申新命以表
前休爾石漢乃一等伯加一拖沙喇哈番固山額真石庭柱之父持身有道廸子成名嘉
予懋績之臣實爾克家之嗣用褒義訓爰賚恩榮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一等伯加
一拖沙喇哈番固山額真錫之誥命於戲率行式穀澤流青史之光教孝作忠榮耀紫綸
之色永培祚胤益庇昌隆制曰國之所最重者惟是忠盡之臣家之所由興者以有劬勞
之母特頒恩命用慰子情爾一等伯加一拖沙喇哈番固山額真石庭柱母玉甲氏慈以
育子教可傳家念茲靖共之猷實本恩勤之訓母德既著渥典宜加茲以覃恩贈爾爲一
品夫人於戲頒爵用以榮親褒志因以教孝錫隆恩於不匱表嘉譽於來茲欽服寵綸用
光泉壤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按此二碑在今城東門外太子河西岸石質
甚堅全未剝蝕惟距河太近恐不免淪陷耳

清贈光祿大夫一等伯加一拖沙喇哈番固山額真石漢墓碑記

余先世酸尼籍也氏屬瓜爾嘉曾祖石漢公進徙遼東爲故明指揮遂以襄平家焉及歿葬遼陽大東門外距城里許太子河之左地近長江慮沖□□恒行予先人安南將軍先兄鎮南將軍共以爲忠予康熙元年遷葬於瑩之西北約二百餘武造碑二通事劇僅鐫其一載予兩伯祖及余祖當時攻戰弘績覃恩誥封吾曾祖伯爵之榮餘一石未獲鏤竟予心嘗有年至丙子春予確擬親謁長眠勒碑以終先志時阿魯特侵我西疆予以漢軍都統督滿軍前鋒從聖駕中路親征迨黠亂掃靖大捷凱旋自謂可東歸而遂宿願欣逢聖天子以四海水清親幸奉天以武功祭告三陵予幸叨從扈蹕得於祖墓致祭勒原碑以爲記云 時康熙三十七年歲次戊寅十月吉旦正白旗漢軍都統加二級曾孫石文英立

會即古諾字

碑陰記

蓋聞山川之出雲雨有開必先水木之有源無德不報言發祥必有所自也我祖考贈一

等都統公承先世之遺澤積善修德篤培慶原以啓佑後嗣逮我先考應興朝之景運屢著勳勞晉典六師功載旂常光延宗祧蓋我祖考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聖天子教孝作忠推思錫類我祖考暨祖妣因得晉崇爵荷榮封爲九原光寵我先考拜颺休命即欲勒之之貞珉以彰國恩而揚先烈乃志有未逮溘焉告終予小子弗類仰承先訓夙夜兢兢惟以不克繼前人之志是懼用是恭奉龍綸揭諸墓道附誌數言於碑陰以表章先人未竟之志釋予小子未克負荷之責後之人春秋禋祀其尙無忘祖訓而思所以丕承之也哉康熙元年九月十二日午時孝孫和碩額駙和尙敬立

按和尙即華善之轉音後改正

達爾漢巴圖魯莊親王舒爾哈齊墓碑

在今東京陵

惟國家褒顯宗英推崇皇族生頒榮秩歿予追封所以篤本支昭親愛也爾達爾漢把圖魯舒爾哈齊乃太祖高皇帝胞弟朕之叔祖系序既尊天潢孔切更生賢胤克奏膚功宜用追崇以彰祇德茲特加封爾爲莊親王列在藩屏聿展貽孫之燄光施泉壤允敷敦族之仁勒諸貞珉永垂不朽 順治十一年三月初十日立

追封資政大夫拜他喇布勒哈番內弘文院學士巴士漢碑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揚名顯親爲子者願以令德爲之父考績褒賢教孝者宜以高爵作之忠是用推恩特申休命爾巴士漢乃拜他喇布勒哈番內弘文院學士能吐之父義方有訓式穀無慚念爾嗣之勤勞既克家而報國俾爾澤之昌大爰錫類以昭仁茲以覃恩贈爾爲資政大夫拜他喇布勒哈番內弘文院學士錫之誥命於戲教誨爾子永無忝于家聲聿修厥德尙無負於國恩欽承寵命慰爾幽靈制曰國體勞臣必溯源而沛澤家崇詰胤爰爲善於厥生盛典維新壺儀愈著爾拜他喇布勒哈番內弘文院學士能吐母納喇氏幃範克端胎教居身教之先慈訓爲勤能愛在能勞之後宜沛馳封用昭母德茲以覃恩贈爾爲夫人於戲子情罔極感顧復而敦孝國綸普被念劬勞以疏榮嘉乃恩勤褒其遺範 大清順治十三年八月吉日 資政大夫拜他喇布勒哈番內弘文學士男能

吐立石

按能吐即能圖之轉音後更正
碑在今迎水寺村西太子河側

追封多羅勇壯貝勒清巴圖魯穆爾哈齊墓碑文在今東京陵

古帝王承天撫世篤念宗親故生則賜以榮封歿則彰以令譽典最渥也爾清巴圖魯貝勒穆爾哈齊係宣皇帝之子秉性安詳居心愷悌已追封爲多羅勇壯貝勒奄逝既久豐碑未樹朕念切本支復隆表著之恩爰稽成憲勒之貞珉用傳不朽庶昭朕敦族之心永爲藩屏之懿典云爾 康熙十年四月十六日立

追封剛毅輔國公大爾差碑文

在今東京陵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凡屬宗支皆膺顯號以重懿親也爾大爾差係諡勇壯清巴圖魯穆爾哈齊之子性行純良才猷敏練已封爲剛毅輔國公奄逝既久豐碑未樹朕篤念宗親爰稽成憲勒之貞珉用垂不朽庶昭朕敦睦之懷云爾 康熙十年四月十六日立

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廣總督徐公神道碑

大司馬制府徐公以康熙己卯歲壽終京師里第葬於某地之阡堂斧截嶠松楸鬱葱逾年嗣君以隧道之碣來請余向頌遺愛思之至深而知之亦悉其曷敢辭謹案公諱國相

號行清裏平世宵門第清華生而奇偉負性高爽明通有經濟才際國家昌明休隆之運
早年策仕登朝起家司農擢刑部郎中度支明允克著賢聲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遷安徽
布政使江南財富甲天下地廣民殷政繁役重持籌者率多隕越公稔知其弊銳意滌除
省徭役禁苛索釐然一歸於正雖值旱蝗迭見軍需浩繁而閭閻樂輸供億無缺獨稱最
焉特簡大中丞巡撫安徽察吏誠民風清澤溥爲政以安靜和平休養生生爲重由藩臺
而開府其措施爛然未易以更僕數爲舉其康濟時艱功在民生之大者言之當公之經
理江左也在甲寅乙卯之交時滇閩變亂江楚戒嚴皖郡踞長江咽喉爲舟車絡繹之衢
王師駐江右三楚者以數十萬計米穀草豆之屬大抵取辦江南徵發繹騷軍需旁午公
畫理儲蓄不事征派近饋遠輸芻騰粟翔土有宿飽之樂而無庚癸之呼卒之東南半壁
金湯晏然皆公之運籌轉餉有以給足之也廬鳳滁所屬州縣康熙戊午己未間洊遭早
澇民不聊生挈妻子逃竄四方者接踵公時節鉞安徽目災黎曰此皆吾之赤子也安忍
其流離失所乎自捐清俸併勸諭寮采紳士輸助購買米菽賑揀之復拜疏請賑殫心區

畫所活飢民不下數十萬咸安故業至今民猶頌之江左古屬揚州之域汝陰鍾離一帶地廣而荒蕪不治又庫下瀕河近淮常受水患民間罔知蓄洩以致無歲不災公時因勘荒按行其地蒿目焦思審度形勢特疏請行溝田之法得報可遂勸諭百姓築堰開渠招徠墾開多方鼓舞民皆曉然知水利之所在無不爭趨樂赴期年五種俱熟既富且豐向來斥鹵汗萊之地盡變而爲桑麻秔稻之區至今百姓食水田之利而思公之德澤不衰焉及其移鎮三楚也仍以治皖者治楚下車察獠俗問民所疾苦而滌滁之正已率屬首在激揚吏治大法小廉百僚肅然舉動惟持大體不事苛細而又能洞悉情僞豪猾皆屏跡莫能肆時楚中新離兵革事在休養公調劑兵民整飭綱紀而宜民之政次第舉行如修建學宮設立義館所以整教化也革除鄉保里役差役行頭所以杜煩擾也禁止火耗振肅官方所以澄吏道也釐正名分嚴懲刁訟所以安良善也楚人被其德鑄諸貞石以垂不朽猶憶公將之楚予時以葬親請假在里與公握手言別爲楚人賀公曰湖南北襟帶江漢包絡溪洞蠻獠雜處其間兵悍地廣最稱難治惟當以鎮靜寬恤爲政然心竊鯁

總慮之余謂公鴻才厚德固無慮此公去位後楚地果屢年多故此皆公之明智所預料也投簪北上所至攀轅皖與楚擊析相聞兩境之人感頌愛思者如一歸京師蕭然簡素余猶得見公神觀清明步履壯健未幾而捐館舍惜哉公之子食清白之貽有象賢之美公生平以公正報國以寬厚與人以明敏決事以慈愛及物節鉞江楚遺澤至今未泯可謂一代偉人矣其家世官爵年壽子孫詳家乘中余惟舉其所素知者畧述梗概竊比古人昭德之義使鏡石以表之而其餘亦可以類求矣 時康熙四十年五月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治弟張英頓首拜撰文

清誥封資政大夫總督江南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三等阿達哈哈番潤甫馬公墓誌銘

刑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曲沃衛周祚拜撰 太子太保戶刑二部尚書勅修賦役全書池陽王弘祚書丹 賜進士第禮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充順治大訓孝經衍義纂修官都門王熙篆額

嘗讀詩至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未嘗不歎其盛也竊見世祖章
皇帝時一時從龍之彥郁郁紛紛皆舟楫霖雨才也如潤甫馬公爲遼之名士受世祖章
皇帝特達之知馭歷中外績高南北無何退居綠野賦竟賦玉京震器坦公請銘於予予
雖素昧平生曾在子民之誼敢不誌諸按狀公諱鳴珮字潤甫派出扶風先世爲山東登
州府之蓬萊縣人始祖諱英爲遼東保義副尉遂占籍遼陽左衛至四世祖保義副尉諱
越公配丁氏生宣義郎文舉始爲關東望族配岳氏陳氏岳氏生重德公以文學著授江
南太平府別駕廉恕明斷有政聲以覃恩誥贈資政大夫阿達哈哈番配楊氏誥贈夫人
生三子長與進次與遴次與選與遴公克承先業尤邃於理學贈資政大夫阿達哈哈番
配趙氏贈夫人生二子長即潤甫公次鳴珮中副榜早卒潤甫公生而剛毅敏達從父受
戴記蚤夜力學博通子史尤工於書父恆撫之曰振吾家聲者其此乎年十七爲諸生即
有文名會父母喪哀毀骨立鄉黨以孝稱我清應運龍興公以文學受知于太宗文皇帝
授工部啓心郎公負經濟才知無不言上甚稱之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公從入都授山

西潞汾道左參政值地方初定公威惠兼施郡邑攸賴未幾轉分巡下湖南道靖盜安民政聲赫然特簡戶部右侍郎總督江南各省糧儲兼理錢法公受事七載綜覈有聲會裁缺回部補戶部侍郎俄而命總督倉場轉戶部左侍郎國計軍糈督催罔詘順治十一年特命總督宣大軍務時晉寧營伍廢弛民生彫敝公受事修繕城堡密布方略外殲賊而內撫衆境內宴然先是總督江南江西責重政劇擇堪任之人世祖章皇帝特命公往適海氛窺逞崇明失守公苦心運籌出奇制勝崇明旋復東南半壁卒保無虞公嘗在制府早起晏臥裁決政務心力勞瘁以致目瘡因而具疏懇辭奉有馬鳴珮謹慎老成効力已久今引年稱目病不能辦事情詞懇切着吏部議奏議上奉旨是馬鳴珮着回京調理病痊起用公回京日杜門靜養惟教子課孫間延鄉里耆舊談讌賦詩而已其他一無所涉自孟夫人仙遊後不蓄媵妾林下十載不改其常嘗購貸千金贖族叔昆弟俾完聚復業雖遵父之遺命人皆賢之公在任時屢有血疾宿患未除乙巳夏偶舉發浸淫漸不能起至丙午正月遂卒卒之日惟以竭力報國勉承先業囑其子其他不及一語嗚呼真丈夫

哉公累授資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等阿達哈哈番生于庚子年二月初十日亥時卒于康熙五年正月二十日酉時享壽六十有七元配王氏繼祝氏贈夫人俱先卒繼孟氏庠生孟養恬長女封夫人子一雄鎮宗人府啓心郎加一級孟夫人出娶張氏原任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儒秀次女贈淑人繼娶李氏佐領加一級李登龍次女封淑人女四長適關處士子關鍵次未字俱早卒次適原任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誌佐六男學聖次適原任巡按江南監察御史鍾有鳴次男韻亮長孫男世濟官監生娶董氏原任巡撫直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董天機侄舉人董子華長女張淑人出孫女五長未字張淑人出餘俱幼未字李淑人出茲于康熙 年 月 日葬于 之新阡是宜銘銘曰

眞主龍興攀龍附鳳翊贊文英協于帝衷運餉江南鄼侯伯仲統率文武機宜淵洞綠野歸歎棲遲梁棟白玉樓成歟然如夢倦念哲人物情悲慟松柏億年兆祥厥中

誥授資政大夫巡撫廣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鹽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加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諡文毅坦公馬公暨配特贈一品夫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總裁實錄聖訓方略漢陽眷弟吳正治拜撰
賜進士出身經筵講官內閣學士京口眷侍生張玉書篆額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
讀學士華亭眷侍生沈荃頓首書丹

聖天子用神武鋤反側戡定遐荒旣已爵賞諸有功猶惻然南顧曰嗟我舊臣有抗節封
疆九死不渝者朕甚傷之於是有殉難各官應加褒卹之諭而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襄
平馬公闔門死事爲最烈先是將軍傅公具以事聞吏禮兵三部僉議優卹如典禮上特
命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諡文毅輿襯旣還賜給全祭葬貤贈溢於家門爵資延於後嗣
又親題御筆俾揭石於隧道之阡爲諸臣所未有下及一時仗劍相依患難者九人出生
入死並得被恩敍錄以爲天下勸天下聞公義烈泣鬼神動天地莫不慷慨歎慕至悽然
流涕嗚呼盛哉自古國家多難之秋人臣之致身非一其生者僂力疆場收戡亂之功其
歿者亦以一死激忠義之心而寒亂賊之膽用是國勢張而兵氣日振所以睢陽嚼齒祿

山不旋踵就戮司農奮笏朱泚不逾時授首也始公仗鉞粵西寇方充斥左江右江皆岌岌煽動而平梧土寇與猺獞諸蠻出沒無常公勦撫兼行折其渠魁餘全活以萬計又爲民請命省脚費平鹽價寬木禁停採買復有司邊俸建郡國學宮善政班班具舉及吳逆反孫延齡繼叛以公繫人望首欲脅之同亂公不可遂被重圍即署中投繯幾絕賊排闥入救引刃自剄又不得殊死乃盡室羈係者四年公亦謂逆燄雖張人心尙固倘未死而義旅一集中外相應立可瓦解故潛遣二子一孫間行赴闕事機不偶滇逆踵至公被執賊營豎髮裂眦罵賊不屈甘死如飴二子九僕一時遇害妻妾婦女次第自經死者三十餘人嗚呼死生之際大矣重以四載之幽囚一念少移沒身莫贖非公識定於平時行孚於同室不及此而粵人亦因痛公之死憤賊益甚王師一至掃蕩曾不反掌是公身死而全粵之恢復實賴之未幾戎首孫逆先公被誅而滇中羣逆未死者寸磔梟街已死者揚灰都市公殺賊之志已釋然無遺憾且聖恩崇重褒卹寵蔭有加長公早登副憲次子及孫方先後擢用益大其家聲公雖旣死垂光史冊豈不千載奕奕有生氣哉公諱雄鎮字

錫蕃號坦公始祖副尉公仕遼因居遼陽左衛至宣議公族始大曾祖別駕公通判太平府司權蕪關清德著聞祀名宦祠祖司訓公諱與進以學行名家並以總督公貴贈資政大夫曾祖妣楊氏祖妣趙氏俱贈夫人公父總督公諱鳴珮從龍入都爲昭代名臣少時讀書采經史格言輯忠孝事爲論註傳於家公始以任子入仕起家工部司寶源局督琉璃廠營造孝陵夙夜恪恭各底其績旣而入爲僉都御史尋遷學士顧問稱旨由是有巡撫之命自山右改任粵西賜宴內殿又賜御衣名馬眷注加隆宜公之感激而捐糜以報也公生於天聰甲戌年正月二十八日被難於康熙丁巳年十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四元配張氏繼配李氏同日殉難長子世濟次世永即從撫署重圍中先後穴垣夜逸奔奏闕廷者也世濟奉旨優敘候補大四品京堂見任左副都御史世永蔭監生候選知州女四俱李夫人出孫國楨世濟出公遇難時李夫人及家屬尙在幽繫初聞難冢子婦董夫人即拜姑請死次二女暨公妾顧氏劉氏長公妾苗氏皆相攜就縊李夫人一一爲含殮畢乃自繫帛絕吭慷慨從容蓋古今罕儷者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世濟等奉公柩

卜葬于玉泉山黑塔村之原李夫人禱焉因具狀請銘於余竊念公歷官宦蹟多卓卓可紀不具論論其大節光昭天壤者如此系之以銘銘曰

文中有節刪處

泰山峨峨石嶄嶄嶽降臣人挺貞直間氣遙分遼海側經文緯武千夫特清門奕奕稱通德臣忠子孝垂懿則開府蒼梧炎瘴息兩江五嶺無叢棘一朝豺虎肆侵逼望闕馳書泪霑臆四年幽繫情悽惻恨不雙飛生羽翼髮指衝冠罵狂賊七星巖畔妖氛黑闔門九死惜不得桂林白日青燐色吞聲野哭人千億伏波膏澤留蠻域公叩天閭陳悃幅封豕長蛇請誅殛蕩平王路無傾仄生榮死哀耀南北君恩不貲臣死職天地綱維自此植公乘白雲歸故國霓旌桂旗儼可即

按前誌載與遴生潤甫此誌載與進爲坦公之祖未知孰是姑照錄之

誥授資政大夫總督淮陽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元愷馬公暨配董氏連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安溪年家眷弟李光地拜撰 賜進士出身禮

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總裁典訓大清一統志前禮兵刑工四部尙書太倉舊治年家
弟王揆書丹 賜進士出身提督順天等處學政京江舊治年家侍生張逸少篆額

伏讀聖天子御製馬文毅公碑文凜然喟興輒以未瞻風範自惜及在朝與哲嗣總制
公深相知備聞文毅公節烈顛末光照天壤又以為大忠臣有子之賢幸得為交道最也
今總制公忽焉去人間世為思勳業德誼而傷慕之其孤藩參君國楨適遣書請誌窆石
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世濟字元愷曾祖與進祖鳴珮父雄鎮生四子公居長張夫
人出也幼愛書史未入塾時即多成誦者稍長誓忠孝隨父粵西逆變起倉卒文毅公三
上密疏其第二疏則公以年少突圍重繭逃伏闕下告急者也時甲寅六月日欽命以
卿員用旋痛父慘殉泣疏奔收骸骨既得旨憐允倉皇跋險阻經年輿櫬還卹典優畀更
蒙御筆碑文褒示不朽營葬畢服除授大理少卿未期晉光祿正卿自是日侍上承顧問
謙賜悉領渥恩若乾清宮讌召命公上寶座親予飲一金甌公九叩眷注彌深昇平之宴
上倡韻製栢梁體詩公得句荷嘉許御書全詩勒貞珉亦以一帙賜公壬戌擢左副都御

史督造四省漕船於江南酌經費以核工便運歸報稱旨於是論用大帥不宜循資格任極關係封疆祈簡在著爲例又劾逐江南總督中軍官怙勢蒙蔽者奏皆可攝工部侍郎理錢法論銷燬滋弊鼓鑄違輕重之宜下九卿詹事科道議咸是公言乙丑由刑部侍郎遷兵部知武闈貢舉叅處奸人攘奪舉子供者士今永賴丙寅欽命重臣四人會同三法司清理刑獄以公廷尉少司寇時有令聞故遣乃徧鞠三百十七人全活者及半公仰體聖主好生至意平反折衷是冬遷吏部右侍郎數月命巡撫貴州黔界滇苗各壤民疾苦需賢能開府陞辭賜宴異等比至監臨文試即主考武闈嚴內外登選稱得人黔民歲困無名之役吏侵漁虐使民公下令首除之戶相慶紓患多矣戊辰軍政罪貪婪尅餉務取經術安邊使遠攷兵燹後知聖世湛恩之樂沐拊循莫大焉未幾命總督漕運控制七省公念所轄皆遠千里外惟潔已率下一切風行而輿利必先革弊革弊莫要於革心於是斥貪懲蠹豪猾悉惕息舊例徵漕一色苦瘁瘡難應公下令紅白兼收省民勞費無算然公日昃不遑勤甚不自知其德已巳值南巡中道趨迎聖駕蒙垂問體羸使以原銜奉朝

請公還京始治疾憶先德之非常感特達之知後先肺腑猶以未報君父爲惓惓即家居學導引瑣事不復關懷然誠忠誠孝之素願固天所篤生以酬蓋節以肩柱石者也公勳望卓犖每奉特簡必著績於便民體國如前史駿英所爲第優游東山人咸冀公復出而年未髦老何一旦訣不起也惜哉公於庚午猶荷欽點從裕親王征厄魯特敗敵於烏藍布通凱旋功一等嗣又承內帑分任河防保高堰伏汎瀕潰者得以完固下游億萬生靈遂無憂恐嗚呼公致身建謨猷三十餘載歷竭臣心義切翊贊諸奏疏具古大人器識以故採納裨益非淺鮮矣公篤於孝友弟世永方八齡文毅公遣原推官李子燮同奉密疏告急累官鹽法道與公相得益彰公善書工詠吟所著有重興志手錄格言訓子若孫以故治家有法度子孫恂恂然公生順治庚寅正月二十八日壬午卒於康熙甲午年十月六日甲戌年六十有五元配董夫人生順治辛卯年九月初三日殉節在康熙丁巳年十月十二日年二十七誥特贈淑人繼配連夫人生順治乙未年正月初九日卒康熙丁卯正月十八日年三十三封淑人男四長國楨九齡時隨前待詔朱昉齋大父瀝血陳情形

第三疏乘夜穴垣出柱林間道奔京師今現任江南布政使司守江常鎮道參議加五級
董淑人出娶程氏國模太學生側室張氏出娶丁氏國機候選縣丞連淑人出娶佟氏國
楷太學生側室劉氏出娶鄧氏女五人孫男六人日炳現任廣東文昌縣知縣娶王氏日
煊候選縣丞聘□氏俱國楨出日煥國模出日炯國機出日煜國楷出俱幼業儒未聘孫
女五人曾孫男三人弘基太學生聘張氏弘堦弘堯俱未聘曾孫女四人蓋文毅公及公
純忱厚澤足以長世而昌後廷賚寵眷有非筆述所能盡館甥戚屬多冠裳而藩參君克
家以紹洵輝映於不替哉今將以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初一日葬公於文毅公賜阡之右
兩淑人祔焉銘曰

姓始扶風蓬萊析宗遼陽仕蹟鼎盛從龍尙書偉業少保孤忠公能繼述門閥巍崇隨父
粵西賊臣逞亂禍燄凶虜躬幾被難齋疏潛奔請師伐叛萬里赴闕天子憫之留憇京邸
加以煦慈矧其才志實副疇咨乞假哭骸時猶道梗躑躅扶歸郵逾常等窳窳經營泣血
沈冥特遴卿月不伐不矜迴翔九列備著威稜人懷譽望霖雨股肱秉節遙臨黔疆得歲

膏政覃敷旋膺漕計七省軍民羣歌愷惠勞績高堅冰壺玉衡始終慎飭直節生平仰答
恩遇接武家聲倏騎箕尾名騰史籍徽德未湮豐碑赫奕鬱鬱佳城千秋永宅

誥贈淑人馬夫人董氏墓誌

賜進士出身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前兵工禮三部尙書宛平眷弟王熙拜撰

賜進士第翰林院學士禮部侍郎潞河眷弟張士甄篆 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翰林

院侍讀學士華亭眷侍生沈荃拜書丹

康熙甲寅粵西之變巡撫馬文毅公以身殉王事闔門從死者十九人而董淑人稱最烈
淑人爲今中丞君世濟之正配文毅公冢婦也生長閩閩又當文毅公開府建牙習見華
臚享逸樂而淑人克盡婦職平時上奉舅姑下御僕隸敬謹靡懈寬嚴得中凡織紉饋瀆
之儀罔不嫻整斯已難矣况當顛險之際而能倡率闔門從容就義之死而不之悔其節
烈之概真可與日月爭光寧止爲聖朝揚徽彤管已哉余故取其殉難一事祥誌之按狀
淑人爲山東陵縣令董君子華長女年十五歸中丞君越五年隨侍文毅公官廣西又二

年值孫延齡叛拘囚三載至文毅公被害遂偕妾苗氏俱自縊於梁間是爲康熙丁巳十月十二日也方延齡之遙應吳逆而叛也倉卒禍起時巡撫久不督軍務無標兵衛禦府第被圍文毅公計賊黨雖衆皆烏合易破乃命中丞君詣闕言狀請援兵臨行淑人泣曰君行矣若王師至破賊與君相見甚幸脫事不濟惟一死以報耳因遣長子隨中丞弟潛走京師時內外相持久賊黨百計誘脅文毅公終不屈而二子一孫北來乞師者相繼賊偵知之且憤且懼籍公家盡收其家人繫之囚室嚴邏防守淑人當流離困阨時事尊嫜倍謹諸子女接踵餒死無怨言迨逆孽吳世琮誘殺延齡文毅公罵賊抗節淑人奉姑李夫人尙繫禁所守卒有房李二千總者登梯以凶問告淑人向姑哭拜曰氏所以隱忍不死者尙有所待也今事已至此願相從侍奉地下遂自縊縋斷仆地者再額足皆毀卒不撓妾苗氏亦從死嗚呼死生亦大矣士君子讀書明道義者居恆非不侃侃自命至臨危輒依回洶恣不能自裁一旦喪其生平者比比然矣况在閨閣豈不難哉事聞奉特旨追贈淑人給應得誥命淑人雖死亦可慰貞魂於九泉矣淑人生於順治辛卯年僅二十有

七男女共六人長國楨即先赴京者其次子女並以饑寒死於囚室先是淑人既死守者哀其節烈收遺骨葬於桂林北關外廣福寺後及中丞君迎文毅公李夫人櫬並攜以歸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葬于玉泉山黑塔村之原銘曰 生鸞族隕鯨穴罹百憂堅一節妾同歸成雙烈事徵信非空設谷爲陵銘不滅

誥授通議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分守江常鎮道參議加五級貞菴馬公暨配誥封淑人程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提督浙江學政通政司右參議東昌年家眷弟鄧鍾岳撰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內閣中書舍人秀水年家眷弟金德瑛書丹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金壇舊治年家侍生于敏中頓首篆額

公諱國楨字幹臣號貞菴一號雲鶴山人父世濟母董氏中刪前康熙甲寅歲廣西逆帥之變文毅公密遣客朱昉攜公走妣董以一珠貽公曰勉旃相見無期此珠所以識也公泣受拜辭穴垣夜逸齋瀝血疏奔輦下時公方九齡手畫口數言其大父拘凶慘毒狀聲

與派進舉朝驚歎乙丑公以太學生御試高等除河南安陽令世有官方催科聽訟各有法邑漕例運小灘交兌官民兩病公即邑之伏恩村舊址建廩採兌條其事永著爲令歲丙子軍興中州軍需車驟安邑倍之公解俸尅期取辦民無所累旱魃爲虐公設粥廠亟請蠲賑全活無算蝗蝻生公率里人虔禱雷雨並至竟不爲災邑西南有渠曰高平起於珍珠泉由洹水入運河年久壅闕公疏濬開口令民灌田東北之慕村窪東南之廣潤陂與漳相近一當淋漓而瀾漫莫戢濬之以遠水患特建滾水石堰於清流口開新惠渠於楊家莊則維以隄蓄洩得宜爲民久遠計他如修學宮平官價修橋輯誌凡所措施一本古循吏爲政斷張烈婦冤邑人愈稱神明焉庚辰陞廣西潯州府同知士民遮道扳留於安陽橋建祠肖像以祀顏曰德配洹流總河于公成龍手書眞民父母爲額蓋紀實也公抵桂林謁雙忠祠焚香誓以恪守祖訓祠即文毅公殉難後勅建者值八排猺蠻梗化黔粵三省會兵進勦巡撫蕭公永藻委公監紀轉輸軍餉以能稱兩攝桂平貴縣治績如安陽至弭盜以靖地方興學以廣文教救北關之烈燄拒官桂之採買潯人尤歌詠之署本

郡篆去權稅銅弊績用益著巡撫疏薦尋擢湖廣按察使司僉事分巡上荆南道蜀江泛漲荆治水與隄平公首築黃潭頂衝始有安瀾之慶景沔諸縣水發請帑賑濟復相度形勢修築視舊建加固新爲石埭疏洩畢備民德之曰馬公堤戊子旱禱於息壤甘霖立澍轉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江常鎮道泰通漲沙百里斥鹵民竈紛爭歷久不決中丞張公伯行以此屬公不朞月事竣繪圖冊俾民竈無爭稱平允焉又建挑丹陽運河修丹徒舊閘疏濬啓閉以時至今賴之署按察使司篆廉明果決奸盜屏息聞總漕公計歸瀕行攀轅兩泣者數千人舟不得行居憂喪盡禮服除值遴幹員軍前運糧九列以公名薦遂赴西寧領橐駝米麪進藏至木魯烏蘇藏交楚復派趕駝回寧次毛里木索瘴癘大作顧左右惟以王事不終爲恨疾遂不起公自粵西所受董太夫人珠寒暑必貯衣內至是并董字墨蹟付囑世守嗚呼亦足見公志矣雍正二年西藏平議敍卹一子入監十三年冬詔從祀安陽名宦祠公天性至孝事總漕公先意承志務盡力以樂其心母董太夫人殉於難每念未嘗不流涕也生平好讀書工詩善行楷所著古今體詩臥遊草問心錄西

藏日錄承恩堂摹帖共四十卷藏於家公生康熙五年丙午十二月初三日戌時於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八月初七日亥時卒於途年五十有五配程夫人河南通許縣縣丞雲衢公女年十六歸公莊靜勤儉有賢孝行佐公宦遊廉潔相砥礪生子日熙早殤惟課兩庶出子以起其家乙卯家居以長嗣刺史日炳會詔邀特典夫人受淑人封丙辰恭遇重慶皇太后上徽號詔賜金黃絹藍紵共五端鄉黨以爲榮夫人以乾隆三年戊午四月十七日巳時終於內寢距其生康熙六年乙未七月初三日亥時年七十有二男二長日炳浙江金華府知府側室何恭人出娶王氏日煊河南陳留縣知縣側室成孺人出娶張氏繼王氏女四人孫男九人弘基娶張氏弘堦娶董氏弘堯聘烏氏並國子生弘圻幼俱日炳出弘璽娶劉氏弘增娶王氏弘均弘峻弘垣俱幼日煊出弘基公所蔭也孫女五人曾孫男一人松桂幼曾孫女二人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葬公於文毅公賜阡之前左夫人以是月二十八日啓公之兆而合葬焉側室何恭人以子承祧並祔兆域禮也銘

乾坤正氣萬古存忠孝節義聚一門嚙指書血奏至尊黃口萬里潛逃奔間關重繭歸叩

關口未陳列聲先吞青天雨淚白日昏舉朝簞聽紛涕痕垂淚聲譽衆早喧况有家學恣
討論歷仕政績民不諉自邑令起訖參藩晚歲異域屬囊鞬瀕死不及家一言泉深土厚
埋晝昏澤垂永遠裕後昆此烈婦子忠臣孫

按以上五誌及篆額共十石發見京西民國乙丑袁顧問金鎧擬集資購石置之天奉
省教育會又遼陽城南二十里向陽寺前山坡有六塚其墓碑題曰清誥封宣議郎馬
文舉之墓碑又誥封資政大夫戶部右侍郎阿達哈哈番馬太公諱重德夫人馬太母
楊氏之墓碑俗稱馬郡王墳非也據此則文舉係馬鳴珮之曾祖所稱資政大夫重德
則其祖也

勅封都督汪善之墓碑

在今東京陵

古者樹豐碑勒墓志所以考宗支而紀由來也至余舒穆祿氏宗支蕃衍功績彰彰不暇
條陳縷析備序繁文追維余四世祖諱汪善世居長白庫爾喀地方自我國發祥與其姪
諱楊古力爲吾輩之曾祖同隨太祖駕討各部及費拉卡噶力達等處有功奉旨勅封余

四世祖汪善都督之職入於護衛後取遼陽太祖建都東京顯祖宣皇帝陵寢奉安於東京北巖壚山右遂勅封爲東京陵云時余四世祖都督年七十餘矍鑠如常旨令暫駐陵次以備候旨聽選嗣歿於斯葬於斯並遺本紀實錄啓我後人志垂考證也蓋自順治八年顯祖遷葬興京是爲永陵至若余叔曾祖楊古力額駙年甫弱冠戰必勝攻必克少嘗擊衆屢建奇功太祖以公主降焉後隨王師取鐵嶺遼陽等處歿於軍也太祖旋師厚葬之世祖章皇帝考績殊勳追封開國佐運武勳王建碑墓道盛京北中瓦子窰即其墓焉余等緬想當時興懷往蹟余四世祖都督曾祖額駙叔姪二人自長白迤邐征討莫不艱辛並任休戚相關迄今塋葬兩地後裔各居異鄉恐代遠年深而宗族無考故勒是碑用序其巔末云爾 大清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八月穀旦敬立 孝曾孫關保 玄孫伊禮實徐秀等

滿洲正黃旗覺爾察氏七十叅領及配傅氏之墓碑

在今東京陵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宣力戎行宜鼓饒騰之氣選徒軍伍用資

曠騎之良領職惟人褒庸有典爾驍騎叅領七十謀能決勝勇必知方材重羽林夙表赳
桓之節聲先虎旅久推參佐之勤武功既奮於神京文誥迺輝乎天府際茲慶典錫以新
綸茲以覃恩特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豹畧宣勞勿替明煥之律龍章煥采益
昭果毅之風慎乃攸司欽予時命制曰臣忠報國戎旃著揚武之功婦順宜家譽命表同
心之助爾驍騎叅領七十之妻傅查氏終溫且惠已貴而勤順以相夫克佐賢勞於夙夜
敬能聚德益彰靜好於閨幃慶典式逢朝章宜賁茲以覃恩封爾爲夫人於戲揚令範於
紫泥禮宗擅譽播芳蕤於彤管內則揚休 乾隆八年閏四月初二日吉立

誥封刑部湖廣司額外主事王天祿及配趙氏高氏文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考績疏庸特重推恩之典服官資敬聿推
式穀之文爾王天祿乃刑部湖廣司額外主事王組之父世擅清名代傳素節家風淳厚
垂弓冶之良模庭訓方嚴啓詩書之令緒茲以覃恩封爾爲承德郎刑部湖廣司額外主
事錫之勅令於戲薄籟金而示誨世澤常延錫鑿帶以加榮天休弗替制曰官學方成讀

父書而繼業愛勞交備稟母訓以揚名爾刑部湖廣司額外主事王組之嫡母趙氏克樹芳型尤多慈教著承筐之雅範率禮無愆寓徙宅之深心克家有子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彤毫灑潤爰推顧復之恩彩翟流芳永荷寵綬之典制曰官學方成讀父書而繼業愛勞交備稟母訓以揚名爾刑部湖廣司額外主事王組之親母高氏以下文與前同

追封多羅剛果篤義貝勒巴雅喇墓碑

在今東京陵

古者國有史郡有志家有乘墓有誌所以述由來紀始末用志不忘也余宗室之發源備載欽定開國方畧暨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不敢條陳縷序徒事繁文就本支考證我五世祖諱巴雅喇迺顯祖皇帝第五子係顯祖繼妃納喇氏所生爲太祖高皇帝之幼弟戊戌年正月太祖興台吉褚英征安褚拉庫路有功賜號篤義丁未年四月復奉命征東海渥集部取赫席黑俄漠惠蘇魯佛納赫拖克索三路俘二千人歸天命九年二月卒順治十年五月追封多羅貝勒諡剛果葬於遼陽東京陵山麓之墓是也貝勒第二子諱拜音圖爲余之高祖自天聰八年至順治六年以軍功昂邦章京晉封多羅貝勒扈駕入都卒後

於京師安定門外距城九里新店村之新立塋地安葬焉嗣後世系單傳余幼失怙恃長膺官秩從未一至祖塋而每逢變格恭謁三陵五世祖貝勒必蒙諭祭載在祀典嘉慶十二年夏五月余授岫岩城守尉始得親詣展拜及今再守鳳凰城復爲修葺稍盡人子之私向無後裔公墓舊□□□□□□□□永住奉祀余恐年深代遠無可稽查故敬序其事勒諸貞石冀垂不朽云 時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仲夏五月中浣穀旦 五世孫鳳凰城城守尉福寧敬立

劉烈女四姐墓碑記

劉烈女降乩詩余得諸傳聞考之其事在通志其墓在城西門外夫降乩半子虛且烈女生小家目不識一丁字何以能爲詩詩且工異矣然烈女遭牛七之凶暴以禮自持卒至蹈白刃而不顧在天則爲仙爲神在地則貞魂毅魄不與新鬼故鬼伍其能詩也其烈也能詩宜也故勒原詩於石不揣固陋步韻於詩後非足言表彰亦勵人心挽風化云爾
原詩云此恨何時了孤魂泣故鄉寸心如鐵石一死爲綱常白刃鋒何避黃泉骨尙香

至今荒塚畔青草對斜陽 和詩云讀罷增三歎貞魂託此鄉保身遭劫數立志不尋常斷碣苔猶護荒墳土自香金書揚懿辭千古說遼陽 道光二十四年二月清明立 知遼陽州事郎若曾

按劉烈女墓前原有康熙時碑惟文不雅馴且字有殘缺其畧云

夫乾坤造化善惡無欺山川靈秀禎祥自集忠孝貞淫本乎一念是非曲直定於王章吾黨烈女雖係村農顧名節而重風化忽遭淫嫂捏口鄉黨姦夫頓思偷香縱意強行不能湏而溜白刃加頸不能磨而磷堅心禦暴大志凜凜移屍井內者香魂渺渺何□□□匍訴鳴官兇徒伏法蒙皇上敦風化賜牌坊以旌表中刪雖捐軀之日猶生之年也 大清康熙歲次庚寅仲夏穀旦立 又民國五年夏旱知縣事田癩穀祈雨不驗士紳請禱於劉烈女墓乃即沛甘霖因復修其墓增築圍牆並樹之碑

募修劉四姐墓文

烈女劉四姐事載州志州城西門外里許有墓在焉是爲葬貞骨之所道光中州尊郎公

詠詩刻銘立碑於其墓側一時稱爲盛事夫劉四姐生不逢辰拚命全節雖香銷玉碎有所不顧而區區者身後之一抔土又何足爲劉四姐輕重哉雖然一抔之土不足重而劉四姐之節重其節既重則此一抔之土自不能以不重蓋由其節而推之以之爲國而大體無虧可之爲忠臣以之處家而貞心不失可以爲孝子以之臨事應變而有定見有定力可以爲義士可以爲仁人舉而措之胥是道也然則此一抔之土不亦與遼水同流千山共峙也乎顧或者曰伊古以來滄桑迭變所謂忠臣孝子義士仁人其名磨滅而不彰者何可勝道而況閨門弱質亦何能永傳於不朽耶豈知作之于前而未嘗求名者前人之心也傳之於後而因以諷世者後人之事也其在窮鄉僻壤田夫野老無所責焉者耳若夫聲名文物之區苟有作者而無傳焉非獨前人之不幸而實居是鄉者之耻也所以比干之墓過而式焉柳下惠之壟禁採樵者凡古人遺跡未嘗不鄭重視之蓋以其有關於世道人心也烈女之墓何以異是無如地近囂塵既無垣牆之限更無呵禁之人久之竟爲樵牧之所今擬與同志諸人妥爲經營以垂永久所費雖云無多好善誰不如我願

襄盛事請列芳名於乎渺渺雲霄鶴駕不停於華表洋洋河水龍舟莫問乎中流惟此纍纍之墓尙與管公之屯共播清風於萬古豈不懿歟至若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是有土者之責也蒞是土者儻能爲之呵護現宰官身以說法是郎公不得專美於前也其於維持風俗之政不無所補云

馬劉氏節孝碑文

馬瑀林西岡

世謂勒金石傳久遠者必有瑰意奇行而後可至於煢煢孀嫗矢死靡他平平視之矣然昔人云古今之天下賴有幾個孝子忠臣義夫節婦相維持朝廷旌表節婦建坊入祠典綦隆也亦爲其可以勵風化扶名教足與孝子忠臣竝垂不朽則庸德也即謂之瑰意奇行也可憶余於道光癸卯春患時疾先君春溪公恐余不起也命以胞兄西池之次子爾桂爲嗣時爾桂年十七乙巳秋娶婦漢軍籍劉氏與爾桂同庚爾桂讀書刻勵值戊申春患羸疾婦侍湯藥不解帶不貼席者兩月餘竟不起婦欲殉余謂之曰吾無子始以爾桂爲子今仍無子若能替汝夫供子職孝翁姑則余無子如有子且汝未爲夫立嗣汝事仍

未完婦唯唯聽命後二年婦與其姑謀爲余置窻室庚戌癸丑余連舉二子婦皆助其姑撫視之及二子延師課讀夕非朝齎婦經理之無倦意余家貧粗衣惡食婦安之薪水勞瘁不憚焉間爲人刺繡得貲市餅菓俟小郎自塾歸輒餌之誘以勤學同治癸酉兒仁溥得男乳名喜同婦喜曰吾今可爲夫立嗣矣甫周晬即撫之保抱提攜移乾就濕人不覺其非親也者光緒戊寅秋婦積勞成疾卒年五十有二核其生平可謂節孝矣余甥陳景蕃讀書余家者九年感婦饗殮之勞也以請旌表爲己任己卯鄉試京師浼姻黨李中書楓林呈請於禮部旨准予旌表建坊入祠今特礮石命兒樂溥書之並屬陳甥書其事略于碑陰余家先世岫巖人今寄籍承德所居在立碑處西北三里而近云

光緒 年 月 日

按此碑在城北上崗子村南現屬遼界第十區

富察氏節孝碑文記

高玉衡

皇清宣統紀元之秋九月既望同校德君益三向衡言曰敝鄉楊氏母家不著年二十一

歲適富察氏承祺亦寒門也氏事姑奉夫以孝謹聞生一女會承祺歿氏時年二十九耳痛欲捐生轉念尙有遺腹孳生子或可延夫嗣乃不爲一時激烈之行而矢志以待未幾而果生一子焉氏悲喜交集厥志益堅停辛貯苦見者悲且敬氏有夫弟永祺嘗與氏析爨同母與妻遠行氏益零丁孤苦矣乃親井臼撫子女以養以教以嫁以娶其甘苦備嘗殆所謂青年矢志白首完貞者歟噫難矣後氏子長恩旣成人以經商致富家道小康且好義急公生有至性其叔以母妻並故攜女來依長恩奉氏意嬪嫁如禮叔亦賢慈視姪如子一門雍睦燕翼滿堂氏暮年頗享家庭之樂遠近稱之以爲苦節之報云氏歿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前已援例呈請旌表旋奉旨依議欽此然表彰節烈出自朝廷與出自閭巷其分位雖殊其爲風勵世俗則同也敝鄉人士旣敬氏之賢且欲使聞其風者有所觀感爰建坊以表揚之君其爲文以紀其事衡自維譴陋何足以闡揚幽貞然居嘗竊恨士大夫不講禮義廉恥而反不如婦人女子志堅行卓豈非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之徵哉讀歐陽公五代史至馮道傳論觀其歷叙王凝妻斷臂事相提並論反覆咏嘆

未嘗不潸然涕下以爲古今人有同慨也嗟嗟綱常正氣泯滅於臺閣簪纓節義高風獨存於裙屐巾幗德君之鄉有斯人德君之鄉人士有斯舉其有關於人心世道爲何如哉衡雖不敏亦樂紀其事使觀於此者有以興起焉

馮萬泰妻陳氏建坊碑記

在西關路北

先妣陳太孺人年十七歸先考爲正室事堂上以孝聞逾年樹勛生又次年五月先考以暴疾卒時樹勛生甫八月也於時家徒壁立竈半塵封事蓄之資惟先妣鍼滯是賴先妣事親撫孤備極艱辛數十年如一日此中苦況有非樹勛所能述及萬一者顧家雖寒微未嘗使樹勛廢讀稍長命出就傳年十五爲娶宋氏逾年先妣弄孫矣庚子歲試樹勛幸博青衿先妣心亦稍慰此後諸孫繞膝家漸小康方期永駐春暉歡承菽水詎料天不假年竟於宣統元年冬月一病不起享壽五旬有二嗚呼痛哉宣統二年邑之摺紳念先妣數十年之苦節不忍聽其湮沒聯名稟請縣尊轉請褒揚以光泉壤宣統三年奉旨欽准旌表節孝自立龍鳳石牌入節孝祠曠代榮施先妣竟不及於生前見之勛負母矣茲者

窀穸已安建坊有日爰畧述母之生平勒諸貞珉用垂不朽云爾 中華民國十年夏曆

五月二十二日男馮樹勛泣述

遼陽撫農公局在會紳耆頌德碑記

欽命頭品頂戴鎮守盛京等處將軍法什尙阿巴圖魯依

夫鷹揚奮迹大風不搖條鳧藻徵麻淩煙亦罄竹蓋德入人深則天心格惟功與天侔而人望歸故立苟祠頌鄙閣建樂社名謝城自古已昭於今爲烈辭之夸耶情難忍焉况復德在生民功在宇宙九重用作霖雨百姓望若雲霓如我盛京將軍依公者乎公之鎮守黑龍江也以保赤爲首謀以建白爲餘事有淮南奇才三百率江東君子八千陣解星芒氛銷海霧旌旗開而風雲動帷幄肅而龍鳥翔固已威播邊隅聲溢遼右矣乃自東島餘封西流支孽藩籬蠶食包胥之哭遲來蠻觸絳張魏鳴之謀早洩坐使夜郎自大遂致夔塞稽誅粵在甲午之秋未就庚辰之繫公奮戈扶日授節自天營平懾羌罕之謀裴相奪淮蔡之魄尅期進發飲馬於混江衆志成城陳兵於偏嶺左扼長甸右翼蒲河整軍以待

聚殲使賊不遑他顧水甲陸隊屯成邨烽碩畫無遺逆料負嶠思鬪鞭長莫及無如犄角
先奔二道溝邊飛鳶驚墜三家村外羣鳥返啼於是收不敗之兵歛散博之局作全軍之
殿出驕敵之奇旣大撓於草河城復要擊於荒岔溝氣再鼓而不衰戰三日而愈奮指揮
搖山岳呵叱動鬼神反風則沙陣齊飛望氣則麾頭異色精誠所感祈禱皆靈爰振積威
奮復故土鳳城錯鑄九設械而九登驍將乘墉再懸布而再絕斯時也海城報失遼陽戒
嚴公先急星馳預謀朝食麾下咸稱敵愾陣前幾盡么麼鋌鹿將窮韞鷹猶狡明年乙未
寇潛逼遼上命我公回援斯土瞻軍容於細柳竹馬迎來顯智畧於枳籬鐵騎橫去敵人
喪膽徹夜數驚勁旅同心兼旬屢捷一丸函谷未容半步輕窺三刻踰溝正議長驅進勦
奈海外之餘皇不返楚南之螯弧如遺且誓雪仇而和議紛矣是年夏遼右復大旱公枕
戈待旦洗甲修誠兩師偃僕而前驅旱魃倉皇而宵遁民之福也公之惠也至五月使臣
上和約詔曰可屬公留守陪都乃新 玉皇上帝殿并修 協天大帝廟一旦經始崇德
報功二年於茲歲祀鄉儺愛甘棠而詠召伯瞻大樹而望馮侯遂植碑於殿旁敢援阮畧

之例釋頌詞於碑面願陳郭冲之條鄉愚不文父老有口頌曰 公格神兮吾神昭昭公
勵俗兮吾俗囂囂公不來兮賊驕公自來兮氛消惕公威兮公武奠廟堂兮周召虎沐公
澤兮公文檄露布兮驚千軍祀 上帝兮感公德頂祝兮无極泐樂石兮壯公勳手舞兮
何云公無他之兮爲下民佑天皇萬年兮公長壽大清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月建丁
巳 前撫農公局練總楊向春總理徐德成總察楊佩璋率衆立監生楊錫蕃書丹

徐公德政碑

陳景蕃季芳

軍有范韓威名破强虜之膽界分遼海孤城障半壁之天如我遼陽州知州新授慶陽府
知府徐公印慶璋字瓊齋其人固有昭昭在人耳目間者公山陰望族遼左蜚聲才只膺
百里之區髮竟繫千鈞之重召父杜母口碑久著於里閭武庫曹倉擘畫獨精於帷幄時
則倭人猶未渡江而西折也而公固已惠周鶴野價重鷄林聲溢三韓威加百濟無何警
飛電報疑誤風聲丹鳳城南鼓鼙動地白狼河北草木皆兵而公以遼陽爲靈氣所鍾海
氛近逼沙沉鐵鎖萬人翻鴨綠之波城固金甌一綫延長白之脈麾十三營練勇令出如

山有數百賊生擒陣思背水說者謂三省險如孤注萬民恃若長城者固藉依長二帥爲之先聲亦賴徐公一人爲之後勁也以攻心爲上策共帕首於軍中五月出師上表而痛陳諸葛單騎見虜伏地而羅拜汾陽古有其事今見其人矣旣而和議已成善後有法公與葉公梨軒設義賑以活民生恩膏迭沛修堤防以疏水道福潤均蒙循吏如黃借寇之情難達彼軍皆墨微管之力誰歸峴首壺頭不無遺憾管龍丁鶴克紹前蹤華表撐天大碑刊擘窠之字棠陰滿地遺愛留去後之思德感三生功垂千古

按此碑文可以爲徐州之實錄惟查今城中並無此碑蓋當時已有成議而未果行耳此稿係某君鈔本得來

祭趙亦樵文瀛文

馬埈林

嗚呼人生離合誰測前因友誼悲歎相關定數秋蕙春蘭方清芬之同挹高山流水忽古調以獨彈雖風有必斷之萍樹有先零之葉而盟締同心志切堦甍之雅交從總角義重師友之親能不念白首之同歸撫黃腸而隕涕也乎惟君幼習縹緗蚤噪藝林之譽長叨

餼廩遲登蕊榜之名郎署三朝方冀干雲而直上麻衣一領何期如雪以歸來從此作淑
明之終隱賦孫綽之遂初樽開北海佳句勾留碁賭東山羣從遊宴財能濟困慕漢代之
八厨貴不驕人師石家之萬石咸謂和平養福美意延年耳鳴陰德自可長樂乎田園人
訝陽休終疑古人之名姓矣而乃忽遭小警來作寓公甫及中年遽驚噩夢葳荅罔寒竟
非續命之湯琴鶴相隨祇殉埋憂之地同人等登元伯之堂風淒日冷執仲宣之紉草碧
烟寒言有盡而情長事代籌而智短膝下嬌兒未知好從紙筆閨中弱女誰檢嫁時衣裳
半枯荆樹介弟悲同氣之枝獨守蘭房孀婦下恤緯之泣此尤我輩爲之傷心而君亦難
瞑目者也今值靈輓旋里之辰略仿河梁臨別之餞出其東門空羨玉門生入才慚下里
擬成蒿里哀歌撫棺一慟此後難期舉酒三杯從茲永訣看遼雲兮漠漠愁鬱不開指衍
水兮悠悠恨流難盡揮千行之血淚望一擔之空山雖他日墓前經過能無忘斗酒隻雞
而此時歧路相逢已不是乘車戴笠欲覓音容倏覺人天之隔再瞻言笑除非魂夢之間
嗚呼哀哉尙饗

遼陽學界公祭張提學使後圖文

洪汝冲 未丹

嗚呼我公溘然竟往泰顏哲萎吾焉仰倣緬公盛德外朴內朗秉氣春和澄襟秋爽早掇巍科大學司講陳臬湘沉王事執掌所至有聲一空標榜忠信篤敬銘諸函丈政事文學一時無兩吾奉甲辰日俄擾攘喪亂既平新知誰餉墨守陳編萌芽未長寧乏良材不逢大匠寧無成法草昧初靄維時我公星輅東嚮絜領提綱光明大放新舊乘除敢涉鹵莽孰忝臬比資之學養孰刺子矜軌諸勺象綜數名實不虛以枉剖決洪纖不侈而廣矧茲學校官帑私帑一分浮靡萬姓疴癢樽節物力持以勉強吾遼子弟尤荷宏獎中學提升規模宏廠各校改觀迴殊疇曩若網在綱如示諸掌大冶甄陶蒸蒸日上來暮方歌薤露忽唱天不憖遺功德難忘緬懷遺澤能無悲愴北望繡帷流涕頓顙式寫哀忱冀通肝蠻嗚呼我公名留天壤敬爇瓣香願鑄銅像尙饗

公祭鄉諡剛靖徐聘卿先生文

袁金鎧

維年月日某等謹以香楮酒醴庶羞粢盛之品致祭於清授中憲大夫鄉諡剛靖徐公

聘卿之靈曰嗚呼聘翁曠世之雄其來有自間氣所鍾排雲馭日降嶽生菘譽馳域外名
滿關東聲威赫赫光氣熊熊有大丈夫概有古烈士風歲在甲午時維孟冬國際決裂倭
人來攻遼海岌岌兵事倥偬公率鄉勇崛起圖功指揮團衆不亞元戎精力彌滿真體內
充人健路熟曲徑迴峰設伏伺敵水洩不通山鳴谷應戰鼓鑿鑿策勵所至疇敢惰慵忠
義激勉罔弗靖恭薪餉器械無俟官供迨軍閥之媚嫉藉解甲以歸農有隙可蹈防務頓
鬆而吉峒峪之團練乃自此而聲望日隆迨庚子之拳禍痛官署之逃空委城而去食祿
臣工土匪肆擾群起如蠶蝸螭羹沸蝨賊內訌狼很兔贓戾氣蓬苒驚心動魄影蛇杯弓
眠不安席羣病怔忡誰禦禍患獸猛水洪賴公團防整飭甲兵在胸鋤奸弭暴翦其頑兇
草薙禽獮聚殲而烘或示薄懲宥彼昏惰風聲所樹震賸發聾萬戶安堵胥荷旃幟出作
入息喜氣融融澹忘寇亂時和歲豐謳歌抃舞白叟黃童遐邇共仰德速郵筒思託仁宇
相慶遭逢至甲辰之役日俄爭衝臥榻之側兩國交鋒槍林彈雨環境狼烽孰孰是孰
爲折中任彼遣使意厚情醞公嚴守中立保我垣墉不偏不倚無所適從追維三事自始

至終獨行其是不冀酬庸安民保境勳可鼎鐘孰爲推挽甘作民傭山有猛虎海有神龍
孰敢予侮肆牙磨龔悠久不息實大聲鴻功德無量百世所宗某等追隨驥尾敬佩由衷
荷公提挈麻隴生蓬參朮苓桂胥置藥籠想公偉度量雅襟冲精神邁衆目明耳聰鬚髯
張戟健不扶筇談笑慷慨酌酒盈盅所見者大事理明通其行敬篤其言信忠磊磊落落
無待彊縫嫉惡如仇量若不容而渴於好善又不遺菲封竹筠勵操圭璧飭躬清風兩袖
不羨山銅捐其所得剏建覺宮開來繼往求我童蒙忌者雖衆短淺雙瞳欲撼大樹蚍蜉
比蟲似此品概龍門之桐雲霄一羽橫絕蒼穹同甫亮節田疇高蹤後先媲美鶴鳴嚙嚙
甄陶羣類如金在鎔登我衽席偕之大同吉峒之峪翠柏丹楓岡巒突兀怪石長松崎嶇
行路山多嶺重俯視今古出拔人叢期頤應享杖履雍容胡爲遽逝亘化長虹哲人其萎
馬鬣可封社祀之典報德宜崇易名鄉諡私議秉公高山仰止佳木葱蘢飄然遐舉欲挽
無從今宵公奠酒白燈紅物雖不腆瞻望靡窮尙饗

附輓詩四首

吉峒岡巒奇氣鍾異人崛起曠難逢破天聲價凌旌節

甲午中東之役帶團練三萬人遠近以徐老帥稱之

守土勳名可鼎

鐘同甫瑰懷勦駑馬田疇高蹟保盧龍

古人可相彷彿者惟田子秦耳

紛紛冠蓋何堪數開拓風雲萬古胸

泉水清明居讓廉驚人虎氣望威嚴

神氣威重見者悚然

兢兢毅魄就鋤蠹磊磊剛腸懶避嫌萬戶瘡

痍資保障卅年功德在閭閻腰盤傲骨青蓮似羞向權門寄矮檐

痛癢相關鬱熱腸韓荆未識荷譽揚

乙己余被羈於日本軍政署之警務課公見次帥首提此事時尚未識面也及次帥遣差往詢獄已解矣

襄平薦牘洵知己

次帥薦牘有上不動支官欵下不搜括民財徒以忠義激厲保全無算之語

東海流言枉謗傳

東海督東有捏謬公為革命黨人者委某在歸省乃稟陳白治之美贊嘆至極段香岩督東時代亦有誦語者賴張巡閱使解之

鐵鑄團防搜輯稿

海城徐乾元有團防輯略紀公辦團事實東人滿洲輯略亦極稱之

金捐疊舍慨傾囊

公所得巡官局董薪水盡以辦學

無端竟撼千尋

樹可笑蚍蜉不自量

抗稅聚眾與公為難幾釀大獄卒無損公之毫末

痛抱西河老淚傾

幸西九月次子蘭亭病逝公甚傷痛

哈濱噩耗詫騎鯨閻羅雄鬼韓擒虎生死英靈石曼卿報

德馨香宜社祀

歿而可祀於社惟公當之

秉公私諡重鄉評

鄉諡

元龍奇氣消難盡謾謾松風訴不平

哀輓王述訓希古文 王述訓浪子山人

山左嶧縣 胡小魯

嗟夫嗟夫執干戈以衛社稷方是奇男聞鞞鼓而赴疆場斯稱勇士作忠作孝賭性命於

硝烟彈雨之中爲國爲民塗膏血於白草黃沙之上摩石紀功班定遠之勳有幾買絲繡
像平原君之貌如生唯我希古先生可以當之矣王君名述訓字希古遼陽舊族燕北從
戎本翩翩之公子作駢駢之征人有志請纓同終軍兮弱冠杼謀敵愾羨周郎兮少年歷
充游擊邊防爭誇儒將轉戰山東直北久著奇勳方計天山三箭畫姓字於麒麟詎圖直
邊一役捐餘生於螻蟻龍泉有恨未斬盡盜賊之頭顱馬革誌哀徒裹夫英雄之屍骨從
教耳鼓喧傳將星墜地佇見口碑勒載福曜當天進能戰退能守有進無退生爲英死爲
靈雖死猶生可嘆天心憤憤竟教伯道無兒須知人事茫茫猶幸中郎有女差堪慰幽魂
於地下洵足博令譽於人間也他如寒梅萬樹葬太傅之衣冠古柏千株弔丞相於泉壤
湘纍長逝左徒之孤魄空招山鬼啣冤楚郢之國殤難起死有餘榮生何足惜况王君舍
生取義殺身成仁甘犧牲一己之性命作保障萬姓之幘幘將見魂歸天上名著塵寰紫
電青霜仰將軍之武庫黃花白酒弔烈士之英魂萬里烽烟歸去化遼東之鶴三更皓月
望來渺塞北之鴻

碑誌傳述志卷三十六

石綱菴制府家傳

八旗文經

李 鐸

鐵君

公名文晟字公著號綱菴本瓜爾嘉氏滿洲蘇萬籍也公始祖卜哈明成化閒內屬授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至曾祖翰避讐廣寧始以石爲姓生三子國柱天柱廷柱並隨世祖入關而廷柱功爲多由雲騎尉都統八旗晉一等伯少保兼太子太保以鎮海大將軍守京口卒諡忠勇廷柱子綽爾捫官參領兼侍衛生四子公侍衛公之長子也少不急仕進家食以事親康熙初叔某征漠侍衛公篤友于之愛私憂之公從容進曰大人勿苦兒往當得報遂直詣行間問起居而後歸某年試官江南蘇州府同知時八閩用兵三吳爲孔道公承委事一切辦尋以制府于成龍薦特賜袍擢知雲南開化府事道出楚南遇滇民舊被猺夷掠者遮道請贖公到官首請之得反流亡三千餘口逆黨韓有昌謀亂獄不決公讞之誅亂首裁四十人盡釋其他以母憂去服闋起知廣東潮州府瀕海寇盜爲潮患公身歷雲青請澳撫定之負固者偵其來禽殲其魁有吳岸之者將就刑大呼曰即禽固

當死然安能盡殺未禽者乎公異之曰釋若若能招之乎曰能遂釋之岸之叩頭請曰願質老母三旬當報德公勞之而去未及期盜爭就撫皆輕悍剽疾者潮向苦盜日未晡即扃戶自釋岸之後適迎春東郊公命岸之率所撫四百人擐甲執兵按隊而出潮民觀者如堵復聽民上元張燈樂十日無所禁蓋潮俗未有者也潮民深德之祀之如昌黎以父憂去服闋起知廣西梧州府改知山西平陽府平陽旱民大饑公請賑不待報亟支官米十七萬石銀十四萬金身給散之當事怒將坐以法父曰活民而死無憾會征西議府養馬公上議曰平陽距大同道遠有警不及赴且災黎忍令復困供億乎當事不可公抵印几上曰官可罷馬不可養事遂寢有頃事聞聖祖嘉之擢貴州布政使所支以賑民者悉免無校尋授雲南巡撫前明沐英以屯租養操軍其租十倍民田久之籍爲正賦屯軍多逋逃田荒無徵公請如民田上則起科報可積困遂甦公入覲適安南請普洋河堞地公謂普洋故我地與我犬牙錯夷狼貪不可許又陳諸不便於民者事悉施行久之改廣東巡撫尋授湖廣總督公疾作再疏乞休不報丙戌年聖祖南巡公迎至淮聖祖慰勞之詢

年齒疾狀日賜食復命之任是年五月始允以疾休公既歸構別業家塋旁幅巾曳杖灌園自娛顏其屋曰安蔬嘗服一裘敝甚指示諸子曰此吾童子時製六十餘年矣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汝曹其識之著志說鑄於壁以示訓云庚子年八月四日卒年七十有七贊曰綱菴公我之自出也少爲先伯父繩武公所獎誘與先大夫及諸父兄同學八人及長曩信虎變各樹所業爲名公卿光景照耀熊乎盛哉公嗣先大夫制楚江漢之化後先在楚人不忘固非予小子所得而私者 按今城東門外石翰墓碑載其先世酸尼人名臣傳載石姓係蘇完人此傳作蘇萬字音相同非有誤也

先高曾祖三世行略

八旗文經

佟世思

先高祖諱週字儒齋世居撫順以撫順邊烽時警望遼陽有白雲冉冉於其上遂家焉自北燕時遠祖諱萬諱壽者俱以文字顯累傳至明洪武閒始祖諱達禮以邊功加秩指揮同知世其爵五傳而生季甫公諱檉季甫公生心一公諱慈是爲儒齋公父公生而穎異讀書明性理家資巨萬謹恪自居教子弟以正事無巨細必取法古人公生曾祖諱養義

字直菴念時勢多艱身家爲重教曾祖以恪謹居躬曾祖心父之心凜凜恐墜數十年如一日已而家難起以撫順族人諱養性者於明萬歷闕獲罪罪應族於是通族之人潛者潛逃者逃易姓者易姓更名者更名先高祖耿介性成語人曰族中有此皆我伯叔之咎正宜延頸待誅潛逃何爲易姓名何爲遂爲有司所執先曾祖相從於車塵馬迹中徒步奔走械鎖琅璫春氣苦寒淚凝冰合先高祖歸命於法始終無難色先曾祖躡蹠號泣念先高祖以垂老之年罹奇禍呼天搶地以爪入肉血出不知時曾叔祖諱養歲叔祖諱純年同以事去斃斃異地父子祖孫無完卵向以家素豐饒爲捕按者魚肉奇貨之家遂破先是先大父諱方年字長公爲范公諱楠壻范公即本朝師相文肅公父也百計周旋匿之館室先大父自分不欲生每思自首以從祖父文肅公屢慰之曰非不欲爾死也其如宗祀何久之人漸悉徙之沈香林寺名不可東寄西遷心勞力竭又懼有司下除根之令欲使姑易姓先大父曰我祖父叔弟皆因不忍易姓而有此禍我豈忍悖祖父叔弟之志易姓以偷生乎文肅公彊之至再而後可先高祖入關後分禁永平諸邑獄旋復因邑有水

災城爲水沒若祖若孫若父若子若兄若弟不相顧先高祖暨叔曾祖叔祖俱以水死先
是高祖莊坐大呼曰伏朝廷之法而不死於法生猶不生也時先曾祖身在水中與怒濤
爭上下流之門側聞先高祖之言如此隨自臆度曰是死終不明得浮木負之出投邑令
令曰爾父死并以爾死上聞盍去之先曾祖告以前故因厲聲曰我何敢悖君父邪遂觸
階死令曰孝子也鄉人過其邑聞其言與事而歸告之特於歸骨之地未詳嗚呼痛哉先
大父既留尙未婚文肅公彊之完娶先大父抵死不可久之乃成禮三韓一帶盡入我清
版章族之人潛者出矣逃者返矣易姓更名者連袂而歸矣先大父相依文肅公雖曰無
家可歸族人亦無許先大父歸者蓋因先大父爲人方嚴侃直落落難合兼以家業飄零
竊恐歸宗爲累也時既爲我清編氓從戎大師冀立功疆場且欲覓先高曾遺骨歸葬無
如彼蒼不憫壯志未酬戰歿於灤州灤城潰日先大父躍馬入曲巷伏兵四起先大父矢
已竭猶手格數人刃血流而歿後拂之氣象如生爲族人所目擊者以故先高曾終不得
葬心一公之側并先大父亦不得歸矣先大父既歿太宗文皇帝嘉憫其忠恩賚二百金

曰人命錢其時先大母已去世四載家大人僅六歲依外家有族人出語文肅公指家大人曰此我家子弟也當歸我族文肅公唯唯并出前金族人收之閱兩月忽使人送家大人歸僅遺布衣二領而二百金屬烏有矣嗟乎得人之父命錢而僅以二衣遺其子尙復有人心者哉幸文肅公視之如子撫育教誨成戊子貢士歷官江西巡撫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戰功授正一品前涖任江南安徽按察使時以覃恩贈先曾祖及先大父通議大夫如家大人官高祖母梁繼高祖母金楊曾祖母李祖母沈患難之際俱以病卒曾祖母及祖母俱以家大人官贈淑人嗚呼痛哉思生也晚先世之事竊聞其略是傳也拊膺痛哭數四乃成庶幾仁人君子賜鑒之下知吾先人世傳清白不愧子臣之大節如斯而已至先大父之罹禍患愚父子抱終天之恨尤深苟非文肅公生成之德又何能有今日哉嗚呼痛哉

賈烈女傳

八旗文經

楊應琚

賈烈女者西寧人賈洪基之女年十八受聘周英俊嗣子琦琦暴疾死赴至女家女聞之

裂頭上帕刺刺有聲悲哀欲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琦又不許自是遂縞衣素履號泣不輟聲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夕焉見者皆爲流涕父母憐之爲好言勸解皆不答令弟妹家人環守焉久之有老嫗自鄉來者不知隱諱直於女前言婚事女正色曰馬無雙鞍女無二夫何婚之議即之後院聞闔戶聞縊死矣家人隨跡之已不可救也容色如初口絕涎沫視其項瑩然無痕異哉計後琦死適半月耳先是琦之死其家已暫掩漏澤園中女死其父母因欲寄殯某寺夜見夢謂父母曰女既死胡爲而置兩地也父母驚寤晨起聞棺中有聞如裂木父焚香祝曰已知兒意即卜地令汝夫婦同穴毋怖家人聲乃止遂出城覓地遇有金姓者問何之告以故愕然曰有是哉疇昔之夜夢有舉雙棺至予地上者今聞汝言無乃欲予地乎予有地一區在東郊欲則汝售遂立券營葬至今郊外五里巋然高冢在焉

贊曰歸震川云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此言其常耳人以廉恥爲貴衆人既指爲某婦矣而又覩然他適乎是以節烈之女每欲輕生不謂邊徼之

區有此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豈易得哉余初莅湟中求問其所謂烈女墓即在東郊道左至今每過之低徊感嘆不能去云

書先君吏隱集後

八旗文經

蔣攸銘

府君生於先王父黃州郡署別字臨皋不忘初也十餘歲即績學工詩諸子百家靡不觀覽而於韓蘇集爲尤嗜天性孝友淳朴故無論長篇短什意味深長不必矚目怵心而字字從至性中流出嗣是隨宦津門待詔京邸未嘗一日忘乎詩乾隆乙未歲先王父罷職歸旗以隨任之從父楷年就嫻楚南遺漏未報謫戍軍臺府君陳情乞代格於例不得達又以旗人不能隨侍兩次乞假省覲匹馬長途嚴風朔雪閱歷所經皆關學問所謂窮而益工者也至癸亥歲始得遂代戍之請喜老親之生入玉門悲定省之遠違子舍穹廬歲月益肆力於詩適陵州廬雅雨先生亦在戍所親承指授更沈浸於淵明子美諸家而詩學大成中年多故兩次居憂又以家貧代人經理鹺務茅店雞聲釣篷雪影拊髀悼歎擊節悲歌迨後策仕江南遷官山左退耕於洵水之陽南北奔馳星霜荏苒或撫江山而弔

吉人或對花月而酌今雨或免葵燕麥訝滄海之成田或薤露晨星悲山陽之聞笛情之所至即寄於詩惟是少時屢經顛沛家室飄零故弱冠以前痛無存稿第自中年以後篋笥所存編次得若干首仍舊稿之名集曰吏隱余小子以顛愚之質幸叨科第其橐筆西清不至雌霓誤讀者受教於庭訓爲最深乃手澤猶存而僂聞莫接言念及此傷如之何蓋讀不終篇而掩卷長泣矣又安忍序爲哉謹述府君詩學生平大略附識於後每日晨起盥手敬誦惕然於君恩之不可忘而祖德之不敢替云爾庚戌秋七月

誥授中憲大夫督理江安徽甯池太廬鳳淮揚糧儲道先考問山府君行述

咸豐三年春慘遭金陵之變秋七月僕周鈞始脫難奔走來訃不孝玉章遵大母命以次嗣府君後嗚呼痛哉府君殉難金陵竟一慘至此乎身爲臣子固義無偷生乃一家視死如歸聞者悼焉矧屬骨肉曷勝泣血椎心不孝旣不能手持寸刃親斷賊首以竟先人之志復使嘉言懿行遂即湮佚獲戾滋大惟不孝生於府君筮仕之後侍側日淺凡府君生平措施之大與人接物之細或竟未知或知焉弗詳使紀錄不實累先德重不孝之罪也

爰越海通函詢之姊氏而姊闔別內外罣漏仍多謹即其見聞所及和淚濡墨述其大端不孝復加訪核稍爲補苴以備當代立言君子有所採擇焉府君諱克讓姓陳氏字謙吉別號問山先世閩之晉江人也高祖畏齋公諱天命國初值耿逆之亂避地遼東隸承德籍曾祖希孟公諱起蛟祖公達公諱國孝馳贈朝議大夫祖妣氏張氏張氏李鈞馳贈太恭人考三聘公諱先知誥贈中憲大夫妣氏陳誥贈太恭人繼母氏鄭誥封太恭人府君生於嘉慶四年正月十二日申時五歲遭先大母喪哀毀若成人六歲事繼大母尤敬謹人咸異之七歲就外傅讀書過目成誦塾師田佃漁應年重之謂人曰陳生舉止端凝藹然得春氣遠大器也年十四以文名一藝出人爭傳誦而自視歆然先大父性剛嚴子弟有過不少假借府君朝夕侍側未嘗遭譴訶嘗說史爲祖姑解頤偶及馬革還屍語問彼何樂此府君曰忠臣爲國捐軀即正命也名垂青史夫何不樂祖姑愕然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肄業瀋陽書院院長霍儀閣慶姚亟稱之年二十二食餼二十三以優行貢成均道光二年舉京兆三年成進士改吏部主事時年二十五初先大母之棄世也先大父以

祖塋地狹浮屠東麓卜新阡悉不如意府君乞假歸泣請先大父仍扞於祖兆啓攢見樞就敗一慟而踣乃厚其槨葬焉將赴都先大父誡之曰顯達視汝命幹略視汝才不可強也惟操守氣節乃若所能自主者好爲之勿貽先人羞吾家足自給無須汝祿養爲也府君唯唯至都隸考功司司案山積多矛盾吏得上下其手部曹患之府君請以勘校爲己任每案原始要終必期畫一即一字之訛亦爲釐正暇則檢閱舊牘風雪不少息積半年司有疑案不能決府君徐以一言判可否且曰某牘可證也稽之不爽因共推爲秉筆稿脫畫諾者多濡管以俟非重大事皆不甚寓目其見信如此性和而介寡交遊公餘惟以一卷相對嘗手書楹帖有交非知己不妨疏之句故所友多奇偉士有同姓某亦閩人勢位方烜赫慕府君欲與通譜牒府君以世系無考婉謝之而待人則見義勇爲有以急難請者雖力不逮弗諉也以故俸不足歲取給於家自奉則緼袍脫粟晏如也七年春覺心神恍惚得家書多閃爍語疑之詢諸鄉人知先大父嬰噎疾已瀕危亟乞假棄眷馳歸先大父驚曰烏得來蓋先大父得疾時戒家人勿通信都中詢得故始泣下曰吾不欲分汝

心也然聞汝居官有清勤名吾目瞑矣遂不起府君哀毀五日不食大母強之始進一粥
既葬置苦塊木主側朝夕奠醢三年如一日焉服闋補原官十四年管本司員外郎掌稽
勳司印兼文選司行走乙未恩科鄉試丙申會試兩充同考官所得皆一時名宿十七年
京察一等遷郎中欽命戶部坐糧廳總理八省漕運糧儲兼銅稅務素有膏腴名賀者盈
門府君無喜色蒞任胥吏即以萬金爲壽且曰此向規也詰所自來皆噤不敢聲府君曰
何規爲特餌耳因數其上下交通狀及漕務諸奸利洞若指掌雖滑吏不能置一辭爰申
科條明賞罰值驗米期歷各舟躬自檢視可否決於一言凡抑勒袒庇參合之弊悉絕漕
員便之頌聲大作故事總經紀缺出承充者先以數萬金徧賄上下名曰缺底錢錢無出
皆捏故預借庫帑分年扣還究之有還有不還數十年輻輳不清也經紀魯漢臣巨蠹也
緣事斥革多植黨盤結不去陰持官吏短長總經紀非賄漢臣不能得得亦不久府君廉
其情不俟保牒擇一勤慎者遽與之其人力辭府君曰爾畏漢臣耶勿過慮然不索爾缺
底錢亦無庫帑支爾也漢臣大恚陰撫府君之短以脅之卒無所得乃斂迹府君既以清

廉自持亦以此心待人歲時伏臘悉以空函達長官於是缺望者衆即同官亦不能無後言年家子董某慮賈禍乘間言之府君曰凡事一誤再誤皆可贖惟貪如白受采雖力滌之汚如故也且廉恐賈禍豈貪盡獲福乎卒不搖而丐乞者益衆情不能卻轉稱貸以與之差竣鬻東華門舊宅始償焉故當時有熟署冷官之語三十年授四川綏定府知府無力治裝大母遣惠吉公齎貲至且諭之曰第爲清官無憂家計也府君謹識之過陝李石梧星沅廉訪聞之先至寓謂府君曰天下官安得盡如公者咨嘆久之府君初訝其無因詢之蓋李嘗附糧艘至通聞道路藉藉無異辭故信之者深也綏定在萬山中民樸風淳遭教匪王三槐蹂躪之後未盡復業府君曰得十年休養生息其庶幾乎乃除煩苛劾貪殘暇則選子弟之俊秀者資以膏火親課之郡內翕然有慈父嚴師之稱渠縣某知府君嚴於吏也誣吏殺人府君曰吏不作奸犯科亦吾赤子也曷可誣乎依反坐法制軍疑有庇縱提省鞠實始服達縣妖僧江德化臂有黑紋成仁義佛字辟穀能前知遠近爭禮之男女蒲伏於道數十里雖賢者不免朔望山上懸燈光徧巖谷徹旦不熄府君曰此亂萌

也捕僧嚴治之風始息大竹巨盜宋帽頂越屋壁如飛殺人遠颺府君訪得其處檄屬密捕之復殺役逸去府君怒捕益急一日三鼓獨坐治爰書聞庭中砉然有聲邏者驚集燭之人也傷股搜之得利刃詰之則曰宋帽頂也謀劫公以緩獄匿檐際忽若有推某墜者某惡貫滿矣府君知其善逸也立鞠之斃杖下一郡肅然二十七年大計膺卓薦二十九年春赴京蒙召見得溫旨乞假省墓淚灑松楸棲然有風樹之感及縮酒慟不能舉卮以大母老欲乞養大母曰吾尙強再十年歸未晚也乃回任會徐梅橋澤醇尙書來督蜀素稔府君賢聞仍守綏歎曰如此官十年不遷陳問山之人品益可見矣委權川東通篆三十年今上登極保薦川省吏治第一引見召對逾一刻人咸知簡在帝心行將大用矣咸豐元年調成成都領袖全川政務繁頤吏民聞東川輿誦方刮目以俟俄而江安糧儲之命下例三月督運赴通府君履任值豐口再潰運河淪沒戶部催漕急漕督難之衆益觀望府君奮曰天庾正供歲曷可缺力請行二年五月始改道由洪澤湖北上六月抵南旺湖湖當河衝湮溢數百里牽挽不能施乃揚帆逕渡屋廬木石橫齧船底舟多壞官舫

幸無恙至湖心風大作浪若山傾舟人爲所簸揚悉暈不能起府君據艙危坐三晝夜始達北岸維舟於港方慶更生而北風突起纜絕舟返駛入湖風檣屢起屢仆舉舟泣號府君神色自若有頃風返舟自歸港人以其勇且謂得天相云八月抄抵通時不孝應試在都趨侍舟次府君鬚鬢星星大異往歲正諭問間突接署中來書云逆氛犯楚江湖震讐制府陸已奉命率師防九江矣不孝竊請乞養府君叱曰天下無事共享太平之福有事則藉辭引避亦安用臣子爲也復以大母桑榆促使東歸竟不得多承一日歡嗚呼天乎交漕甫畢河冰已合隨鑿隨行咸謂必誤新漕而府君事事草創無不布置盡善得於除夕旋金陵回空雖未愆期而警報則日急矣乃籌守禦策楊署督文定雖心是之而未能遽行不意總督陸建瀛棄師於老鼠峽單舸旋署署楊督復以護江爲名輒引去府君大驚偕司道詣陸陸三日不出祥將軍厚排闥入則期於籌防局至局不言兵有建策者輒阻撓之五日不下一令府君見事急乃罄餘祿募鄉勇三百親練之而賊已於三年正月十七日陷安慶二十七日抵城下矣城周百里本有鞭長莫及之勢精兵復爲陸棄

餘皆老弱及供各勞雜役者不任戰府君集官紳富民諭以利害俾各散財募勇爲分守計不復白陸亦不問也詎烏合之衆無節制呼應不靈二月初三日祁方伯宿藻復嘔血死人心益搖知大事斷不可爲矣幕客某以糧道無守土責說府君藉催漕出府君怒曰此城爲東南屏蔽國家財賦之藪若皆去誰與守者賊勢猖獗如此子不勗以忠義乃爲此規避之策上游城邑所以望風披靡者皆若輩此言誤之也立斥之去南河同知孫紀堂瑞齡爲門下士知府君之必死也遣人艤舟江甯城下告曰願爲師延一綫其亟以眷屬相付府君顧家人曰吾以此城爲冢矣爾等何謂時在署者爲先妣爲介孚先叔爲庶母程及一弟一妹皆誓以死殉乃謝遣之初十日賊用地雷攻圮儀門入城府君督勇接戰殺賊三十餘人賊卻隨偕祥將軍堵築缺口賊之闌入城者悉殲之十一日城陷府君率勇卷戰復殺賊數人賊益聚鄉勇漸散府君肩肋受重傷大呼曰死而有知猶當殺賊遂仆地時年五十五嗚呼痛哉僕周均等乘間匿屍短垣內歸報先妣率一家殉之嗚呼取義成仁死者何恨生者能無慟乎十二日夜周均率鄉勇之未去者尋府君及先妣

各屍潛葬於鼓樓南籌市口包姓屋後以江安道關防殉嗚呼慘哉今大兵雲集指日收復執賊寸斷而縷切之得分一鬻奠告先靈然後扶櫬歸里九泉有知或當少慰乎然死者長已矣嗚呼痛哉府君身長五尺聲清越目秀而慈隆準豐額眉骨棱起善談議而不爲詭激語人對之如坐春風中愛菊手自灌溉園庭幾滿花時擇佳者數百盆列爲山燦若雲錦攜所寶曉殿鳴珂琴於冷香中鼓一再行怡然自得工詩輒削稿嘗曰即佳豈能出古人範圍乎以故所作不多傳配氏李誥封恭人處士廣居公長女生於嘉慶二年二月十五日子時七歲失恃父再娶恭人呂伴歡笑而枕上淚常漬也及長識書計針黹烹飪罔不出人意表外家政多委之年二十一來歸能得舅姑歡數年內外無間言府君觀政吏部將赴都恭人以請奉安輿不獲也欲留養大母曰爾忍若夫有內顧憂乎古重賢內助吾望新婦矣至都米珠薪桂居大不易府君復急人之急不少吝恭人每先事籌倉卒未嘗告匱道光七年姊生未彌月聞先大父訃哀毀過情後遂多疾屢請置窆室府君不許乃自屬媒納程焉十九年生松恩喜甚抱歸室撫如己出鄉有葭葶某欲干府君無

階也會松恩週歲內張湯餅某以金珠賀恭人曰幣重言甘叵測也卻之在綏厚孤貧廩食衣履悉瞻足之無歸者募人收養之聞人疾苦必賑卹之乃快嘗曰吾婦人不敢知公事此小惠也當不吾靳御下不督細過有勞賜予輒過望以故丙午春得篤疾郡之籲天祈禱者無虛夕婢桂英及李媪竟有割股暗進之事金陵圍急有勸之去者恭人曰去爲民倡且取辱與其流離生何若明白死惟謂松恩曰汝父以身報國吾義不獨生汝稚子勿硜硜爲也松恩不去亦不甚強城陷府君凶問至一家大哭恭人曰相見地下片刻耳何哭爲命懸五索於梁忽謂介孚叔曰有叔嫂嫌也叔出就外舍復謂程及妹曰爾爲幼女少婦死亦勿辱賊手也皆泣諾抱石沒於塘故其屍竟不得幼弟身短呼僕抱置繯中出畫一冊付僕曰吾夫婦止遺一女此其持來索題者汝曹得出可往授之且語以吾得死所勿過悲也乃起整衣北面拜姑始就義嗚呼痛哉時年五十七側室程氏宛平人殉難時年三十四子松恩程出殉難時十五聘安徽太平王氏父國賓時爲江南領運千總城陷一家死之不孝玉章爲府君異母弟惠吉公長子殉難後繼爲嗣娶劉氏女二長適

山東文登縣王氏誥封朝議大夫士玉公長子己丑進士四川寧遠府知府名者政道光三十年隨壻乞養歸寓濟南府君自都旋川迂道探視留四日臨別泣下府君曰勿悲吾幸得官山左即長相見嗚呼豈知竟成永訣哉次程出未字殉難時年十七嗚呼自小醜操戈海內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慷慨赴難超軼千古天子震悼無不立沛殊恩以光泉壤府君一家死事周鈞脫難後即分赴江南營署及本籍府縣呈報乃金陵陷爲賊巢空言難據入告四年六月再投牒禮部蒙赴江南咨查何日具奏未敢懸擬不孝表揚先德未及萬一拊胸內疚抱憾已多復視忠貞正氣久鬱未伸寸心如割幾不欲生伏冀大人先生俯鑒哀忱錫之鴻辭藉得早達宸聰則不孝世世感且不朽不孝孤哀子陳玉章泣血稽顙謹述賜進士出身誥授中議大夫奉天府府丞兼學政加三級紀錄十二次愚弟張鏞頓首填諱

先叔考介孚府君行述

陳玉章 鶴溪

叔諱克誠姓陳氏號立峯鄭太恭人三子長即惠吉公季爲季升公叔其仲也性篤摯伉

爽不輕爲人後數歲先大父呼使肅客客有冠不正者叔立不爲禮先大父怒訶之徐曰
視其冠客愕然爲整容始肅而退先大父由是異之及長善承大母意以口吃廢學肄騎
射一試不得志怫然去道光二十九年欲隨先君之任先君曰母老矣汝雖期期而出語
能博堂上歡未可去也其明年秋奉大母命之蜀省兄路出河北適先君赴都遇於邸令
先詣綏綏有僕某伺官之出也以事屬達縣令獲數十金叔覺之立僕階下數之曰吾兄
清白自守若狗彘行玷令德矣將縛而屬之吏僕哀乞盡追還其金乃止先君志在經濟
於出納每不甚介意以故十年二千石囊橐蕭然叔爲擗節裁汰覺察下人無匿情自是
先君益得專心於吏治先君觀察江安叔隨往賊之陷九江也叔料金陵危屢請攜家北
旋先君慮爲民望堅不許事急乃謂叔曰死自吾分弟奈何叔欲挈松恩行松恩曰棄父
而逃人乎先君頷之令叔獨出叔泣下曰吾所以屢求去者爲此一綫耳彼志已決吾何
愛然猶時諭松恩竟不回城陷聞先君戰歿遂自縊幕客湯學伊與叔善聞警先避鄉間
欲偕叔俱逃叔不可曰吾不能延兄之嗣歸何面目見遼東士乎又數遣人招叔卒不往

而以絕命書付焉書寄至讀之辭氣悲壯以不獲事老母出幼姪爲二憾云叔慷慨好施急義若湯鄉鄰負欠者纍纍皆未嘗索券契故感之者衆訃至之日莫不流涕生於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戌時殉難時年三十五元配范氏繼室郭氏子榮奎郭出時年五歲期服姪陳玉章拭淚稽首謹述 張鏐頓首填諱

劉仙樵傳略

陳玉章

君諱文麟姓劉氏字仁甫號仙樵奉天遼陽人家近衍水晚自號衍陽山人父名震四川龍安知府官蜀幾二十年政嚴明去則人思之君幼聰悟始受孟子至謂之一夫曠目曰得不謂之君耶師愕然稍長能屬文尤喜爲詩年十一侍父任道光丁酉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改知縣之官廣東而婦翁義州趙蘭友廷熙觀察淮海就婚焉遂溯江入蜀省親浮牂牁到粵林文忠時督粵甚器之使行平原長樂縣事俗悍喜械鬪殺人買凶以抵君初蒞任少君年易之君遽從人肩輿往違村數里銃聲震地吏白還輿君怒曰此脅官故智耳從容入則釋兵羅拜縛罪人獻英夷造豐邑近海人洵懼君倡士民出貲爲守禦計人

賴以安補文昌父憂去職服除赴選久不補官乃假歸與處士馬西岡孳林諸人結詩社
春秋佳日載酒爲千山游數年選補河南沈邱地與皖阜陽鄰捻賊所出沒君設方略擒
其渠數人遠近肅然君嫻律令判決明允吏無敢欺旋以發積年庫虧忤上官旨攙入計
典降二級調父老乃走籲其守曰周敬修令阜陽而沈邱無盜劉令官不百日沈邱無盜
阜陽亦無盜乞爲民留之弗省復詣闕上書而給諫項城袁端敏公午橋止之曰留官非
例事不得白且禍劉君父老歎恨而返咸豐初君覈交代留汴母張恭人先歸道京師痛
子冤狀其事御史臺中丞李文恪復密疏沈邱一小縣至虧帑大萬他邑可知請飭查許
之當事者懼陰重賾隘使誣伏君毅然不可卒掩覆入奏命引見循例以丞降用乞歸養
母不復求仕時與其二三同志觴詠山水間會王曉坪樹滋太史延主講瀋陽書院閉門
課士不以一紙通當路君長五尺豐額而削頤鬚眉散朗目睦睦有光而厓岸不可干以
與人語合則終日無倦容有不衷於理面折之後進有一善稱道弗置倭相國爲留都司
私農雅重君旣而相國內召太史亦入山遂徹講席君善奕弟玉山書麟亦好之酒闌則

授以三子著一二局意欣然適草廬數十年僅庇風雨布衣蔬食晏如也嘗招余讀書千山每酒甜語時事輒嘆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始病民終病國耗羨歸公之弊也又時方患盜君曰官廉則盜息不激其源曷益乎尋母病歿君因患咯血同治丙寅冬余將赴都謁別君子乾生方五歲撫謂余曰兒殊不惡他日幸爲誨之語卒氣不能屬余爲惻然明年二月卒於家年五十三西岡輯其詩如干篇爲卷十二遺篇別爲卷屬余校刊又掇其行實爲小傳余復加詮次補其闕俾讀君詩者得考其蹟云

論曰公不斲人知世亦鮮能知之其或知君詩耳早爲林公所賞晚見重倭公二公固非知君以其詩者君再爲令率嚴厲有父風嘗曰牧去害馬者而已在沈邱日與鄰邑期捕盜而解任卒如期往獲盜歸曰豈以去就易吾心哉君去官數年淮南北盜大起民死亡大半乃知君非空言也卒被吏議以詩人終悲夫 時同治九年歲次庚午八月外弟陳玉章撰次

尼堪楊氏家世紀略

楊鍾羲

吾家先世居遼陽地方天聰二年隸滿洲都統內務府正黃旗頭班管領始祖諱討塞

滿洲氏族通

從龍入關官正黃旗內管領二任織造妣關氏無所出以傑臣公

官司

華塞公

通譜旗

譜作陶色 色襲世職內管領

為養子世祖章皇帝以討公之未育也乃出宮人邵氏蘇氏為之配實生搬

河東巡鹽御史

臣公搖臣公

搬臣公賜名搬不動官膳房監 翎侍衛搖臣公賜名搖不動

華公無子以搖公次子和善公襲內管領

通譜作 浩善

掌關防

管理三旗內管領事務乾隆三十九年卒年九十葬房山縣官地村和公時遼陽族人猶

間歲一至叙親親之誼譜系具存遼族乾隆季年始無復至者和公子海德公由增廣生

襲內管領歷官郎中兼驍騎參領乾隆乙巳年七十有九預千叟宴蒙賜千叟宴詩如意

朝珠壽杖綢緞皮張荷包竹盤瓷碟皮盤諸物海公三子長侍郎公諱虔禮寶是為先高

祖字席珍號律齋年十三補諸生乾隆十六年食餼於庠己卯領鄉薦以知縣官山西歷

署和順繁峙岢嵐諸州縣所至有聲三十一年補高平先是澤潞歲造絹匹納戶部高平

機戶自明嘉靖間著籍二百餘年逃亡流徙戶倒而籍不除賦役皆攤之同里為累最甚

公捐廉補所絀將逃戶核實除免三十五年調大同次年大計舉卓異三十八年擢保德

直隸州知州四十六年翠華西幸召對稱旨是年擢授平陽府知府調太原署冀甯道五十年授江西廣驍九南道並關稅審務隨同巡撫舒常查勘廣信封禁山場繪圖具奏悉出擘畫未幾而山西按察使之命下平孟鵬程誣證孟木成毆死張光裕之獄曰巡撫勒保停刑請覆審與刑部侍郎姜晟辨難再四獄始白次年授廣西布政使預避暑山莊萬壽筵宴抵粵西即護撫篆以父喪去官百日孝滿著刑部侍郎總理清漪園等處事務扈蹕木蘭二次盤山一次五十四年調署兵部侍郎充庚戌科武會試監射大臣五十六年卒著有椿蔭堂詩文存稿見欽定熙朝雅頌集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李桓耆獻類徵吾家初隸滿洲正黃旗先高祖歸自廣西高宗以清語問答未能嫻習命改漢軍自是始爲漢軍正黃旗人先曾祖丹崖公諱恆桂爲侍郎公長子累官會計司郎中殺虎口監督山東糧儲道解組後居良鄉丙舍布衣蔬食有彭澤歸來之風自名其室曰來室和公第四子長史公姘色乾隆辛酉科舉人乙巳預千叟宴海公從子西堂院卿百福保嘉慶元年預千叟宴侍郎公弟芝亭管領得勝保嘉慶元年預千叟宴西堂院卿長子蘭臺光祿恆

山乾隆辛卯舉人侍郎公次子達軒別駕諱恆琳乾隆庚子舉人有怡雲書屋詩文稿四子英甫刺史諱恆杰嘉慶辛酉舉人五子養山太守諱恆梧嘉慶辛酉拔貢丹崖公從子粹菴大令文煥嘉慶癸酉拔貢英甫公五子霞山先生文煊有嬾雲山房詩文稿先祖星聯公諱文耀爲丹崖公第五子官湖南寧遠縣知縣先考通奉公諱長坦字履堂官湖北武昌通判大計卓異擢本府同知歷署鍾祥麻城等縣知縣子二長即鍾羲光緒乙酉舉人已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職編修累官江南江寧淮安等府知府傳旨嘉獎賞食三品俸南書房行走次鍾齡早卒鍾羲子懿涑孫徵榦鍾羲謹記

節孝陳母傳

袁金鎧

今陸軍少將東三省憲兵司令陳君興亞既臚舉其祖妣陳母張太夫人之節孝荷題褒於政府本年七月金鎧以東路董事任內由濱江旋奉陳君出太夫人事略丐余作傳昔衛共姜有柏舟之節其詩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世有蓄道德能文章之巨人長者其筆墨可傳人於不朽而取信於後世則人得其文益足增重其賴以不泯沒矣余愧非其人

復何爲哉復何爲哉陳君申請不已隱隱表示若亦有可以爲傳之意或萬一有足以增重之處余益慚悚旣弗獲辭謹按母海城張公起緒長女十七歸同邑陳君連茹爲振聲公之冢婦振聲公母王太孺人年最高振聲之謹人所難能遐邇稱孝子母善體翁意事祖姑益謹亦以孝聞生女一子二日新作新家境中落洊困窘振聲公外出營商母乃商請連茹公往迎之未及歸遭姑劉太孺人喪家旣貧寡獨力支拄典質釵裙營置衣槩胥如儀宗黨嘖嘖稱道之迨振聲公攜子歸逾年連茹公逝世母年甫三十祖姑暨翁在堂子女幼穉親操井臼紗績編纂以謀生活逾二載復遭王太孺人喪振聲公孝思迫切哀毀骨立喪葬皆委母盡禮不以貧故稍草且五十歲移家四方台親督農桑並課長孫興亞讀長子曰新所出也光緒庚寅遷回騰鎮日新以家貧親老擬令興亞輟儒業以節省之學費移作甘旨資母曰孝不在養親而在顯親爾兄弟習商業無顯親望所望惟諸孫若異日果有成就增門閭光孝即在是奚必於余身謀奉養乃始謂之孝哉卒令興亞就學以成其名母以癸巳七月六日歿年七十有四性好善樂施與素食奉佛民國三年受

冰霜勵潔褒額里榮之

論曰陳孝子振聲以能事母見稱其庸行之感孚乃有孝婦如陳母以薰厥德化而復厲其節操用能造肇陳氏之家得令孫以光大門閭偉然有所建樹於以歎孝子之遺澤遠矣庸行顧不重哉

陳母賈太夫人家傳

白永貞

太夫人姓賈氏考諱志學爲海城望族太夫人生七歲失恃與兄寄養於祖姑張姓家居二載表嬸遇之苛賈公經商於外恒數月不歸不之知也一夜夢太夫人語之曰吾子女受虐待幾死矣盍速歸如是者三異之遂遄返詢之無異於夢乃攜歸而教養焉太夫人天資穎慧言笑不苟年十二三時常代賈公理家政事靡鉅細皆井井有條年十七嬪於德三陳公諱日新是時祖翁振聲公尙健在姑張太君天性嚴厲不少假借稍有不周輒加呵斥太夫人奉命惟謹以是頗得堂上歡德三公營商業每歲家居僅一二月舉家事一委之太夫人太夫人侮日先鷄鳴而興至斗轉而息半米寸薪必珍必戒暇則爲人縫

紉洗濯收資以給日用之不足時太夫人已生子女數人雖提攜倍至教之綦嚴長君就外傳讀每暇日歸省必以勤學課之長君之學克有成者太夫人之教也已而長君應童子試年未弱冠輒列前茅太夫人心焉慰之姑嘗臥病太夫人親侍湯藥澣濯污穢歷久如一日迨光緒癸巳姑病歿太夫人佐德三公治喪葬事罔弗盡禮時人稱之是年八月幼子長順殤於疫太夫人每一念及則聲淚俱下翌年日人入寇據海城之騰鰲堡居民多被蹂躪太夫人攜子女避兵於新台子村洎德公歸見舉家無恙深贊之時長君館於隣村因亂撤帳太夫人以國家多故命其從戎遂投効敵愾軍掌書記丙申歲夫弟作新公病歿時德三公及長君均在東邊金廠差次秘不以聞太夫人主其喪葬且以次君國治嗣作新公其明於宗祧大事者如此歲戊戌長君補博士弟子員人多謂太夫人教育之功太夫人曰吾陳氏世業商今此子博一衿實先德之賜也復勗長君曰須力圖上進勿故步封也詎庚子拳匪亂作俄兵據海城太夫人攜家避難於六間房村時長君就差於外廉俸所入用供甘旨甲辰長君被誣陷入獄太夫人聞之痛幾欲絕昭雪後召長君諭

之曰所仰望以光吾門庭者爾也今爾衿褫矣欲仍進取非販學東瀛求新知識不可長君遂赴日學陸軍瀕行太夫人曰子行矣努力所業勿以我爲念丁未冢婦姜氏卒逾年續娶劉氏命長君攜之留學畢業回國廷試賜舉人授軍校充軍官冢婦劉氏亦於奉天掌女教於是始得迎養太夫人於奉天北京者前後三年而太夫人稍獲頤養之樂矣太夫人體素強晚年得膨腫病因而兩足不仁民國甲寅冬廢疾作精神亦衰乃歸里因長君年逾四十無子女太夫人主持娶兼祧妻逾年疾劇未兩月而壽終矣享壽七十有二時民國丙辰二月初一日也子四寶成幼殤故國士居長國士更名興亞畢業於日本陸軍憲兵專科授軍校積功擢陸軍少將前官京師憲兵司令官現充東三省憲兵司令次國治業農次長順早逝女一適劉自陽太夫人生平持齋禮佛樂施與然性最剛不甘下人蓋常講論廉恥信義有素矣亦即以此訓厥子孫焉

知嘉禾縣事王考夢星府君行述

白世昌

王考諱鍾麟字夢星巴雅拉氏漢姓白隸遼陽蒙古巴爾虎正白旗住城南十二里之達

子營性嗜讀家貧不能竟其志充本旗制兵旋以武非所近乃以舌耕習帖括數年入邑庠益自刻苦清光緒二十三年中試丁酉科舉人明年戊戌成貢士二十九年癸卯恩科補行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籤分湖南即用知縣三十一年署湖南桑植縣事三十二年署永順縣事代理知府及府縣各學官事三十三年實任瀏陽改署嘉禾是年秋兼代署藍田縣事考諱崇賢叔考諱景賢均隨侍趨庭未幾命就學於湘省法政校惟世昌及弟世英世忠繞膝下公退之暇用遣寂寞宣統二年革命軍起土匪李國棟以附革命爲名聚衆排滿焚燒縣署搶劫財物王考義不苟生從容就死時考及叔考方歸自省亦以不忍獨生及難王妣宋宜人痛夫及子投火以殉叔妣楊亦服毒自盡惟世昌母徐方病臥牀蓐瀕死者數矣聞槍聲扶杖強出彈中腰死世忠五齡亦左廢着傷相與枕藉亂屍中任人踐踏世昌九齡已隨稿案某逃出世英八齡爲僕婦攜出匪官屬悉沒財帛一空乃大掠城中滿載而遁翌日母及世忠蘇始爲僕役救出母子相見方痛定思痛不意又爲匪黨捕去將交之匪首母若子飲泣吞聲自分一死以追隨王考等於地下嗣長沙督軍譚

公延闔行文各縣不准濫殺旗人母子乃得釋出蒙縣紳商之助得草草殮殯適桂陽州知州查公遣使接之任所過蒙資助乃有生還之希望至長沙譚公又助三百金是以得歸遼無累王考生平耿介持政廉明雖不爲當道所喜而縣民稱之同人重之故所殮殯之資川資之費仍無非庇王考之餘蔭民國二年大總統袁表章有清忠烈之士該縣紳民石某聯名爲陳述政績及遇難始末奉命付清史館立傳並立詞樹碑歲時致祭其足以庇賴於世昌者多矣獨惜世昌在當日冲幼無識於王考之聲音笑貌猶往來於腦海間而於其政績行誼諸大端則未前聞憾也奚如幸僕人劉生稍涉戚誼頗知大義始終服侍雖亂不渝其於王考之已事每詳爲道之故能知其一二今已歸家力田差堪溫飽歲時相見談及當年殉難事未嘗不相與涔涔淚下也王考宦游數載所至惟以勤政愛民爲務從未一顧及私家故世昌母子之歸惟時賴外祖徐公雲閣之周卹計自歸故鄉忽忽已十有五載不才如世昌猶肄業於東北大學世英服務郵局世忠業農瞻望前途將何恃以步武先烈耶虎口餘生非敢妄有希冀特以忠貞正氣鬱未盡宣謹述其崖略

以期吾邑之大人先生鑒此哀忱而錫以鴻辭云民國十五年七月 日孫白世昌泣述